

朝

野

新談

丙子編

一名民國野史



光華編輯社印行

勝國名人軼事

斯為稗海珍珠船第

二集也採輯前清名

公鉅子之遺聞軼事

足有二百餘人搜羅

豐富紀述翔實足稱

有清一代稗官之信

史也

洋裝二冊定價四角

發行所光華編輯社

名閨奇媛集

斯為稗海珍珠船第四集也泣羣

君具發揚女界之心胸以溥化坤

道為宗旨編輯是書經東甌情俠

加以評語又蒙海內諸名士寵賜

題詞數十篇其文筆之豐豔裝潢

之華麗洵為文藝美術界上獨一

無二之鉅製也凡吾清雅逸士閨

閣才子不可不讀之書也

洋裝兩冊定價五角



總發行所上海光華編輯社

丙丁編

朝野新譚

彞題



▲中華民國新文牘

自辛亥之秋鄂軍振臂一呼黎氏佈告全國同胞之檄文出現而陸離光怪酣暢淋漓之新文章新法令遂日出而不窮而坊間拉雜編輯之本亦屢見而不一見陳之今日其價格已等諸斷爛朝報矣是編體例嚴正選錄精審分部析類則若列眉自民國元年正月起凡有關政要之文牘無不採錄誠留心經世文章者必備之品也全書凡有十二類首政綱次陸軍次海軍次財政次外交次內務次教育次農林次工商次交通次司法終以雜文殿焉為卷二十為文幾六百篇都數十萬言每部裝訂十二本 定價洋貳元初版將罄購者從速

中華新字典

世界進化國體更新新字學之書徒舊者不適用徒新而棄舊者亦不適用是書兼綜新舊之善華凡新字新義及舊字舊義無不斟酌加入而舊時典切高古之證引亦不敢偏廢並增圖畫及篆文古今各體教育部某君見之譽之為今日惟一不二之完全新字典洵非虛語焉本裝六冊定價一元四角預約半價七角外埠加郵費一角五分洋裝一巨冊定價一元預約半價五角外埠加郵費一角三分

總

發

行

所

中華

通俗

最新字彙

字彙之用較字典更廣字典僅以供學子之考證而字彙則普通之國民皆必需也國體更新識字者將日增其額然環顧坊間所行之新字書適乎通俗主義者實鮮虞山蔣君績學士也特本斯旨編纂是書蹊徑不同與尋常刪改抄襲成書者實有上下床之別洵今日最新最適用之字彙也書經付印不日出版

裝訂一冊定價二角

中華

圖書館

館

民國野史丙丁編序

率 眞

夫史之品類繁矣。雜矣。而綜其大別。則三而已。一曰國史。所以紀國家之大事。標國是。揭朝綱。積而上下。數千年之治亂得失。繫焉。二曰邑志。所以載地方之事蹟。述治化。寫靈秀。合而縱橫。九萬里之風土人情。備焉。此二者。蓋史之正則也。三曰稗乘。乃於正則之外。專括社會之情事。收入篇幅中。其或遠述往昔之軼事。則可補史志之遺缺也。其或近羅現時之新聞。則可備史志之採納也。則其別乎史志而實足爲史志之補助。厥功亦偉矣哉。姜子泣羣。有鑒夫斯。爰有民國野史之輯。凡關於民國開幕前後之時事人物之可泣。可歌。可驚。可

愕者靡不悉心搜集。首出甲乙兩編。卽有洛陽紙貴之概。未匝月而謀再版矣。乃茲復續爲丙丁諸編。周諮博訪。倍加意焉。功勤矣。心苦矣。吾知續編一出。朝野中人更咸當以先覩爲快也。姜子其可以豪矣。雖然。予尤願以一言進。夫社會不平。於今已極。姜子誠以民生爲懷。再續各編。益奮宏願。於弄權之奸吏。則不怵勢力。口誅筆伐。以暴其罪。於野於失所之黎庶。則關心民瘼。寫愁訴苦。爲達其情於朝。振筆直書。一掃仗馬寒蟬之態。而秉冰心。挾骨之風力。本此旨。繼續進行。而弗忘其庶乎。民權以伸。民情以達。而眞共和以成。是則有功於社會前途者。非淺鮮也。願古人有三不朽之說。姜子當知所擇也。夫

民國野史丙丁編書後

倦鶴

古。有。之。禮。失。而。求。諸。野。唯。史。亦。然。官。書。紀。載。不。能。存。其。真。則。必。取。鑒。於。野。史。顧。亭。林。曰。寶。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歲。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良。有。以。也。今。民。國。之。史。沉。矣。是。非。功。罪。幾。無。不。曲。之。筆。則。有。一。野。史。亦。足。昭。千。古。之。信。俾。修。史。者。取。則。焉。嗚。呼。開。國。之。際。卽。無。史。可。徵。而。不。得。不。俟。之。野。史。吾。心。悲。矣。民。國。三。年。四。月。

朝野為證 內丁編書後



朝野新譚

(一名民國野史)

鄧水 姜泣羣 編輯

●丙編目錄

辛亥武漢赤十字會日記

禹之謨墓碑

禹之謨獄中書

陳國權君小傳

蔣百里先生事略

華僑旅居加拿大之苦况

妓女太監離婚判

光復湯邑小史

朝野新譚 目錄

八指頭陀遺書

八指頭陀示寂記

關瑞麟西婦致某女士書

張榕傳

章太炎稽勳意見書

其二

張榕暗殺別記

蒲包中之義子

黃婉芳

一幅流民圖

關東革命始末記

京津游記

革命年表

陸鍾琦之溺壺

盛宣懷之腿

傅女士脫網記

金陵半月記

● 丁編目錄

名士遭劫記

周烈士實丹傳

阮烈士夢桃傳

尹銳士女士小傳

朝野新譚 目錄

尹維俊女士小傳

陳楊兩志士投海史

楊篤生之卓識

謝奉琦之慘死

瀏陽唐佛塵傳

瀏陽譚壯飛傳

戊戌六君子遺事

譚瀏陽遺聞

唐佛塵遺聞

林旭遺聞

楊叔嶠遺聞

劉光第遺聞

康廣仁遺聞

萬福華

周應時

秋瑾

杜課園

夏書林小傳

劉道一遺詩一首

孫錫皋行述

奠精忠柏記

詞苑精華

朝野新譚目錄

朝野新譚目錄

市隱名流

黃花崗七十二人墓碣

國慶日遊蘇記

鬼訴

顧憲成君發明中國新字記

吳淞光復軍紀略

朝野新譚目錄終

先烈遺容

蠡隱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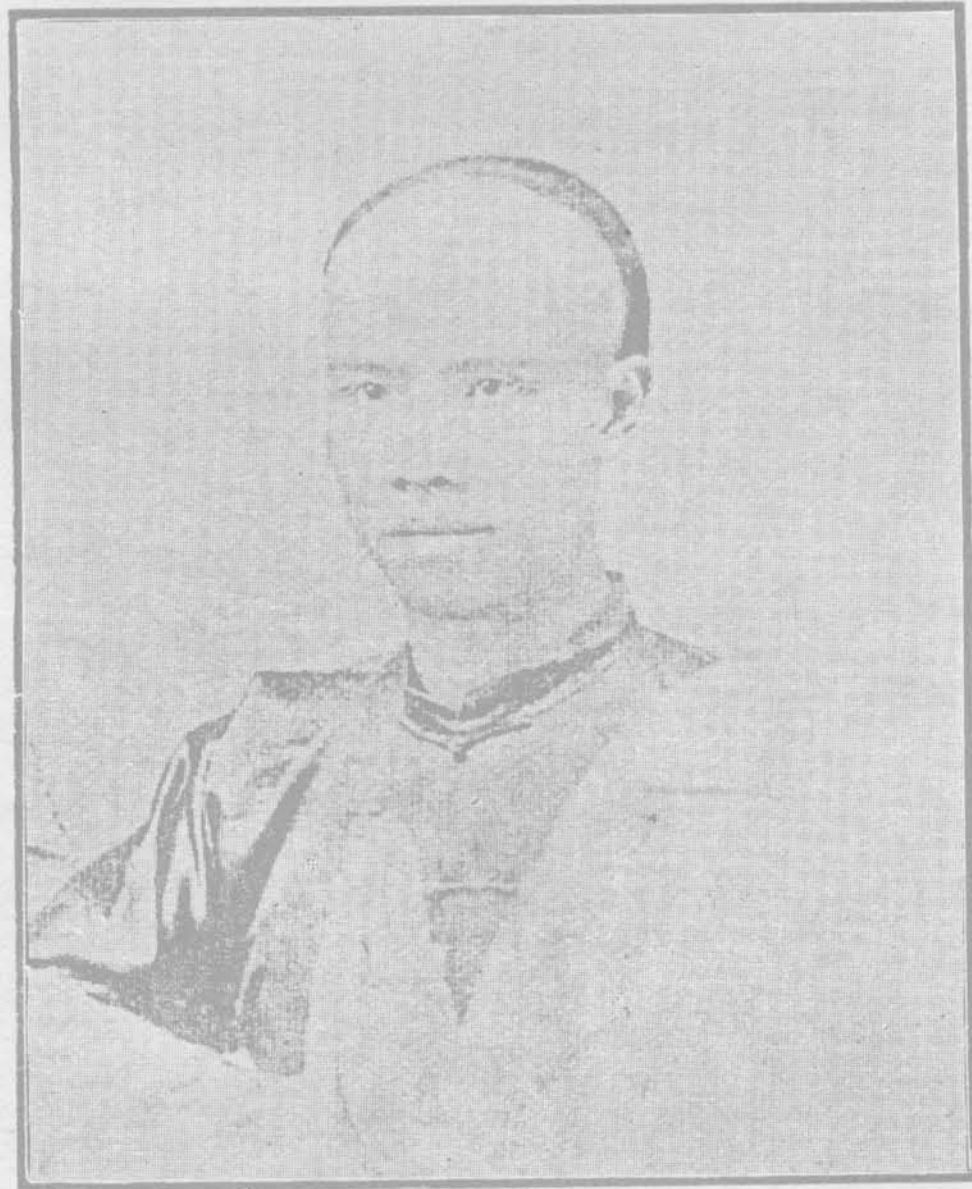
是界自育身
 男兒性靈森
 臨頭心魂靜
 由來成敗非
 猶命解精神
 留定邦頭顱
 送向 朱光書



店才常先生

性	海	歸	元	由	定	入	慧
以	之	出	生	以	之	入	成
以	之	立	身	以	之	救	眾
生	佛	言	眾	生	一	日	在
地	獄	吾	即	一	日	不	出
地	獄	斯	心	也	猶	斯	志
也							

漢
灰
燼
題



譚 嗣 同 先 生

宋 遜 初 先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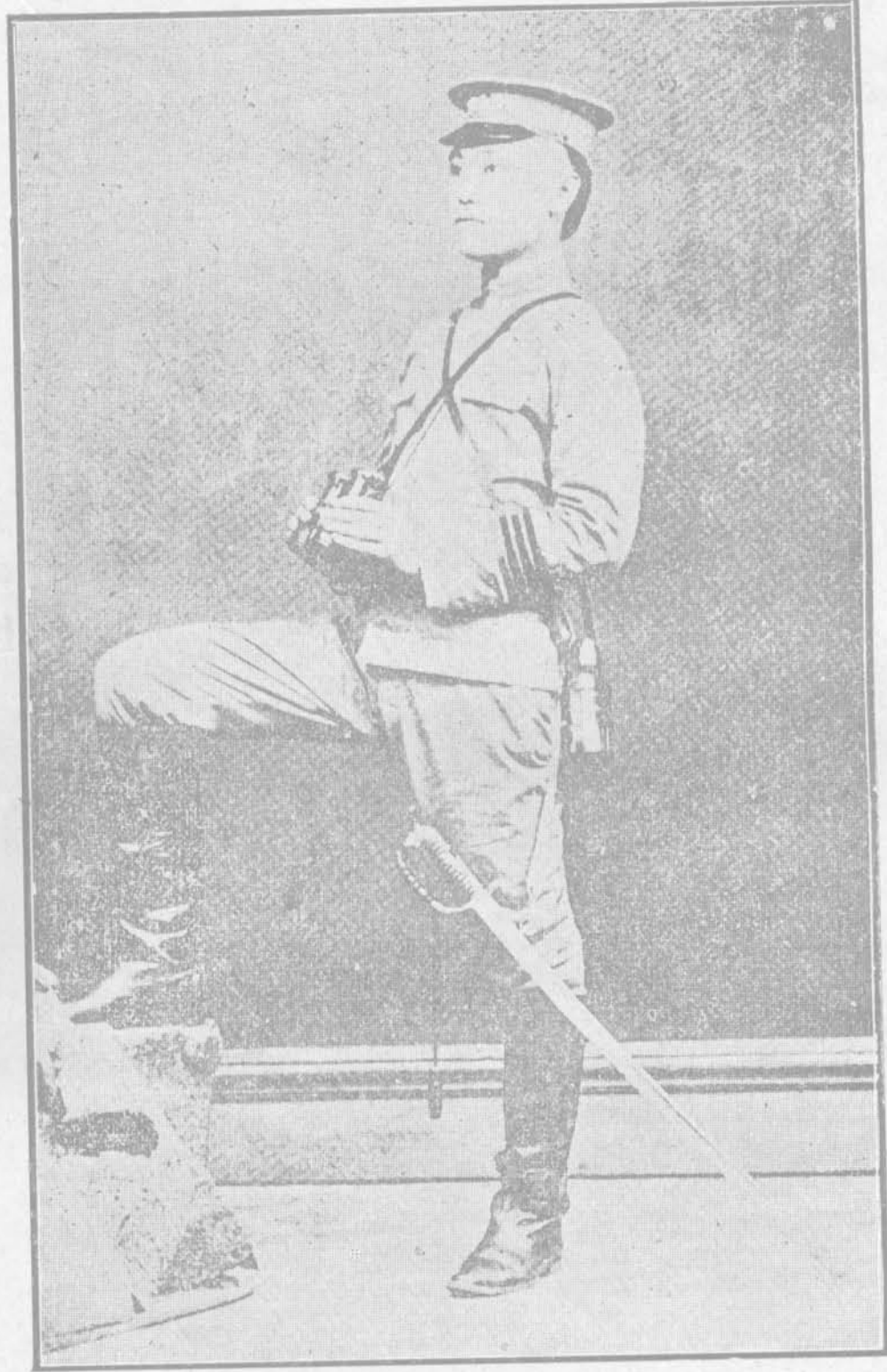
宋漁父先生事略

宋先生之友張君追述

宋遜初先生奔走革命幾二十年共和告成有功不居其謙讓之美德足以風諸百世不意天道無知使奸邪得以逞其詭謀一擊而中殲我良友嗚呼當此國基未固邊警頻來之秋匈奴未滅長城先壞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關心時局者其能無隱憂乎夫盜跖壽終夷齊餓死彼蒼瞶瞶不自今日始也先生革命功成已竟厥志人孰無死抑又何恨第念一生歷史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固無俟人之表揚然其求學時代及盡力於中日間島之爭知之者卒鮮吾懼其事湮滅而不彰也故爲一略述之以餉吾同胞之追念先生者

先生少年時代師事瞿方梅先生即以文學知名張之洞督鄂時考入武昌文普通學堂肄業激於政治之腐敗即抱革命之思想日與同學田桐吳琨輩秘密計劃必欲推翻專制之政府嗣爲該堂監督紀湘所覺察意欲斥革出校時家叔張春亭爲該堂監學余是以得讀先生文章議論激昂富有革命思想而文筆高尙雖周秦諸子不是過也家叔知其志趨遠大可與有爲即力勸東渡日本冀免於禍先生從之遂偕田吳輩留學東瀛得與孫中山黃克強汪精衛白逾桓等相結納而組織留學同盟會此中國革命秘密結社之濫觴也其後中日間島之爭起我國外交幾至失敗先生遂手著間島歷史由駐日公使上之政府據之而力與日爭又得余師吳壽卿強硬之交涉遂獲外交上之勝利日政府偵知欲得間島歷史之底本密遣大佐某以五千金購之不與清政府既知先生之才略欲縻以好爵而利用之先生慨然曰吾本革命黨人烏能爲清政府官但能爲祖國盡力者生死以之不願爲官也先生人格之高尙抱負之偉大即此一事已足令人崇拜卒之功成身退不爭權利真當世之偉人不料奸人狙擊一痛絕命嗚呼死者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先生爲國而死雖死猶生吾固不爲先生惜不能不爲民國前途惜也

趙伯先先生



滿江紅

辛亥五月哭百先

枕仙姜胎石

濁浪掀翻未捉得。胡天殘月。放眼去。豺狼遮道。網羅豪傑。世局幻成東逝水。壯懷擊斷中流楫。最傷心。南宋忍偏安。雄風歇。年已壯。愁思切。功未就。肝腸裂。乍相如。纔病藥。鎗無力。十載空磨。腰下劍。一棺難掩。胸頭血。看豐碑。高矗海雲隈。寒濤咽。一別經年。况別後。音沉空谷。回首處。鬪詩聯句。賭棋填局。白下談兵。馳鐵騎。嶺南煮酒。論蕉鹿。忽敲門。喚醒枕邊人。黃梁熟。兒女淚痕盈。掬羈旅。夢愁成斛。縱封侯。無分不爭榮。辱舉國。皆狂難着手。丈夫到死。先瞑目。祇生前。未了戴天仇。君應哭。

壬子三月百先表兄靈襯歸里爲詩哭之

二癡姜可生

三年前事。今猶昔。睡熟黃梁人。已非點點。落花俱有淚。滿江煙雨。一棺歸。河山破。碎誰收拾。萬里生民塗炭時。遺恨十年。天未假。雄魂淒絕。大江湄。

林頌亭先生

林頌亭先生頗嫻文字軍書之暇時及吟事記其破天堡城馬上口占云大好乾坤付戰塵六朝風月伴吟身依依無恙鍾山樹應認江南舊主人又人



太平門云隆旛高拂石頭城日照雄關萬角身如此乾坤收一戰依然還我漢家營武人吐屬自爾雄豪衡以繩墨便非林頌亭知己

(楚 儋)

林頌亭先生事略

陳志羣

林先生諱述慶字頌亭閩人嘗卒業於福建陸師學堂爲人剛直有俠氣清季任三十六標第一營管帶矢志革命爲同盟會會員營駐江陰乃余故鄉該標教練官楊邦藩係余舊友因楊君之介紹而識先生交相得每慷慨談天下事先生大聲疾呼謂中國非革命不能強人勸其出言稍慎不顧也該標統爲林之夏與先生同宗亦復同志先生時與部下演說革命大義賴之夏爲之上官保護之也庚戌春公去豚尾與余及第二營管帶吳忠信擬一勸剪髮詞內有（編成蛇形掛在後面奇形怪狀古所未見）及（大勢所趨天意存焉及今不剪卽屬違天）等語隱含鼓吹革命主義合資付之梨棗分發江甯等處辛亥春余記在江甯先生來偕赴滬上暢遊數日吳忠信君亦與焉是年夏三十六標調駐鎮江同年秋武昌起義上海光復公急率所部響應鎮江賴以光復被舉爲鎮軍都督阻遏張勳東下未幾清艦隊敗退長江順流而下抵鎮先生冒險登輪苦口說降兵輪各管帶本與先生有桑梓誼動於先生之誠一律反正中華民國之海軍實自先生肇之後卽回溯而上助攻江甯先生復督師直撲甯城被舉爲聯軍總司令奮勇當先所向無前出沒於槍林彈雨間天保城之役尤有奇功江甯城破首軍先入城又被舉爲甯軍都督嚴飭紀不准滋擾駐前清督署中卽清督所遺之物部下亦未稍動及徐紹楨入城先生以都督讓之仍回鎮軍江蘇既定自請取消一至揚州預備北伐未幾南北統一急於引退蟄居閩中凡數閱月去夏余又晤之滬上先生旋作皖游後卽入都以征蒙自薦政府不能用正擬南旋暴斃都中臨死七竅流血故多有疑係中毒所致享年僅三十二遺子女各一

日本名優市川團十郎

(壯年之團十郎)

(老後之團十郎)



噫之二者 是皆團十郎之遺像也 雖少壯與衰頹 各殊形而異相
 然其精神激越 意氣高朗 曾無爽於銖兩 何況騰播口舌 燦發思想
 速扶桑之新機 振國民之慨慷 豈非東方偉人 甯祇舞臺雄長 獨

奈天不憖遺 風流長往 蕭蕭之居 誰其嗣響 遂令後之興者 過市
 川之區 讀伊原之傳 有不勝其低徊而悵惘 垂虹亭長題贊

吳 樾 先 生



鄒 容 先 生



名人肖像

左民署



新劇小說特別廣告

哀情小說

血淚碑

血淚碑一戲為上海舞
 台中最有價值最為著
 名之哀情新劇海內顧
 曲家無不嘆為觀止惜
 無如舊劇中之戲攻其
 書者以為之說明且分
 台排演觀者每有見首
 不見尾之憾即或得窺
 全豹而無詳細之指點
 亦不能頭頭是道本社
 因借小說名家童愛樓
 先生演成是編其中情
 節較演劇更為曲折周
 到若一展閱恍如身入
 舞台縱觀全劇矣故無
 論愛觀劇者愛閱小說
 者均不可不購覽也特
 加新劇名家化妝銅版
 小像一厚冊每本定價
 洋四角

新編各種小說預告

- 妻黨同惡報
- 家庭恩怨記
- 顛倒鴛鴦
- 孽海冤禽
- 孝子尋親記
- 家庭革命記
- 公子無緣
- 破鏡重圓
- 惡家庭
- 馬介甫
- 險姻緣
- 薄命花

以上各種
 新劇編為
 小說文筆
 綺麗趣味
 深濃足補
 舞台上所
 不能演佈
 者現已付
 刊出版在
 即首冠新
 劇名家化
 妝小像加
 以圖詠封
 面精印五
 彩石印裝
 訂精美尤
 為特色

總發 第一望平街 棋盤街 四馬路 華國書局 所行

汪兆銘先生



君湘漢黃鄉湘



生先生復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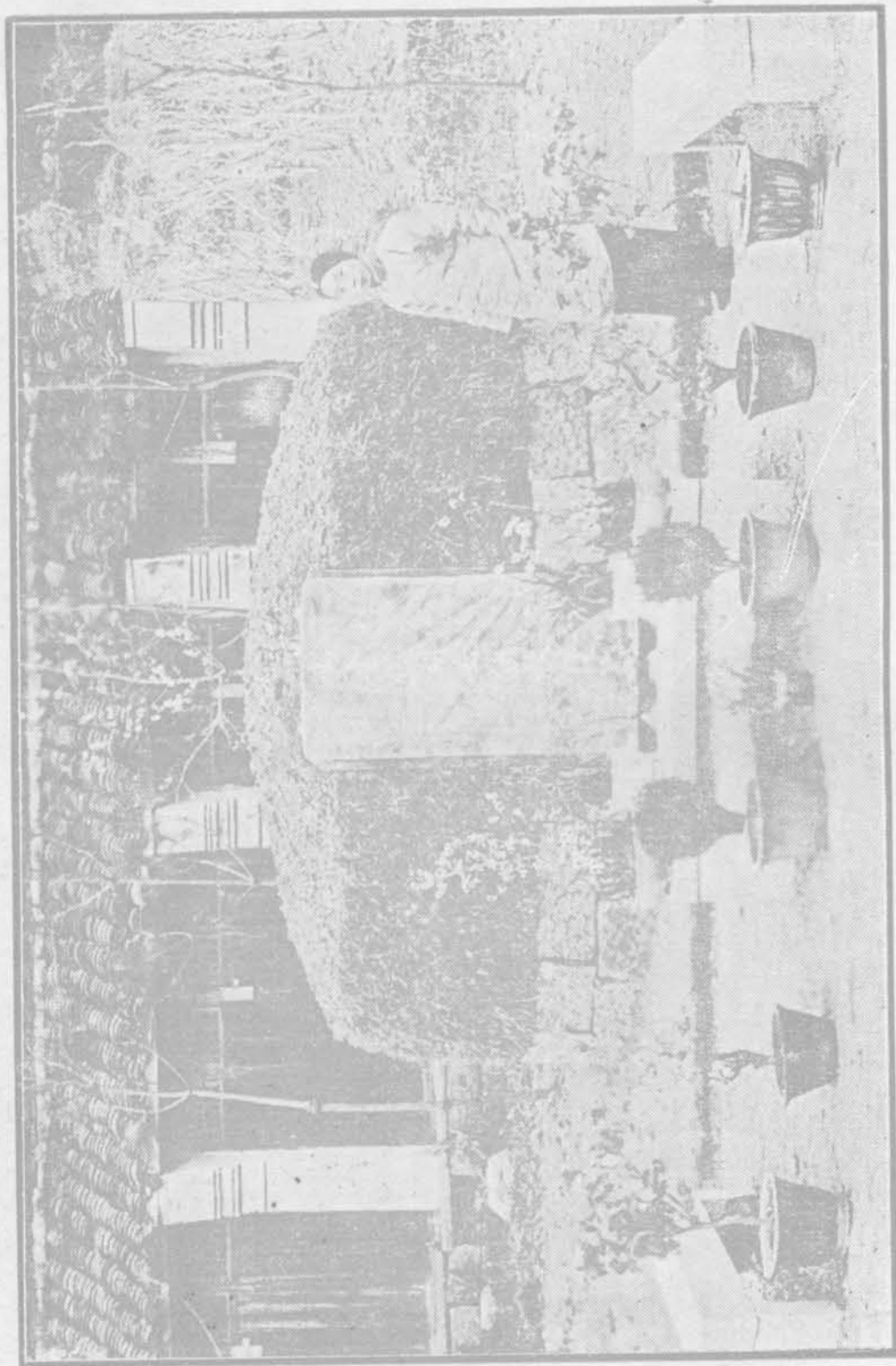
安化李燮和君



傅文郁女士



吳芝瑛先生與秋墓



編 輯 者
姜 泣 羣



孫詩樵先生
說部名著
餘墨偶譚

燕京孫詩樵先生爲近代名宿交盡天下著述等身斯編爲生平最得意之作星沙王逸吾先生敍謂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遺也述今則朝野僉載之體也模山範水則臥遊之圖也砭俗訂頑則徇路之鐸也而吐屬風流詞華雋雅則隨園詩話藝苑名言不是過也願世罕刊版是編乃抄寫本於辛亥春得之京師勾章某鉅卿處爰重行分訂正續各八函函付之鈔印以公同好每部八冊外加錦套裝潢雅緻印刷精良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熊內閣書牘

是書內容分爲(政見)(呈咨)(書牘)首附(大政方針宣言書)○凡清釐財政之計畫○整頓稅率之手續○飭理吏治之要圖○振興實業之宏謨無不備載靡遺至於吾民國兩年來財政界之困難狀態借款秘密盡情揭露足窺全豹其印刷純用四號五號新鉛字模排印紙墨精良勘校確正猶其餘事洵可謂民國財政之新史建設時代之鉅製凡吾國民無論政學商各界欲研究時局者不可不讀之要書也每部二冊定價大洋兩角半 代售處 上海各大書局 總發行 上海光華編輯社

毛對山先生

說部名著

墨餘錄

對山先生上海人也乃前清咸同間之大文豪家詩古文詞爲海內所崇仰兼通醫術精繪山水壯年時適當太平之役避兵異地隨遊名山巨川足跡遍天下晚年時棲居對山書屋杜門著述於是是書內容悉爲當時先生親見目視之實錄兼及明末清初之異聞軼事也皆未經載入他書以補稗史家所未逮而備修史者之搜討耳其文筆之豐贍趣味之濃郁較洪氏夷堅蒲家聊齋諸志異書有過之無不及復經古文大家南匯朱雨蒼先生遍加評語眉批一字一珠滿目琳瑯洵爲文藝界上特放異彩之傑作也全書用四號活版字印訂分爲四冊外加錦套裝潢古雅校勘精良猶其餘事焉定價每部大洋八角

朝野新譚

(一名民國野史)

鄧水 姜泣羣編輯

丙編

辛亥武漢赤十字會日記

十一月初六日。赤十字會會長張竹君女士。在張園演說云。余自九月初三起。程初七到漢。時值兩軍開仗。到埠時。船主宣言。北軍現攻武昌。所有泊近漢口各輪。均須遠離。船中搭客。須即登岸。因該輪須退出六十里外。云。余早知此次到漢。人地生疏。原意到埠之日。先在中西旅館。或商務印刷所。小住。而兩地均在中國界內。又因漢口失利。故與余之初意。大爲相反。時適有紅十字會馬醫生來。謂現時傷者極多。幸得君等來。極爲歡迎。余卽命

會。員。二。人。隨。伊。先。去。候。其。來。迎。詎。守。候。多。時。迄。未。見。來。余。卽。另。雇。別。船。上。岸。不。知。所。向。人。跡。極。稀。但。聞。砲。聲。隆。隆。彈。如。雨。下。所。遇。之。人。皆。是。逃。避。者。

時。有。一。西。人。謙。囑。先。生。來。謂。有。屋。一。所。請。余。等。先。到。暫。駐。余。等。極。喜。卽。偕。各。會。員。押。藥。料。行。李。以。住。少。頃。馬。醫。生。至。謂。何。以。在。此。已。代。覓。得。房。屋。並。借。用。藥。料。等。物。余。以。此。次。爲。慈。善。事。業。而。來。何。分。畛。域。但。求。盡。我。天。職。故。允。其。請。

維。時。卽。有。軍。政。分。府。遣。人。前。來。請。余。診。治。受。傷。之。某。標。統。分。府。距。屬。所。有。五。里。之。遙。余。向。不。能。走。路。而。當。時。亦。不。自。知。其。苦。沿。途。求。醫。者。極。多。旣。至。分。府。卽。爲。受。傷。兵。士。診。治。計。有。三。十。餘。人。輕。者。令。自。回。營。重。者。送。回。聖。公。會。及。余。回。寓。則。已。有。受。傷。者。五。十。餘。候。診。施。有。稅。務。司。來。邀。余。至。郵。局。設。院。而。無。一。切。用。物。幸。於。印。字。館。假。得。茶。爐。方。可。燒。水。然。亦。僅。飲。白。開。水。而。已。至。各。會。友。之。赴。大。智。門。擡。受。傷。者。則。飲。食。皆。無。矣。

初八日。流彈更多。馬路遂無行人。

初九至十一日。無日不有受傷者。送診稱藥量水日夕大忙。

十二日夜。火勢適近郵局。余適於是日赴武昌診治受傷之某標統。未及見之。是日也。四鐘起行。渡江在織呢廠登舟。至草湖門方起岸入城。七鐘至武昌診畢。已夜深不能渡江。又不願擾軍政府。故與一女醫一女會員於客棧棧中人。大爲歡迎。雖寢具不潔。亦不計也。

十三日早。渡江回漢口。知局內病人。以火勢燒近。已移至舊設之大清紅十字會。

十四日至十七日。連日皆有誤傷者。就診旋見火勢更近。飛彈極多。故余等亦謀他徙。

十八日至念三日。俄領事時來探望。極力贊許。謂有一棧能容多人。(關八

丈五尺，深二十丈，（內有大廚五間，及自來冷熱水管，蒸氣爐，俄領事及俄商墨釐勤時以肉食蔬菜及銅元等見贈，余深感之，自徙俄界時入武昌，因無戰事，故未有重傷者，後得司令部通告，開仗，囑備出隊救傷余等之最危險處，多在渡江時，雖武昌有小輪來往，然僅每日一次，余不耐守候，故自備小划子渡江，自漢口失後，北軍用招商躉船作礮台，以轟過江者。

有一夥夫自茶棧出外買油，過華景街，北軍見其臂有繪紅十字之白布，謂是匪徒，而深責之，夥夫云：吾輩是行慈善事業，救受傷者，北軍不信，連放三槍，一入肺部，一入腦部，一入腿，仆於路，旋有人送往天主教會醫院，尙能言語，旋以傷重而死，余因贈以安家銀三十元，并一切計之，共用一百十五元，此十五日事也。余卽託馬醫生與馮國璋交涉，馬醫云：事在中國界，不能過問。

念四日至武昌，凡自漢口四碼頭赴武昌者，北軍必開槍亂擊，余被北軍連放。

七槍幸未一中。渡江之人。日有受傷者。余等能避之。亦上帝所默佑也。念五日。聞知民軍由漢陽街入漢口。故發隊到漢陽。又連受數槍。幸未中。會員步行。余則坐轎。北軍見之。故放炮相攻。幸爲溫醫生所知。遂將余轎推倒。得免此劫。

二十七日。到漢陽。借漢陽縣署設一分院。該處一見十字會三字。頻送受傷者。來自朝至夕。應接不暇。余又到總司令部。問有無被傷緊要人物。據云。無之時。已夜深。路途不辯。且路廣不滿六尺。左是田。右是塘。余在馬上。十分驚恐。幾陷塘中。又值軍事緊急。艱苦萬狀。不可言喻。回院後。滿地傷人。蓋以棉胎墊以稻草。十二鐘後。始無傷者。送來砲火。連天一夜不絕。余是日因到戰地。未帶女員同行。該院後靠龜山。再往便是漢陽鐵廠。余心甚怖。後覓得老嫗作伴。余心始安。

二十八日戰事稍靜。粗將分院布置。

廿九至十月初二等日。早則渡江。夜回茶棧。

十月初三日有人報告。清軍逼近十里浦。各會友醫生紛驚懼。多回茶棧。余卽渡江。途次又遇開花砲。彈幸在空中炸裂。到漢陽後。借得小輪一艘。盡將百餘傷者運回漢口。沿江砲彈亂飛。幸無一中。及抵碼頭。中西人士極爲歡迎。如俄領事太古。買辦及韋子峯諸君。借用馬車者有之。送牛奶及種種食物者有之。

初四日漢陽分院有傷者。送到余於會友中。如徐宗漢女士。唐守德女士。蘇慧慈女士。素具肝胆者。請其留此料理。又蒙內地會醫生相助爲力。

初五日在漢陽率同會友昇出。受傷兵士或送與同事。各會或送入武昌。余是日單人匹馬直上龜山瞭望。途中被彈從耳邊飛過（彈子長約八寸）略受小

傷亦云幸矣。想清軍疑我是標統也。

初六日醫務極忙。余不暇渡江。仍發人到江邊。受傷兵士是夜四點鐘。漢陽失利。各會友幾陷城中。渡江時又遇沉船之險。有男會友二人。素有力者。躍過鄰船得慶生還。

十月初七日仍發隊冒險渡江。彈如雨下。在所不顧。擬進漢陽城。清軍不許。當時被轟十七槍。均無一中。余等以深入戰地。亦無怨言。

初八九日均從事於裹札剖割中。

初十日余因感觸微菌。左手致腫。雖屬不便。仍復勉力從事。十一日手腫更甚。加以熱度反常。力不能支。幸得諸會友戮力同心。余亦稍慰。回想數日中出隊時所食者。不過煨薯油餃燒餅等物。食不知味。寢不交睫。在會諸友比比皆然。今不幸抱恙。又值備辦冬衣藥料等事。故暫回滬上。藉此

養。疴。以。上。報。告。皆。是。到。漢。後。身。歷。目。擊。之。大。概。情。形。

至。十。一。日。以。後。因。日。事。藥。爐。茶。灶。中。未。暇。記。及。望。垂。諒。焉。

附。稿。按。張。女。士。除。將。前。頂。報。告。囑。爲。登。報。外。續。又。交。來。演。說。稿。一。紙。并。爲。照。錄。於。後。

我。對。諸。君。說。現。有。許。多。說。話。係。講。不。出。者。因。余。要。將。十。字。會。放。下。方。能。將。苦。衷。說。出。我。之。服。制。是。軍。裝。是。以。欲。將。十。字。會。脫。離。而。改。變。我。之。方。向。也。

十。字。會。者。須。確。有。十。字。會。資。格。方。爲。無。負。厥。職。否。則。或。以。十。字。會。爲。發。財。之。媒。介。物。或。以。十。字。會。爲。奸。細。之。傳。舍。居。則。大。失。其。宗。旨。也。夫。十。字。會。之。工。夫。必。能。於。罷。戰。時。身。入。戰。地。抬。出。受。傷。者。爲。第。一。要。務。其。實。效。則。爲。補。兩。方。面。衛。生。隊。之。不。足。倘。若。待。其。送。來。不。知。死。者。無。數。矣。是。以。十。字。會。可。到。之。處。無。有。不。到。但。不。宜。深。入。戰。線。之。內。耳。

因。是。之。故。余。有。滿。腔。苦。况。不。能。不。爲。諸。君。告。也。余。自。離。上。海。醫。院。五。十。天。聞。十。字。會。中。有。爲。敵。軍。間。敵。者。有。冒。名。誑。騙。者。諸。如。此。類。不。可。勝。計。是。大。污。我。十。字。會。名。譽。也。余。是。漢。人。自。不。能。使。我。不。愛。漢。族。但。置。身。十。字。會。中。則。無。分。仇。怨。無。分。種。族。所。以。我。不。作。偵。探。又。不。派。隊。到。清。軍。處。爲。奸。細。深。望。十。字。會。諸。君。認。定。宗。旨。勿。在。漢。軍。中。爲。虎。作。倀。也。余。在。漢。陽。時。目。見。有。四。人。冒。十。字。會。名。義。爲。漢。奸。者。謂。余。不。信。請。到。武。昌。軍。政。府。一。查。便。悉。余。觀。此。情。形。心。慘。欲。絕。是。以。不。願。爲。十。字。會。而。投。入。女。子。軍。矣。余。不。日。再。到。武。昌。北。伐。在。卽。余。又。將。隨。營。同。往。矣。願。諸。君。勿。以。十。字。會。爲。兒。戲。焉。余。等。幸。甚。十。字。會。幸。甚。

禹之謾墓碑

嗟。夫。士。生。非。其。時。而。獨。抱。超。然。之。志。烏。往。而。不。足。以。殺。其。身。哉。予。悲。禹。君。之。志。歎。其。愚。惜。其。人。重。傷。其。遇。故。爲。之。碑。於。其。墓。以。告。後。之。人。蓋。中。國。自。有。史。以。來。

未聞有民權自由之說也。庚子拳匪之亂，七國聯軍入都，在廷權貴鼠竄雉伏，國家經此創鉅，詔天下研求西學，與民更始。君時在滬，熟聞西國富強之說，拂衣東渡，謀所以救國者，以爲空言不足求也。屈身躬紡織之學，學成歸國，開局于皖，旣返湘，大更資千金，創立湖南織布局。湖南之有機織，自君始。君雖汙迹工人，然爲人豪邁，知書慕古，義烈之爲慨然，有振刷生民之志。謂國家非印版科學所能振也，要在人各自立，無馬牛其心而已。貌清削，目光炯炯，照人居嘗衣西裝，單衫革履，短髮垂右帽，擎握曰：是拿破侖帽也。聞者適然驚之。癸甲乙丙之交，學堂次第設行，省東西洋游學士駢肩相摩於道，湖南號尤盛。臬司張鶴齡主持學務，雅尊自由學，徒慕義流風，潛扇士氣，日益發舒。報紙言美人虐遇華工，沿海州縣議停用美貨，湘人厲行之。又言日俄講和，清政府謀以閩與日易遼，於是湘學教育諸社開會討論，電樞府抗爭甚力，而君獨雄於辯論議。

風起因推爲會長名噪湖湘間未幾而有陳姚二生之事二生者新化陳天華益陽姚宏業俱游日慚本國恥蹈江海死歸櫬過湘學徒譁然議葬嶽麓官地以示表異大府禁之不可至日學生咸衣暑制白布衫素旗送之及山可數千人一時指謂君實督之耆紳咸屬目君以爲有異志矣會湘鄉爭鹽商浮收行用事上詳坐君率衆寒暑罪撫部下令捕君亟人謂君且避匿君不可遂逮繫獄丙午六月二十日也未幾檻致常德又移靖十一月二十一日遂殺之年四十一君在獄少年慕義時來暱就君與之講學弗衰暇輒舒紙作徑寸大書言身死志存以暈國人蓋庶乎古之輕死生外形骸者已然君亦自審無罪不足○以○死○也○值○瀏○陽○起○革○命○軍○會○城○戒○嚴○遂○以○速○君○死○君○死○身○無○完○膚○嗚○呼○酷○已○君○諱○之○謨○字○稽○亭○湘○鄉○人○姓○禹○氏○銘○曰○白○龍○魚○服○兮○困○於○余○且○吞○舟○失○水○兮○螻○蟻○裁○之○夫○禍○不○可○先○兮○福○不○可○始○茫○茫○千○載○兮○醉○生○夢○死○黑○白○混○淆○兮○賢○庸○倒○

置○奚○必○盜○跖○之○非○兮○而○伯○夷○之○是○眞○宰○上○訴○蒼○穹○兮○謂○胡○不○平○滄○海○橫○流○兮○神○州○陸○沈○天○方○醉○迷○兮○飲○之○美○醇○乾○坤○猶○血○元○黃○兮○矧○乃○骯○髒○而○輪○困○謂○莫○全○其○全○天○乃○兮○其○人○天○之○君○子○兮○人○之○戮○民○後○有○萬○年○兮○以○告○無○垠○

禹之謨獄中書

我○所○最○親○愛○之○在○世○同○胞○鑒○世○局○危○殆○固○由○迂○腐○之○舊○學○所○致○亦○非○印○板○的○科○學○所○能○挽○回○故○余○之○於○學○界○有○保○種○存○國○之○宗○旨○在○焉○與○若○輩○以○摧○殘○同○種○爲○手○段○者○勢○不○兩○立○於○是○乎○有○靖○州○之○監○禁○不○百○日○而○金○牧○提○訊○所○發○不○成○論○理○之○問○題○無○非○受○人○意○旨○陰○謀○祕○計○橫○爲○成○見○是○以○所○答○動○遭○無○理○之○詰○駁○不○能○置○辭○且○曰○爾○輩○牛○馬○耳○人○欲○食○則○食○之○有○何○愛○焉○禹○之○謨○正○告○同○胞○曰○身○雖○禁○囹○圄○而○志○自○若○軀○殼○死○耳○我○志○長○存○同○胞○同○胞○其○善○爲○死○所○甯○可○牛○馬○其○身○而○死○甚○毋○奴○隸○其○心○而○生○前○途○莽○莽○死○者○已○矣○生○者○誠○可○哀○也○我○同○胞○其○圖○之○困○

心衡慮終必底於成也。禹之謨四十一歲丙午十一月之三日靖州獄中遺書。

陳國權君小傳（民國二年二月江亢虎撰）

陳君國權。字重民。先世本安徽泗州人。遠祖鉄某。字諱園。明初從太祖下江南。累官龍德大將軍。事具邑乘。賜葬金陵。故遂家焉。今君始爲上海人。曾祖諱樑。前清時官四川知縣。祖諱嘉猷。以孝友著。父諱慶元。邑庠生。品學兼茂。遭太平之亂。貧困以終。先是君曾祖曾在金陵置房產頗鉅。亂後族人盜賣與合肥劉氏。君父居長。所得應倍蓰。而族人吝不與。一笑置之。反以來安縣田租濟其族人。一時稱爲長者。君生有異稟。六歲失怙。貧無以讀。然性好博覽。故雖生平無所師承。而出其所學。雖老師宿儒莫之能先也。七歲時塾中羣兒戲以春秋列國爲比。某爲晉。某爲楚。某爲齊。而以君年最少。戲擬之爲滕薛。君時讀孟子。奮然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羣兒咋舌退。然塾師固腐儒。因君跣跡不羈。益嚴繩。

之。君鬱鬱不自得。自是遂廢學。然偶得一卷。日夜攻苦。學以大通。迨中日之戰。益留心當時之事。凡西儒譯作。無不閱者。瀏陽譚嗣同常往來滬濱。與君最善。每謂人曰。他日能在吾僑中獨樹一幟者。必此人也。君又以其間自習英法文字。逾年而盡得其奧。彼中文科學靡不瀏覽。而專注意西人論載華事之書。所閱不下數千種。戊戌前一年。君年僅二十二。上海各維新家遍開報館。立不纏足會等事。君贊助特勤。并力倡剪髮變服之議。時風氣甫開。家人羣相駭怪。而君不之顧。無何政變。瀏陽諸子被害。君以與瀏陽等有舊。遂有株連之說。親友咸咎君。且多誹笑之。君以事既無成。不屑與較。然自是遂無意世用。蓋深知滿政府一日不推倒。卽中國一日不能改革。溯自戊戌至辛亥十餘年。君一意韜晦。惟恐人知。卽友朋亦恆少過從。偶襟被出游。東南佳山水。足跡殆徧。嘗游西湖。流連不忍去。賦詩有何日離塵網。烟霞任久留之句。己亥庚子間。南洋勸

業會。廣州元日兵變之役。皆大半失敗。而滿廷方以立憲空言相塗飾。君憤極。愈知事不可爲。遂謝絕人事。閉戶者經年。益發篋中中西書籍。遍讀之。迨武昌事起。君躍然而起曰。此黃帝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也。我中國其有豸乎。自是遂奔走各界。力任鼓吹。時北伐之議方亟。滬上各界均以籌捐爲第一義。然往往有不肖者。冒名勒索等弊。君一日在寓。晨起有叩門入者。詢之。以籌餉對。君立以千金畀之。旋知其僞。有勸以控諸理者。則慨然曰。今日之事。莫亟於北伐。吾豈以區區身外之物。而貽外人笑耶。遂謝之。或以爲迂。民國告成。君奔走益甚。寢食不遑。常語人曰。我輩幸逢斯世。宜消除黨見。合四萬萬人爲一團體。今共和告成。滿清遜位。所懼者外患耳。故必合全力以鞏固共和之基礎。蓋滿清早成爲垂死之人。拉朽摧枯。擊之甚易。必吾國能如日本戰勝強鄰。則將永爲東亞頭等強國。而世界和平。亦得以保持。聞者韙之。上年八月。君購得英政府

刊布中國革命藍皮書第一編。亟於夜間遙譯。以二星期告成。中有英政府電駐京公使承認中華民國事甚詳。君以版權贈諸發行者。使廉價銷行。俾舉國之焦心於承認問題者。知外人早有承認之意。繼與李君懷霜等發起救蒙會。又慮中國孤立寡援。獨發起中美英睦誼會。以爲國民外交之嚆矢。早夜盡瘁。不數日而中外喧傳。環球震動。發達之盛。迅逾置郵。國人之入會者無論。卽華僑之英美名人碩士。亦秦牛贊同。而尤以君不收會費。捐私奉公美之。君又頗自謙抑。謂己之德望不足任發起人。爰推伍廷芳君爲會長。以尊齒德。而已則師事之。伍君亦深重其人。嘗爲游揚於廣座間曰。陳君真奇人也。孫中山君亦推君爲識時務之俊傑。黃克強君則謂爲深謀遠畫。以一人之心力。活動國民外交。英儒蘭林謂睦誼會足以永立於地球。而君名應隨之以不朽。李提摩太君亦以世界偉人期許之。他如前外交總長王博士寵惠。今浙江都督朱君瑞

均推重。君每與君論中西學書籍。輒嘆其淵博。朱君嘗讀其所著。謂爲崇論閎議。筆挾風霜。君僦居滬城西郊。林木深蔚。眺遠尤佳。聚書畫數萬卷。几榻皆滿。嘯傲哦誦。午夜不休。湯蟄仙君嘗過其廬。指曰。此中大有人在。自庚子以來。瓜分之禍。時怵國人心目中。而一二野心之國。每不恤破壞世界平和。以逞其狡焉思啓之心。蔽在懵於吾國內情。君爲著英文中國革命諸子小傳。示外人以四萬萬中。有如許豪傑。前仆後繼。雖刀鋸鼎鑊不足挫其志。民氣如是。瓜分之說。未可輕言。然則是書之著。豈獨奉揚國光。昭示來許。抑亦潛移外人之視聽。而生其敬慕之心。君痛恨鴉片。娶於鄧氏。適爲禁烟首功。嶰尚書之曾孫。又與林文忠公文孫大任爲文字至交。搜輯多年。合刊鄧林唱和集。皆禁烟時兩公賡唱之作。可泣可歌。藉以激發國恥。挽救頽風。美儒丁韞良現已遂譯西文行世。其他所編刊者。有鄧尙書年譜一卷。文忠禁烟公牘六卷。文忠雲左

山房古文四卷。鏡西樓筆記。鏡西樓叢鈔等書。皆於中外交涉有極大之關係。又以孫中山先生演說社會主義。爲我國歷史上第一次之舉。亟與余集資印成萬冊。遍贈中外同人。端方督兩江時。屢敦聘入幕。君建議創設西文日報。端不能用。君亦不屑就事。嘗擬開鏡西樓圖書館。遍購西籍譯論華事者。任人觀覽。以保國粹。而資借鑑。故名曰鏡西。去年十二月間。滬城宗教會等五團體。請君演說國學西漸。適伍廷芳君因事未至。謬推余爲主席。見君滔滔雄辯。如數家珍。在座之中西人士。羣以爲聞所未聞。實爲吾國研究此種學術之鼻祖。滬上西人至以君演說時攝影。登入西文雜誌。湖南南學會畢永年君。嘗因革命事遁入羅浮爲僧。畢君歿。其子運樞過滬。無過問者。君獨往追悼。慷慨演說。聞者泣下。陳博士煥章。發起孔教會。邀君演講。君引前譯中國經籍英儒理雅各之事。斤斤義利之辨。足爲我國社會痛下針砭。今年國民黨懇親會。君演說外

交。以玉帛干戈爲範圍。反復推論。黨中數千人。皆鼓掌歎息。東吳大學畢業。君偕伍廷芳君及美博士社會學者韓德生君演說。中西男女各界。皆極讚歎。當是時。君名震天下。而謙退如不及。自言生平以山水文字友朋爲性命。雖詆諸百出。而遇有關係事。則毅然力爭。有當仁不讓之概。合觀君立身行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二十年如一日。草野伏處。手無斧柯。而其事績聲施已粲然如此。使得位乘時。本其所學。以應世用。其運籌帷幄。折衝樽俎。國利民福。又當何如。余識君甚新。而傾蓋如舊。叙次既竟。輒贊一詞。文不足以傳君。君之可傳當自有其真者。時事日艱。盛年方永。後此表見。必更大可觀。余雖不敏。願載筆從之。

蔣百里先生事略

蔣君方震。字百里。浙之海甯人。與蔣君尊。蓋世稱爲浙江二蔣。君夙抱超奇特傑之才。具光明磊落之概。壯歲痛祖國之式微。悲軍學之不振。奮然東渡。風雨

晦。明。憤。勉。不。怠。欲。以。餉。吾。軍。界。者。蓋。已。十。年。如。一。日。也。初。吾。國。留。學。日。本。士。官。學。校。者。大。抵。非。純。袴。子。弟。卽。鮮。以。學。業。爲。事。者。每。爲。彼。國。人。士。所。嘲。笑。及。良。弼。至。稍。出。儕。輩。則。竟。愕。然。而。嘆。曰。支。那。竟。有。斯。人。乎。意。蓋。逆。料。其。僅。有。斯。人。也。乃。未。幾。先。生。來。則。已。爲。良。弼。望。塵。莫。及。然。後。始。知。前。用。以。品。評。吾。國。者。直。不。可。謂。秦。無。人。矣。先。生。卒。業。後。卽。留。任。士。官。學。校。區。隊。長。及。教。官。蓋。先。生。學。術。優。長。卽。彼。邦。人。士。尤。遠。遜。之。顧。敵。國。之。良。己。國。之。仇。以。中。國。人。而。爲。彼。國。所。借。重。則。又。誠。罕。見。也。惟。先。生。以。爲。學。力。尙。有。未。逮。亟。欲。深。造。遂。又。入。陸。軍。經。理。學。校。研。究。軍。制。者。二。年。後。由。東。三。省。總。督。派。往。德。國。留。學。簡。練。揣。摩。刻。苦。逾。恆。旋。充。德。國。步。兵。第。二。十。七。團。連。長。及。營。長。此。先。生。爲。東。西。各。國。所。推。重。固。有。如。斯。者。歸。國。以。來。疊。充。東。三。省。督。練。公。所。總。參。議。浙。江。都。督。府。軍。事。總。參。議。參。謀。部。顧。問。官。及。雲。南。軍。事。高。等。顧。問。民。國。建。設。伊。始。先。生。芳。躅。所。至。幾。無。在。而。不。欲。借。重。于。

先生也。

去歲軍官學校要求改良教育風雨慘淡人所盡知趙校長知難而退聞者咸多裹足先生甯辭去重要樞位奮袂以就斯席蓋其濡染文明國軍人社會之風氣積前之十年間之學識經驗欲出所學以灌輸國內固不肯沾沾於位置之高下也顧就職伊始正風潮播蕩之餘士氣摧殘設備俱缺教育計畫尤漫無主腦一般官長敷衍翦翦晝情暮嬉無復銳氣君就職宣言卽以身許職冀達學生完全求學之目的且云如不稱職當自戕以謝天下於是壁壘一新全校爲之鼓舞自此以後朝斯夕斯提倡士氣奮然以身作則賞罰嚴明部伍整飭雖冰天酷日躬自簡閱訓練口瘡舌焦猶不稍倦故半載以來物質上之設備雖未完善而精神上之要求則已達到十分矣然君猶以爲未足也緣所謂欲達學生完全求學之目的固不僅此而已無如屢請軍部改良竟一再被掣

於軍司之嫉忌。五中抑鬱。既不能有所展布。又復見疑於一二庸暗之宵小。爲之飛短流長。橫加蜚語。竭智盡忠。蔽於讒佞。由是而君之悲觀。日呈君之希望。日絕。而先生自戕之心。決矣。六月十八號。君末次訓辭。大致以中華民國之軍官學校爲第一次開幕。實軍國前途所託。故來與諸生相切劘。乃蒞任以來。大與初志相違。余籍中國。不能棄祖國之職。當殉祖國之職。其忠誠之氣。溢於言表。欲一擊以振吾國萎靡凌夷之風。匪伊夕矣。嗟乎。今世一般碌碌庸才。尸位素餐。淺學無能。一事不舉。彼大有爲之人。反抑居僚下。徒使忠勇奮發之士。洒一腔熱血於荆天棘地之中。此屈原所以一瞑不顧也。今古英雄。幾同一轍。濡毫至此。則又安得不投筆而歔歔涕泣。以零頓也。

華僑旅居加拿大之苦况

吾民國于前年革命告成時。關頭第一外交。卽爲泗水虐殺我華僑事。當時華

僑既呼救於政府。無如當道不能據理力爭。卒無良結果。以終了此慘案。可爲浩嘆。茲得民國二年夏季。有加拿大域多利華商總會報告華僑被虐情形。採錄於左。藉資警告吾海內同胞。吾同胞閱之亦當增無限之感慨。其書曰。溯自航海交通之日。卽我華人流離之時。以冒險爲職志。以勞慟爲生活。雖未有高尚智識爲工商競爭。而恃勤勞節儉。忍耐之德久矣。見信於外人。故歐美澳。南非洲。南洋羣島。凡新闢之殖民地。與開礦築路等要端。無不招華人爲闢墾。况吾國昔當專制時代。民生憔悴。疾苦不堪。稍有一線之路。能博一餐一宿。較祖國猶易。吾民亦拚命奔走。不嫌艱險。跋涉四方。致五洲各埠。皆留有華人的足跡。迨今遍地交通。外人尙不飲水思源。多由華人苦力所致。動輒借題發揮。鼓其簧舌。頓起排亞之心。謂華人幾如水銀瀉地。無孔不鑽。工賤價廉。蹂躪其民生之旨體。藉此提倡。禁我華工。而有強權無公理之暴虐。政府附和之心。益

急仇視之潮流益漲逐客之令頻來防範之網已密爲布置矣舉目一觀易地皆然哀我華僑焉有半塊乾淨土能立足於五洲惟海內同胞對於海外僑情雖屬隔閡易信讒言且滋誤會一聞何洲何埠能准華人入口不問其埠之良莠工情之優劣縱至傾家蕩產但能湊合舟費竊焉償其生平所抱出外之職志毅然而去致或墜入奸徒之手販賣爲豬仔者有之或爲開墾因水土不和而斃命者有之或無工棲身號寒凍餒而致命者亦有之此海內同胞每不求底細因此不知斷送幾許生命斯亦人人最痛心之事也孰料近日華人蜂踴而來加屬勢將又有餓莩之慨商等設身處地眼見目擊不得不將此苦衷敬告於我海內最親愛之同胞之前曰

加拿大在北美州之北部爲英國完全屬土土地縱橫數千里分九行省地廣人稀氣候嚴寒乏於種植論鑛業則煤產爲大宗論華工則採煤及業衣館厨

工板廠等爲根本。若華人始初來加屬。係在於前清同治初年。承加政府之招。到此開墾築路。約一萬數千餘人。或爲寒氣脅迫。或爲水土不調。慘罹畢命者。亦弗計其數。然則一片荒蕪之地。轉瞬間變成新景之場。豈無華僑一點血汗之功。該政府乃不以仁待人。專以最暴虐之例。加諸吾民之身。其抽取入口人頭稅。由五十而一百。而五百。種種苛法。似此在外。先摸其皮。始許涉身於斯境。在內。繼削其骨。使吾僑體無完膚。苟役最賤之工。亦被其逐。一挑剔嚴加限制。俾全加華人束手而自斃也。試問我同胞。棄父母。拋妻子。先擲去千餘元之稅金。到此何故。豈非因祖國生計疾苦之所由來耶。乃一入其門。民生疾苦。較祖國更有甚焉。現有一萬數千無工可棲之失業華僑。欲苦工而弗得。求壞衣以禦寒。乞麵麪而代餐。卒無所依。顛連無訴。呻吟太息。慘不忍聞。噫。問天下最悽最慘之事。果有逾於此也。不甯唯是。吾又將近日加政府施行之苛例。及華僑所

負之暴政再瀝陳之與欲來加屬者當頭一棒也

一舉行華僑轉換稅金紙之狠狽抽華人入口稅之案發生係在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九月起自起以後凡華人入口繳稅登岸者彼亦發給稅單（如收單之類）一向照此辦法但此紙嗣後亦并無搜查搬結華僑視之幾如廢物無關輕重多屬失于檢點或被遺失或遭回祿統計已去其半詎政府奸計百出新例叢生凡居留該屬華人在千九百一十二年六月一號以前所來之客要限期一律從新轉換稅金紙備該客回唐時憑驗該紙方能允許其回加若其所來在未起稅以前及遺失舊紙等情尙能記憶來時船名及年月日證據請代理人詳細開列并夾金銀二十五元彙寄加政府調查與證據相符或亦補充回尙有半點差異一筆抹消若問百人中幾人能印諸腦海永永而不忘耶母亦掩耳盜鈴擯逐華人之狡計也諸君尙可思及前來

一剝收華人稅金之巨款。在千八百八十五年九月起。抽入口稅金銀五十元。至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三十日止。計入口人一萬六千零七十名。伸銀八十萬零三千五百元。一九零二年正月一號。增至一百元至一九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計共入口九千一百四十八人。伸金銀九十一萬四千八百元。一九零四年正月一號。又起至五百元至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號止。計共入口一萬四千二百零七人。伸金銀七百一十萬零三千五百元。又一九一三年五月一號。至四月三十號止。計入口一千三百五十人。伸金錄六十七萬五千元。以上合共華人納稅入口四萬零七百七十五人。共金銀九百四十九萬六千八百元。拆華洋一千九百五十九萬三千六百元。由此而視我同胞聞之。亦汗顏胆裂矣。

一吞滅學生按稅款之喪良。從來凡少年學生到此游學。政府要預取五百

金銀按稅准該生登岸俟其入學堂肄業讀滿二年後領取文憑轉託律師備文報加政府方能領回五百元亦向來之辦法近數年間統計學生按稅達三十餘萬金彼乃見利忘義全數吞滅謂此例未能正式該生此舉實欲瞞騙稅金額情噫人之無良至此極矣果此例未能正式何不拒之於先倏然吞滅於後雖毒蛇猛獸居心不如其險也母乃恃勢凌人使黃種不與白種同居諸君尙可思及前來乎

一限制華人衣館之苛辣 吾人先納五稅金始能入境必非不望有鉅額之財可享祇靠勞工勞力圖博血汗之資不待言矣彼尙不能見原務將華工削奪殆盡而後已凡華人衣館一律取締不準華人到西人住宅取衣不準西女送衣及僱工於華人衣館（已於沙市介寸數省實行）雖世界最野蠻之國亦未有此苛法諸君尙可思及前來

一抵制華人業厨工者之酷烈。凡西人酒店及餐館向所用之華人厨子天寅黨已脅迫店主要一概將華人開除。必聘西人。曾見不四省首先舉行同胞至此目的志望厨工冀望援回已耗去五百元稅金兼收絲毫之利益詎天生我爲孱弱之中國人上不能容于專制政府下不能容于眼光如豆者之天寅黨嗟嗟吾人未見其利先蒙其害未獲其益先受其損也同胞尙可思及前來一工黨同盟罷工之影響。華人當掘煤炭工者數千人業板偈者數千人邇因工黨聯盟罷工想求加價東主又未允請彼此停滯經年累月旋起旋仆華人雖居中立派奈爲工黨強迫牽入其範圍同遭失業况有此無形變故橫梗其中焉能有餬口之希望諸君尙可思及前來

如上所言。不過犖犖大端。略述皮毛耳。欲詳顛末。罄筆難書。况該案發生現在六月一號以前。十個月之內。如此大有迅雷不及掩耳。殘虐不堪。而在六月一

號以後暴政。尙可堪問耶。總而言之。僑等旅居斯邦。如砧之肉。任其宰割。侮之無及。獨惜欲來而未來之同胞。與君儕將受苦痛。抑諸君聞之。大有感動。弗敢身嘗試。思慕前來也。誠恐有等因風吹火。欲倍高位船價。祇顧私囊。諸多愚愆。導同胞于苦海。故商等不忍坐視。迫將旅加華僑苦况。剖白于海內同胞之前。尙祈猛醒。毋以吾儕之後塵。此則本商會同人與僑胞。跂足延頸而冀望之也。加拿大域多利華商總會同人公啓

妓女太監離婚判

壬子冬。北京地方審判廳。判決程月貞與張靜軒離婚一案。當時喧傳海內。程本蘇州名妓。張係前清內監。爲東安市場集賢球場主人。太監娶妓。事本離奇。而承審推事爲林君鼎章。此判訣理由書。文允亦藻麗。亦新北京中風流佳話也。爲錄判辭於下。其文曰。此案程月貞提起離婚之訴。根據三種理由。曰太監

也。重婚也。虐待不堪也。但使三者有一已與法理不背。然據趨重家族主義之立法例配耦者。知有離婚原因逾一年者不得起訴。則前兩種之理由已不成立。至其根據第三理由。則須有其他事實上之證明。不能憑空言提訴。但張靜軒之辯訴狀及口頭陳述。均稱甘心離婚。可見雙方愛情業已斷絕。至張請追還身價並追程所携逃動產等情。查人身不得爲所有權目的物。前清之季已懸厲禁。况在民國前此身價之款。豈容有要償權。張又變其主張。謂我乃代彼還債。有字據爲憑。並非身價之比等語。夫程因張代還債務。故願爲其使。女是時程之對張。固明明負有債務。而以勞力爲辦濟。然張既娶程之後。則依中國慣習。夫婦財產並無區別。婚姻成立之時。債權債務之主體合併。權義卽已消滅。從前既無特定契約。事後豈能重新主張。至程隨身必需之衣服首飾。按諸法理亦無褫剝一空以償債權之辦法。張又謂非將贖身銀元及拐携錢物追

繳實難從。其離婚等語。殊不知離婚。乃關於公益之事。項還債。僅關於私益之事。項若因錢債之故而遂拘束其離婚之自由。與法理未免逕庭。况張本蠶室。餘身祇應雌伏。而鵲橋密誓。竟作雄飛。陳寶得雌。固已一之謂甚。齊人處室。乃欲二者得兼。而如程者籍隸。章台身非閨媛。桃花輕薄。本逐水而無常。柳絮顛狂。豈沾泥而遽定。在程既下堂求去。不甘鴛譜之虛聯。在張則覆水難收。無望鸞膠之由續。尙必作蒹葭倚玉之想。求破鏡之重圓。恐復有蒺藜據石之占。歎入宮而不見。所以聚頭萍絮。何如池水分流。並命蕙蓮。儘許花風吹散。至若玉臺下聘。雖有千金。而金屋藏嬌。條將二載。一雙條脫。既經璧合於羊權。十萬聘錢。詎望珠還於牛女。是則程固可請從此逝。而張亦無容過事。要求者也。雖然。事非所天。黃鵠不妨高舉。而物各有主。青蚨何可亂飛。同衾人縱許。裾分阿堵。物豈容席捲。蓋一則監守自盜。未能舉証剖明。一則人財兩空。亦應原情矜恤。

用定期限勒令償還。

光復湯邑小吏（惕微稿）

壬子初冬。予以事過紹。慕嚴子陵。謝臯羽。遺踵指顧。而爲桐江南上之客。所謂七里瀧者。帆隨灘轉。峭壁摩空。嚴謝高臺屹然對峙。一舟蕩漾。數峯迴旋。覽古蒼芒。飄然而作出塵之想。舟行兩日。遂抵蘭溪。行李往還。此爲通道。客商並載半屬金衢。江上孤行。頗不寂寞。有述客秋光復事者。謂金華本吾浙之中樞。新安江衢港。復匯流於境中。故金郡有事。易致波及兩浙。然龍遊蘭溪之間。道途荆棘。盜賊橫行。湯邑雖小。實介乎是。故湯溪之動靜。尤足牽掣金衢兩郡也。當武漢起義之初。警電傳來。人心騷動。杯弓滋惑。市虎傳疑。往往有言過其實者。九月中旬。杭州光復。北來之客。至謂攻撫。署時人以銅圓中蓄炸彈。一擲而片。片俱裂者。無稽之談。祇堪一噱。舉一例。萬其足以搖動鄉愚。損害大局。大率類

是蘭溪文物尙屬開明因交通之利便得報紙之傳播而民軍之秋毫無犯雞犬不驚影響於人心者遂深志士足以盡其能宵小無以肆其伎實報章之力耳彼時民立報一種尤受歡迎得其一紙輒費小洋數角不惜也

客商又言金華之於兩浙湯溪之於兩郡猶地勢上之關係耳要之處此革新之潮流錢江上遊得以免於糜爛者由諸志士奔走之功也我邦興學僅及十年然設無此十年教育之袖手旁觀誰敢仗大義而崛起盜賊乘之必且蹈洪楊覆轍去年之事豈堪復問乎湯溪僻野山岳綿互不得報紙之開導而民智之寒倍甚於蘭溪羣盜觀變勢更可慮有王君者曾卒業於浙江高等正科秋風匹馬待時而興浙省之未光復也陰合同志謀爲響應九月十四日卽與湯令商辦民團翌日更集本鄉議員討論進行方法保衛治安之具粗備而浙江光復之電信適至翌日馳赴蘭溪代表湯人電賀浙督辭曰大漢光復民國

萬歲隨接覆電曰貴處響應無任欣慰蓋至是湯溪一邑已脫專制而爲自由之鄉矣維時民軍代表將來郡湯邑民智未開君深慮人心浮動或生誤解或昧大義謀之不臧或釀巨變因赴鄉間籌墊款項整辦民團以補城區之不及旋聞民軍委員蔡雨香委張君蒞湯復單騎入城意圖接洽而張旋去卽星夜冒雨晉郡與蔡君協商籌辦各屬軍政分府大局賴以稍定

時邑令方調省代之者爲陸經歷將以乘時滅收之錢糧四五千兩挾之俱行王君亟與同志共追之一經澈查匿而不報者盡歸之公郡與湯溪皆利賴之事既定浙督湯公委朱育荃爲湯民政長以綜其成君與諸同志卽解散臨時軍政事務所單騎歸里未一月而四鄉寇盜復熾行旅往復幾成畏途君慮其鴟張或致燎原也不得已又入城商知事乞軍政分府陸軍一柵一切費用皆任之時兵未至急商民團長朱君帶兵放哨示威以寒匪膽故毛家盜案蘭溪

李。郎。盜。案。之。救。平。皆。東。鄉。民。團。力。也。湯。民。政。長。知。君。精。毅。果。幹。之。可。任。也。屢。欲。陞。以。職。司。用。資。襄。助。君。以。光。復。而。還。幸。才。智。之。士。於。政。界。一。隅。顧。此。失。彼。已。屬。非。計。矧。學。之。而。未。能。盡。優。者。耶。未。幾。拂。袖。逕。去。將。擗。擋。資。斧。隻。身。遊。歐。冀。盡。學。以。貢。獻。於。祖。國。云。

八指頭陀遺書

寶。覺。居。士。同。參。春。申。江。上。一。別。草。木。又。七。度。黃。落。矣。誦。寒。山。子。山。水。不。移。人。自。老。之。句。彌。勒。苦。空。無。常。之。感。矧。當。茲。刹。土。變。遷。新。陳。交。替。困。苦。顛。連。萬。方。一。概。乞。衲。更。不。知。悲。從。何。來。也。憶。乞。衲。曩。有。青。天。欲。墜。雲。扶。住。碧。海。將。枯。淚。接。流。獨。上。高。樓。一。迴。首。忍。將。淚。眼。看。中。原。等。語。不。圖。竟。爲。今。日。支。那。寫。此。慘。象。悲。哉。悲。哉。衆。生。殺。業。醞。釀。成。熟。遂。至。於。此。乎。足。下。乘。願。再。來。救。度。未。劫。現。居。士。身。而。爲。說。法。值。茲。波。旬。筏。戾。摧。殘。法。幢。之。時。而。有。佛。學。會。之。設。正。如。大。火。聚。中。洒。以。甘。

露沾被之者。感得清涼。此誠天人所具。瞻我佛所贊歎者也。珍重珍重。乞衲徒。高僧臘。無補繙門內傷。法弱外愛國。危輒欲絕粒。促此衰齡。又苦被大衆。謬推總持。佛會責負。有在死非其時。且恐僧徒無識。爲外界所激刺。資生旣失。挺而走險。依附外人。釀成交涉。祇得忍辱含垢。延此餘生。妄冀能續一線垂危之慧命。用報佛恩。適南岳月賓和尚來。甫出示華。問遠豁神襟。禪悅法喜。匪可言喻。遂與聯袂。北上冀接世緣。雲海盪胸。魚龍聽焚。燕臺遙遙。水雪載塗。但量佛日重輝。法輪再轉。紛身碎骨。俱勿惜也。倚錫肅復。以答故人。湘上早寒。伏維珍衛。按敬安和南居士在湖南倡設佛學會。從遊甚衆。此函乃大師由滬至京時所發也。

八指頭陀示寂記

名利天潼寺方丈寄禪和尚。壬子冬爲佛教會并湖南寺產事。當以佛教會會

長。及四十餘年。詩僧之資格。於十月杪。特至京師。先以謁某報記者燕生君。託其代延各報界同人會集。求其贊揚佛教會事。并疑徧召都中名宿。作談詩會。於蓮花寺灣之法源寺中。寺卽古憫忠寺。梵宇深廣。爲京師最勝地。方丈道階。熟習內典。梵行頗高。爲京師僧徒第一。固寄禪之弟子也。時有夏穗鄉先生訪寄禪。始識道階。亦甚佩服道階之勤於梵行。當時寄禪因佛教會事奔走。及寺產事與內務部交涉。兩事忙迫。故一時尙未舉行會集。詎料事出意外。忽於十一月十初十日。竟示寂於寺中。蓋抵京僅十日也。事甚奇異。其原因不可不記。前年革命時。各省以籌軍餉事。寺院多被擾。湖南議悉將各寺產沒收。僧界大爲恐慌。歷與交涉。仍不少休。寄禪以四十年僧人之資格。交遊徧海內。湘僧乃責難於寄禪。寄禪遂以此爲自任。至京卽向內務部交涉。此事屬於禮俗司所管。司長某某。四川人。卽前清進士杜某某。其妻曰杜黃。自稱革命時運炸彈入京。

有大功。國慶日紀念會中陳列一杜黃之坎肩。稱爲戰利品者。其女卽世界所稱杜小姐。數年前與譯學館學生屈曦。今名屈曦。改名畢業于日本者。生一交涉案。而其父訴之於報界者也。某某爲度支部主事。革命後至南京。自稱有功。遂爲南京內務部司長。後送來京。趙秉鈞不知其卽係杜某某。遂仍使之爲司長。其人固帶有抄沒寺產之性質而來。適爲禮俗司司長。遂以內務部名義。通行各省。調查廟產。將實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寄禪適以此事向之交涉。遂大受其擲。揄寄禪與之辯論。杜氏持之甚堅。且多凌蔑。寄禪氣憤難宣。歸卽氣痛。晚飯不能下咽。寄禪對於佛教之前途。非常悲慨。涕泗滂沱。道階力寬慰之。乃拉其往門樓胡同章曼仙處夜談。固一箭之遙也。章曼仙爲其同鄉舊識。與之談詩。至十二下鐘歸寺。仍念湖南廟產事。憤慨不已。道階勸之。就枕不能寐。復起再睡。轉側久不聞聲。道階近撫其首。氣已絕矣。時兩鐘許也。道階極爲悲悼。次

晨乃邀梅擷雲雷道衡及某記者至寺商景後事各界聞之皆歎其謝世之速而憤某某之可惡先一日內務部祕書顧亞蘧已爲言於趙總理趙約其次日十鐘相臨大總統亦約其於次日十二鐘接見乃皆不能待以名滿海內之法師阨於么魔小醜之某某遽然示寂是前定乎抑非前定乎

當時僧界多發起歡迎會請寄禪演說寄禪竟不及待寄禪示寂之前一日訪雷道衡臨出門道衡問和尚的禪帶去沒有寄禪云你看見那裏有禪道衡云馬背上拖着的是甚麼寄禪云失陪了此語似是預兆也

關瑞麟致西婦某十書

嗟乎人生至此尙復何語自來天津幸賴故鄉人慈惠愛護纖弱得免鴟魂蝶夢奄磔春殘初冀圓缺或有定分燕婉終成佳讖而儔意闡闡慘變竟令妹長作賚恨人哉憶妾來中土年僅十六穉齒纖軀遠來異國僅倚關郎葆此幸福

乃聞已有大婦在室驚訝之懷庸能自慰因是決歸故鄉蒙阿舅贖金五百并贈船票當曩時妹苟訴諸法庭所得庸止區區徒念此生薄命誤適狂且一息未瞑已多死趣更復何求而向人饒舌哉遂在某律師處簽名於承認狀以去行後抵日本神戶中水菓毒欲病者屢旋接瑞麟來電囑妹回滬妹卽電覆有病懇其卽來自是電函往返者屢乃決意返滬然妹殊無長留中土之志也蓋瑞麟株困欲以釵珥助彼膏火猶記吾二人被逐於阿舅時同居津門狀至可憫公園消暑之車資尙拮据料理違論其他而所居之屋西向納日如倚洪爐其所以安之如素者將以助吾瑞麟郎君終成生業而已及妹從日本返滬而瑞麟又有津門之行妹聞此訊驚魂幾絕蓋鑒於前月寓况之苦也然妹旋亦隨彼而去自謂身已屬人甘苦宜共至今思之淚痕成血矣妹自抵中土未嘗一日稍舒眉結且去年得老母信凡三妹之流連困苦惟老母知之千九一一

年妹欲歸國。彼僮不許。議遂終。輟一念。天涯白髮人。未嘗不揮生我劬勞之淚也。近瑞麟忽欲與前妻斷絕。急去海上。其結束若何。妹不忍復述之。自居津後。曾數次欲返故鄉。彼不但不許。且反目相向。並謂決不以船費相贈。至其父所畀之五百美金。亦半供彼賭博之耗。彼甚且並拔簪珥以應之。告訴無門。自怨命薄。遇此無良耳。嗚呼。身值此境。尙復何言。但彼現在縲紲。懲儆之餘。或能從此自克。妹則痛鑿前轍。有不得不與彼暫離者。今期以一年。倘邀天眷。幸完破鏡。不然。生離之日。卽死別之時矣。妹多爾。衿衽。

張榕傳其一

張榕字薩華。號遼鶴。本古齊歷城人。以其父宦於遼。遂寄籍撫順。幼穎慧絕倫。長而好讀。淹貫中外。博洽教乘。善騎射。精劍術。有古俠風。未弱冠。卽著名。縉紳間。二十二歲。入北京大學。日俄戰時。棄學回遼。毀家募兵。謀倡滿洲獨立附者。

數萬人旋事洩逸去與吳樾共事值清廷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首途謀炸之事敗榕燬樾所遺物易姓名爲余本強卒爲清偵者探得發所有緘件獲保衛章程及照會布書與他證件皆椰墨跡知爲榕擬死之先是清偵探某某爲津埠之人也得榕居處於更闌時潛入縛之榕曰吾大丈夫也勿以鼠竊狗偷爲挺身赴之有山東道黃某素器榕欲以身家保之未果有某國公使亦重其才欲出干涉以意達榕榕曰康梁逃逸賣籍僞生國人羞之殷鑒在邇吾尙踐其跡耶卒不允後爲清慈禧后所聞憫其幼乃處永禁於津沽居獄中四年吏卒囚徒交相感戴有教師張芝庭者遇榕甚厚日常與論宗教與人生之關係益親愛如手足自是榕遂蘊爲宗教之人物未幾張芝庭以癆瘵卒榕大悲慟爲文萬餘言輓之并爲之傳暇時於獄中蒔花木蓬勃有生氣蓋榕素善於培植也後與獄吏王喜璋善王感其俠義謀偕脫之榕初以爲不可王曰此非如康

梁藉勢外人以爲生也。願君三思。商數晨夕。乃允。遂與璋偕亡。買輪東渡。及清吏覺。察已邈。不知去向矣。方未去時。榕題詩壁。上有一聲霹靂。田龍起震滅人天。諸不平之句。留東未久。扶桑名士。卽器重之時。有某武士。與榕較劍。爲榕擊敗。名益大噪。未幾歸大連。謀恢復。得同志甚衆。武漢事起。乃於遼陽組織。急進黨。舉爲魁。舊部多來歸者。餘有緣林紅鬚。鄉團巡防。陸軍約三萬數。千衆同時。有王小堂者。擬暴動。榕力阻之。事乃寢。自後榕益擴張黨力。四出聯絡。聞瀕城兵敗。乃集議。謀進行。榕猶欲稍待。奈主急者衆。見不可強。乃步庭擊劍。持短入長。縱橫中節。復口吟武士曲。慷慨激昂。劍影眩目。歌聲悅耳。舉座鼓掌。咸爲奮感。翌日。悉柳大年。張涵初。被拘。耗心殊悒悒。會有來告。袁瑱城欲交爲心腹者。榕未應。顧益鬱鬱。民國紀元元年正月二十三日。遽爲人鎗斃。聞其事者。識與弗識。咸爲憤慨不平云。

章太炎稽勳意見書

去春章太炎先生覆稽勳局長馮自由函。討論革命諸子酬庸之事。雖揆諸現勢。固等於明日黃花。然藉求本源。孰曰不宜。爰錄之於左。

其一

敬覆者。得書被貴局推爲名譽審議。兼以崇德報功。期無缺憾。屬共討論。鄙人素在同盟。向於光復共進。急進會友。聲氣相通。先正典型。知之頗悉。由此。求江源。於濫觴。探黃河於星宿。則謂會黨紅幫。亦有不可湮沒者。謹附舉爾所知之。義略分死難。橫死生存。三門其人。雖賢愚不齊。優劣互見。甚有事定功成。以後。罹法受戮者。而才與勳不必同論。罪與功不可互除。且生者富厚尊榮。名實偕至。而死者僅贍家族。等於恤嫠。是亦報酬太薄。又此次革命。多賴鼓吹運動之功。其人。或向作黨魁。或備嘗艱苦。或苦心奔走。或盡力報章。而以事未彰。聞致。

被遺漏鴻冥物外。退作釣徒者固已不少。雖聲譽已光而酬庸未稱者亦有數人。皆略爲詮次。存待商榷。開列如左。

計開

(一) 死難者

唐才常 湖南人。庚子倡義漢口。被殺。雖託名勤王。而志在革命。其後武昌倡義。諸人多其部下。孫武亦自此出。

馬福益 湖南人。甲辰倡義長沙。被殺。本哥老會黨首領。時雖未知革命原理。然亦先河之導。黃興亦自其部下出。

史堅如 廣東人。庚子刺兩廣總督德壽不成。被殺。爲暗殺黨之始。

鄒容 四川人。著革命軍。下上海獄。瘐死。爲正當鼓吹革命之始。

吳樾 安徽人。刺五大臣。自炸死。爲殺君主立憲黨之始。

徐錫麟 陳伯平 馬宗漢 皆浙江人。刺恩銘死。爲官吏。革命之始。

秋瑾 浙江人。與徐錫麟同謀倡義。被殺。爲女子革命之始。

熊成基 江蘇人。舉兵安慶。事敗後。被吉林清吏所殺。爲軍人革命之始。

喻培倫 四川人。與汪兆銘同刺清攝政王。後在廣州刺張鳴岐。被殺。革命黨製造炸彈。大都由喻培倫傳授。

彭家珍 四川人。刺良弼死。於是清廷諸臣無敢反對共和者。功與南軍相當。

溫生材 廣東人。刺清廣州將軍孚琦。被殺。

張榕 奉天人。曾與吳樾同謀刺五大臣。辛亥在奉天倡義被殺。

(二) 橫死者

陳天華 湖南人。遊學日本。著小說鼓吹革命。與鄒容所著革命軍皆有風靡全國之力。投海死。

楊篤生 湖南人。著新湖南。鼓吹革命。其後專務製造炸彈。黃花岡敗後。發憤在法國投海死。

吳春陽 安徽人。孫文初籌畫革命。密授以七省經略。武昌倡義。春陽奔走江湖。運動九江安慶蕪湖等處應之。爲黃煥章所殺。

陶駿保 江蘇人。從林述慶於鎮江反正。及破金陵。亦多贊助。爲陳其美所殺。
張振武 湖北人。與孫武同倡義。功成以後。頗怏怏。在漢口謀舉兵。奉大總統令鎗斃。

陶成章 浙江人。爲光復會首領。與徐錫麟秋瑾同謀匡復。敗後。復得李燮和等恢復上海浙江。爲人所殺。

宋教仁 湖南人。規設同盟會。黃花岡敗後。竭力運動長江倡義。又有報章著論鼓吹。卒有成功。爲人所殺。

焦達峯 湖南人。武昌倡義以後。獨力不能支北軍。達峯首以軍隊響應。根基遂固。爲人所殺。

(三) 生存者 賞已勳位者 不論

蔡元培 浙江人。始以教育會爲革命黨中心。

孫毓筠 安徽人。爲同盟會庶務。規畫井然。丁未謀在金陵倡義。下獄。其徒有權道潤段雲皆同下獄。又楊作霖皆被殺。

黃樹中 四川人。與喻培倫汪兆銘同刺清攝政王下獄。

謝武岡 湖南人。鼓吹革命。在大通吉林奉天保定武昌五次下獄。退隱于伶人。

劉口口 湖南人。鼓吹革命。舉兵恢復登州黃縣。功成不居。退隱於伶人。

林述慶 福建人。以鎮江反正。海軍各艦有由述慶招降。自鎮江定。金陵始無

固志。

胡 瑛 湖南人。曾謀刺鐵良。後以規取長沙下獄。在獄與孫武等同謀武昌倡義。其徒黨有王漢。刺鐵良不成。自殺。

譚 瑛 湖南人。歷從孫文黃興征戰。後在武昌運動軍人。其功亞於孫武胡瑛。

李燮和 湖南人。冒險攻破製造局。恢復上海。江浙兩省響應。

陳 年 浙江人。繼李燮和督兵上海。饋餉金陵。

柳大年 湖南人。在奉天倡義下獄。

張根仁 安徽人。在奉天倡義下獄。

尹 口 四川人。四川糜爛最久。口口口殺趙爾豐。事始大定。故與他省都督不同。

閻錫山 山西人。

韓沅濤 直隸人。同在山西反正。爲北方倡義之最有方者。

汪德淵 安徽人。神州日報記者。武昌倡義以後。各省多未響應。漢陽敗後。人情惶惑。德淵爲口口鼓吹。軍人皆振。

于右任 陝西人。民立報記者。始從宋教仁鼓吹革命。武昌倡義以後。功與德淵同。

右所開列皆極待表章酬錄者。

其二

逕復者得四月三日書。以爲明室遺民及洪楊口石諸公。皆宜表揚以彰潛德。具見主持公道。不忘本源。所謂狐死首邱。葉落歸本者。實於貴局長見之。蓋復仇主義。今人所諱。然個人雪憤。則法紀不可干。國家復仇。則直道不可沒。兩者。

判。事。雲。泥。無。容。並。論。至。今。日。爲。五。族。共。利。時。代。民。族。觀。念。似。在。所。輕。然。自。武。昌。倡。義。以。前。所。謂。中。國。者。惟。純。粹。之。漢。族。耳。固。不。得。倒。執。後。來。之。和。會。以。詆。當。日。之。單。純。也。民。主。政。體。之。說。不。過。近。起。一。二。十。年。若。在。先。民。則。但。欲。傾。復。清。室。復。我。主。權。而。已。安。徽。帝。王。總。統。之。殊。哉。義。各。隨。時。則。建。號。稱。尊。者。亦。無。尤。焉。追。懷。先。烈。有。造。於。我。民。國。如。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或。有。小。節。之。疵。豈。可。掩。其。大。德。來。書。所。論。欒。郤。之。後。降。爲。輿。臺。凡。有。人。心。孰。不。隕。涕。鄙。意。崇。德。報。功。允。宜。褒。錄。其。明。末。將。相。如。李。定。國。鄭。成。功。等。國。亡。以。後。乃。致。殞。身。宜。在。首。列。而。永。歷。傾。覆。以。前。死。於。國。事。者。自。有。斷。限。不。必。闌。入。地。也。耆。儒。逸。民。風。烈。在。人。又。宜。在。次。列。而。本。無。宗。旨。惟。口。誹。謗。時。君。致。事。涉。嫌。疑。而。死。者。（誹。謗。時。君。者。如。查。嗣。廷。陸。成。楠。之。類。事。涉。嫌。疑。者。如。金。人。瑞。王。錫。侯。之。類。）不。必。闌。入。也。倡。義。建。功。肅。清。一。方。者。又。在。次。列。而。素。無。大。志。行。近。寇。盜。者。（如。蔡。牽。朱。潰。王。三。槐。

張落口之類。不必闢入也。依此時代先後分爲三列。比漢室之祀無忌。擬明代之恤滌陽以爲大雅宏達。亦有取乎此也。

計開

(一) 明末遺臣國亡以後百折不回者

李定國 永歷被俘服藥死。

鄭成功 永歷亡後死。

張煌言 魯王亡後被執死。

李夾亨 十三家營寨主。清康熙二年自焚於川東山寨。

(二) 耆儒碩學著書騰說提倡光復者

王夫之 著黃書噩夢爲民族主義之發源。

顧炎武傅山 炎武著有日知錄歷代帝王陵寢考以寓光復之意。傅山有詩

文集。亦與炎武同志。

呂留良。子毅中。弟子嚴鴻逵。齊周華。留良著天蓋樓詩文集及日記。義與王夫之正同。毅中鴻逵周華皆奉其主義被戮。

曾靜。勸岳宗琪反正。其事迹在大義覺迷錄。

戴名世。著南山錄。斥順治不得爲正宗。

(一) 倡義起兵功烈卓著者

朱一貴。明裔。於清康熙末。光復台灣。

林清。林清倡中。央。革。命。與。寇。盜。不。同。其。宗。教。之。妖。妄。可。置。不。論。昔。明。祖。起。兵。亦。奉。香。軍。名。義。法。蘭。西。之。革。命。亦。有。擁。女。優。爲。自。由。神。與。義。和。圍。之。黃。蓮。聖。母。何。異。者。此。種。事。祇。宜。問。其。目。的。不。必。論。其。行。事。也。

洪秀全

楊秀清

韋昌輝

馮雲山

蕭朝貴

石達開

林鳳翔 陳玉成 李秀成 賴文光 容 闕

再前書所列諸死難橫死生存者。尙缺三人。合補錄。

(一) 死難者

楊衢雲 浙江人。與孫文同倡義。爲清吏所自殺。

(二) 橫死者

趙 聲 江蘇人。黃花岡之役。聲爲總司令。事敗。發憤嘔血而死。腸胃皆爛。或疑其自服毒藥也。

(三) 生存者

鄧 實 廣東人。著國粹學報。發揮民族主義甚詳。鼓吹革命。足與民報比肩。以出版上海。故不能明斥清廷。然其流衍於人心者至矣。其同志有黃節。

第一國慶詞

紀元十月十日。爲中華民國第一國慶日。所謂雙十節者是也。墨客騷人。以詩文詞點綴佳節。何至車載斗量。茲得社英女士之手筆。其廻顧前事。描寫現狀。情見乎詞。似含無限感慨。其詞曰。

曉日瞳瞳湧海東。勝遊閭巷萬人空。等閒颯颯西風裏。五色旗翻便不同。黃花崗上塚纍纍。大纛高牙建海畿。一樣大雄新主義。人間天上兩相疑。得果種因都是幻。漢家事業爲誰新。從來人慣言功狗。功狗今能有幾人。剪綵裁縑運妙思。人人計取去年時。拋他幾許頭顱血。贏得今朝紀念詞。

張榕暗殺別記

滿清統領稟告張榕暗殺事件呈云。爲呈報事。竊查奉省自武漢起義以後。謠譏紛傳。九十兩月之間。凡各處土匪地痞及諸無賴不逞之徒。無不假革命爲名。希圖優亂。疊蒙憲台面諭。隨昨防查首匪人等。補拿送案。以遏亂萌等因。連

日密派偵探。嚴加防範。茲查有省城大北關張榕。前經組織急進會。自稱會長。潛結亡命無賴多人。晝夜計議。並有暗殺黨多名。伺職出人。職早有所聞。祇以無據風傳。仍坦懷以待。近據密探報告數日。民軍北犯。已抵烟臺。風聲愈加緊急。連日該犯張榕。糾聚在會多人。大開秘密會議。與該軍機關部。來往通函。約期起事等語。職聞信之下。尙未敢稍涉鹵莽。當派偵探長於文甲。帶同兵弁。跟蹤追緝。本擬將張榕捕獲。然後呈請訊辦。乃行至西關平康里。路遇張榕。上前詰問。該犯竟敢開鎗拒捕。經於文甲還鎗迎擊。卽將該犯當場擊斃。旋赴該犯住屋。搜出民軍告示委任狀多件。又急進會會長木印一顆。小戳一個。及信內有東洋文字者數封。內有大連來信。係近日發自機關部者。並匯有巨款。卽係約期急速起事之函。又內有速將雙木注化一語。雙木蓋暗寓職名也。又有一日文信函。內有速將張某馮某致死。則餘可無慮等語。皆與職偵探相符。卽此

二函。可於謀叛暗殺之鉄證。聞該犯羽黨甚多。以滿洲人寶昆田亞斌爲死友。一切結會通匪。多係寶昆爲主謀。田亞斌輔之。張榕既經被捕。同惡萬難姑容。該探長旋分赴查拿。乃一進寶崐宅內。該犯卽從樓上開槍。傷探兵一名。該兵等奮勇前進。寶崐由樓窗躍下。被探兵立時格斃。搜出快鎗三枝。步二營湯管帶分往查拿。田亞斌方抵其家。田亞斌已持槍衝出。該管帶上前攔擊。亦將田亞斌擊斃。職查張榕圖謀不軌。意欲自舉總統。擾害治安。其蓄謀已非一日。今與民軍機關部匯款訂期。卽擬起事。若非先期探明。下手迅速。則內外勾通。禍變必不可思。至同黨田亞斌。素著凶惡。其密謀暗殺之心亦最烈。惟以無知莠民。無足比數。而寶崐本係旗籍。代受國恩。亦復甘心附逆。私藏軍火。居心尤不可問。今幸立時破獲。該首逆等。同時伏法。地方得免擾亂。無任欣幸。除將告示信件名册。業已面呈暨分報巡防營務處外。理合將張榕及其同黨寶崐田亞

斌等格斃各緣由。及木印小戳。一併具文呈報憲臺。鑒核施行。須至呈者。批據呈已悉。查張榕私結匪黨。圖謀不軌。本大臣久有所聞。今據探報。該犯與革黨機關部訂期起事。起有信件爲憑。且有告示委任狀名件。其於甘心從逆。尤可概見。至寶峴滿洲世僕。輒敢包藏禍心。聯合逆黨。與亞斌一犯。同惡相濟。亦復罪不容誅。該統領不動聲色。連斃二凶。真足以快人心。而彰顯戮。應候出示曉諭。以明與衆共棄之義。至搜獲名冊一本。大半無知被惑。業已當堂焚燬。決不稍事株連。以安反機。此繳。

蒲包中之義子

上海城內也是園後面夏家方場。有同顧留心會者。專以收拾孩屍。檢拾字紙爲事。癸丑陽歷十一月十八日晨。該會幹事郭君。檢尋至小西門外。蘇州會館迤西荒地。見有新掘泥土一堆。外露蒲包角。知爲孩屍。啓視後。係一新產男孩。

用棉絮搥紮其胸際氣息尙存立即攜回出英餅二枚僱一乳傭撫救至晚已能呱呱啼哭一時聞者傳爲奇異謂此孩將來必有大貴當時郭君遂自行留養爲義子云。

黃婉芳

黃孝女婉芳其名冠梅其字虞東之梅里人生而穎悟垂髫時入家塾讀書卽能過目成誦誦父母鍾愛若掌上珠旣長舉止沉靜不苟言笑里人頗器重之前清籌備憲政女學漸興女士乃偕其姑子彭氏妹肄業於吳門振華女學校入校後對於各科學靡不盡心研究夜闌人靜時有吟哦聲出自宿舍者蓋爲女士溫書尙未就寢也每值月季考因之輒得嘉獎校中諸教員莫不嘖嘖褒贊之辛亥春歸省其祖母其祖母云余年近八旬行將就木思得爾以共晨夕樂吾餘生求學一節來日方長姑緩一二學期女士天性摯孝聞祖母命卽

欣。然。應。允。而。學。業。之。成。否。轉。不。暇。矣。祖。母。年。老。善。病。女。士。則。躬。侍。湯。藥。未。嘗。廢。離。時。於。床。第。之。側。爲。講。說。奇。聞。軼。事。以。博。祖。母。歡。祖。母。亦。顧。而。樂。之。若。不。自。知。其。病。之。在。身。也。者。以。視。其。父。之。定。省。體。貼。尤。爲。周。至。辛。亥。之。秋。民。軍。起。義。各。省。響。應。女。士。聞。之。喜。形。於。色。時。語。人。曰。行。見。民。國。成。立。滿。運。告。終。吾。女。界。將。可。放。一。異。樣。光。彩。燦。爛。於。神。州。大。陸。矣。詎。料。當。金。陵。未。下。秩。序。騷。然。盜。賊。遂。乘。間。竊。發。於。十。月。初。二。夜。驟。來。女。士。家。劫。掠。時。女。士。方。在。樓。閣。史。未。眠。聞。祖。母。房。中。有。怪。誕。之。聲。浪。雖。知。其。父。在。側。然。仍。恐。驚。其。祖。母。遂。不。畏。賊。人。之。聲。勢。冒。險。下。樓。甫。至。房。闔。鎗。聲。忽。起。頓。使。孝。女。之。魂。竟。隨。祖。母。與。父。同。歸。閔。苑。年。纔。二。十。三。耳。

一幅流民圖

吾國自迭遭兵燹以來。民生苦窳。不堪設想。去夏因秣陵劫後。江淮一帶之難民。紛紛渡江。以圖一飽。十月間。江甯縣知事左省城警察廳長王會同禁止難

民入城。俾免滋擾等事。據友人云。該項難民。江北海屬來者爲多。當有灾民血淚書一通。叙述流離飢寒之慘狀。天禍人災。滿目淒涼。令人不忍卒讀。其書曰。嗚呼。我海屬數百萬人民。死於匪。死於兵。死於蝗。死於旱。不知凡幾。昊天不仁。慘毒未已。喪亂餘生。猶居沸釜。匪勢日猖。搜刮及於敗絮。生機日蹙。草木盡斷。根皮哀告。我仁人君子。今年今日。尙聞我海屬人民呼籲之聲。正恐明年今日。我海屬人民。早幽沈於閔寂。非敢危言聳聽。用邀我仁人君子之憐也。謹將我海屬人民。萬無一生之慘况。敬爲我仁人君子泣血陳之。今春麥季失收。家無儲蓄。雖大富之家。多不免仰屋之嗟。滿冀秋禾有望。以秋季之贏。補麥季之絀。乃四閱月不雨。徧地秋蝗。已成之顆粒多屬空桴。卽有半漿之禾。變成焦黑。而虫塞其中。秋風初動。四郊颯然。惟聞乾枯之豆葉交戰。作春潮人聲而已。天氣亢旱。土脈枯竭。值此嚴霜寒重。麥隴無青。明年麥季。又絕望矣。年內固苦不盡。

言來春更禍能逆料。海屬農民所恃爲食者。寒菜胡蘿卜山芋苦菜數種。徧地秋蝗。啃嚼淨盡。挑菜之傭。提筐之婦。躑躅田間。徬徨隴畔。忍飢搜掘。含淚而歸。稚子淒涼。合家對泣。此我海屬人民死於蝗。死於旱之慘况也。海屬匪風素熾。自春徂夏。焚搶劫掠。民已不堪其苦。迨至南中變亂。官軍悉注重金陵。而土匪之聲威。竟若燎原之火。每至一莊。則責其供獻。若稍有違言。則全莊被戮。每至一村。則搜刮無餘。稍不遂意。卽火焚其居。甚至一莊一村。而連搶至三四次者。有連搶至七八次者。有連搶至十數次者。千百隻耕牛。盡歸賊窟。傢具什物。一炬成空。尤可慘者。年輕婦女。被擄爲質。說錢取贖。彼被害之家。稍可拆賣稱貸者。莫不傾囊以獻。若毫無所出。其慘毒之况。更有不忍言者也。匪至則廬舍成墟。兵來則難分玉石。（卽清江兵也）吾儕細民。未敢狀兵來之况。緬其內容。概可想見矣。此我海屬人民死於兵。死於匪之慘况也。以上所述。皆身受目見。毫

無耳食之談。卽就身受目見而言。猶覺掛一漏萬也。今秋如是。今冬如是。明春又如是。我海屬數百萬人民。尙有生存之日乎。哀告我仁人君子。聽此哀聲。憫其將死。慎重人道。必有以拯拔之。若夫請緩征。乞剿捕。地方有司之責。非細民所知。待哺之哀鴻。號寒之病雀。端賴我仁人君子之鴻施也。氣竭聲嘶。忍死待命。

關東革命始末記

(聯合急進會長張根仁報告)

東三省革命。輸入濫觴於北洋學界。吳樾首推其波。錢拯助其瀾。商震默張旗。鼓吹中下社會。繼吳樾。同楊篤生。製炸彈於新民。張榕隨之入都。錢拯時利用馮麟閣。胡廣義。兵力不得手。革命生機大挫。越三年。柏文蔚以孫毓筠下江甯。獄避嫌。走關東。會張樹侯。謀皖。失敗。各率同盟會員數十。奔走奉告。以灌輸南洋。潮流風氣。賴之轉紐。又四年。吳祿貞督辦延邊。專事引用。革命鉅子。而熊成

基之從者。高宜權。孫師武。由哈趨吉。暗潮日增。社會習以爲慣。莫成之疑。及至武昌起義。各黨志士陰事。部勒賓客。仁之十年。於政學各界。舊有組合。其勢散漫。多不得力。吳景濂。隱助民軍。召號各屬。議紳意謀。獨立。張榕。負清廷。逸犯。主持激烈。被吳約入諮議局。通其意。成保安會。事類中立。公推趙爾巽爲會長。革黨大譁。潰以不能與清廷斷絕也。九月初。南軍各代表。錢拯等。謀營未熟。來省會。仁組合同盟會支部。當時輿論專注張紹曾。充奉都督。由吳景濂。錢拯。同仁等各致書請李德瑚去約。張以外交爲辭。不果。行而藍天蔚亦負重望。又以事泄出境。各黨兢立機關。多於毛羽。張榕怒焉。憂之。約仁同吳景濂。柳大年。諸人聯合。各黨成一總團。曰急進會。黨與日俄領事磋商。交涉各界代表。爭先入附。是爲本會勢力強大時代。開會五次。議決張榕居省調護。吳景濂代表關東。赴滬。入臨時會議。楊大實至莊河。同顧人宜編成三千勁旅。趙元壽以組分會。

名。義。赴。吉。游。說。他。如。趙。中。鵠。至。海。城。陳。青。州。至。營。及。黑。張。亞。馨。至。長。春。京。津。一。帶。皆。爲。分。會。作。用。其。身。臨。大。敵。敢。行。發。難。如。商。震。祁。星。辰。之。於。遼。陽。鮑。化。南。之。於。鳳。凰。城。劉。藝。舟。何。秀。齋。左。雨。農。之。於。安。東。劉。寶。書。之。於。東。平。均。能。不。顧。生。死。摧。鋒。前。敵。革。命。中。重。要。人。物。也。仁。復。恐。牽。動。交。涉。而。奉。天。輸。運。軍。火。將。作。京。師。後。援。故。率。淮。軍。舊。校。十。數。同。柳。大。年。先。後。會。集。遼。西。軍。事。部。長。辜。天。保。首。先。派。人。炸。斷。京。奉。路。線。奉。直。因。之。阻。隔。及。至。仁。困。當。陽。柳。大。年。率。劉。成。斬。鬪。而。入。救。仁。於。槍。林。彈。雨。中。身。受。數。彈。仆。而。不。中。終。以。衆。寡。不。敵。束。首。就。縛。入。獄。三。月。獨。羈。閤。室。不。知。人。間。有。治。亂。事。幸。而。天。佑。民。國。共。和。早。定。仁。得。孫。袁。黎。黃。暨。各。都。督。諸。先。生。疊。電。挽。救。出。獄。始。知。藍。天。蔚。都。督。關。東。率。師。牽。制。北。軍。而。張。榕。與。諸。烈。士。慘。死。於。國。一。日。太。息。十。二。回。幾。不。知。涕。泗。之。琳。瑯。也。

京津游記

菊綻。三秋。旂揚。五色。民軍起義。又一年矣。慶典聲中。迴憶去秋。京津所見。聞儼然。夢境撮記其略。亦紀念之一也。

余以去秋陰歷九月十三日。乘輪北行。登舟聞上海光復。視同舟。中有現喜色者。有若恐懼者。其狀不一。乘客除商人外。一法部司官。偕二友。似久于幕席者。又王毓江之僕役數人。王毓江在湘帶巡防營。尤復時與黃忠浩同被殺。次晨舟行過茶山。後風平浪靜。一望無際。艙中談國事之聲。大作。余獨坐無侶。遂諦聽其詞。資爲消遣。至紕謬時。輒不禁失笑。王僕爲人述其主被殺事。及自湘至滬。顛頓情形。慨嘆不已。繼忽笑謂。大清必不亡。佛爺死。僅三年。神靈猶在。必能呵護其子孫。與爾何干。吾儕無慮矣。法部司官則與二幕客計議入都後之事。且言冶游之樂。好貨謂須早尋歡。不然兵至城下。將不暇出走。其意除此事外。無可置念者。至商人則言。人人殊。而贊成民軍者爲多。畢竟商人

好。有憂慮者亦恐兵事不戢有妨營業耳。有二商人聚談。甲云推背圖中未見有黎元洪。恐不能成事。乙曰不然。黎元洪者即大元朝朱洪武之後人也。必繼其祖業無疑。一笑。甲笑曰。我們且不管。但預備看新皇帝耳。又一笑。又有數商人於艙外席地坐談。一人問革命黨是否與陸李（指李自成）一樣。一人曰否。陸李是賊。這是爭皇帝。韃子坐了二百多年也。該還我們了。（痛否）又次日風浪大作。船身過小不耐顛簸。多嘔吐者不聞人聲。惟聞濤聲打窗而已。余亦昏臥。終日過烟台後。風始少息。十七日晨起。間有談鄂事者。惟去津近多不敢聲張。可見專制之威甚矣。船小行遲。至津已日暮。旅舍皆患人滿。蓋是時津至滬之船價絕昂。欲南下者皆留滯津門。而京官則惟假津埠爲暫時避禍地。不忍舍差。缺去故來者益多。余奔走數家。僅得一小屋。航行困頓。著枕即熟睡矣。

十八日起賣報者至急購數紙閱之知蘇浙皆已光復余戚自京來接詢都中近况答謂險甚非早謀脫身不可是時旅舍中茶房忽大譟詢之則曰革命黨已到沽巡警已加班防衛詢之居人蓋烟台光復消息初至津也

余見事急乃與戚約速入都取眷屬及至車站適遇一鄂人爲述其家信所云漢口殘破情形並云京中危險日甚吳綬卿已被刺關城門殺漢人之謠日益盛恐將不免當速謀歸計余唯唯繼車站中人益多乃罷談而保定兵變之聲徧布於客室中衆人面上現極可怖之色是時京津人士固無日不在風聲鶴唳中也

三時車至載日兵甚多皆自檢閱來者余登車後一室中僅有四人余與戚外其二人則陸軍部之司官特派在京探詢軍事而入京報命者也車行攀談余虛與委蛇然彼二人對談時亟表贊同民軍之心且狂詈滿政府不已而時側

目四視。所謂偵探之本領如此。

余見彼等作種種醜態不禁匿笑。遂轉向窗外凝望。見村人開行田畝。至有逸趣爲之神往。憑眺間日薄崦時已黃昏矣。

至八時抵京車站。有巡警檢視旅客行李。其聲勢頗洶洶。而箱篋既開之後。惟以一手稍按。卽揮去。與舊日科場中搜檢者無別。所謂首都戒嚴者。不過爾爾。余至車站。出乘驟車。赴余戚家。沿途市肆寥落。路燈慘淡。惟見巡警荷槍三五成羣。巡行而已。童稚舊遊。十年重到。人民城郭。百事都非。遼鶴歸來之感。至淒黯已。

余在京僅住兩日。京人對於鄂事之感想。就余所聞者。約分數類。一曰京官是時。京官逃去已十之五。未去者非窮苦無資不能成行。卽身兼要差爲勢位所累。不能竟去。此二種人。其怨苦殊相懸絕。而感想乃無差。惟求新政府成立後。

得全保祿位而已得意者欲求繼續失意者欲藉此翻身滿清之存亡固無人計及也惟得意者之言如民軍不能成事則望北軍早日奏凱重享太平失意者則否蓋平日嫉視同部閩人方欲得而甘心何能再望安樂重遭白眼故雖與之同盡亦所甘心而不望滿清有重興之日怨毒之念實能促其贊成革命也一曰商人商人對於政局本無觀念惟因日在危疑震撼之中市面日蹙金蝸日滯則起怨望有謂滿政府無能者有謂民軍多事者其間亦有稍明事故者惟懾於專制之威不敢置可否唯諾而已至於下流社會則頑固較南方爲甚蓋滿人盤踞北方已久習俗傳染已忘其爲異族故多鄙謬之言歷代當鼎革之際忠臣節士死亡相繼視國仇如已事者固無待言卽不能以死報國者其忠憤之氣亦時流露於不覺而滿廷之亡所謂士大夫者皆存異志舍冥頑不靈之皂隸僕役輩無與清室表同感者人心所歸亦可見矣是時各學校皆

散學學生皆四散。故純粹爲民軍。表同情之言。不可得聞。

二十日。余復出都。至津。是時。船價益昂。欲歸不得。乃僦屋而居。屋價之昂。較滬尤甚。兩三間。屋有索價數百元者。可見津埠之擁擠矣。

余在津住二旬餘日。惟至閱報社。社中閱報者甚多。某處光復。則歡呼之聲。溢於戶外。與上海望平街無異。蓋在租界。人皆無顧忌矣。一張民立報。有置銀一元者。人心更可知矣。

一日。余至車站。適北京車到。車中填塞。幾滿。旗婦初易漢裝者尤多。其舉動。至可嘆。站外有日人。恃照像鏡攝影觀者。狂呼。又有逃官多人。易其服色。倉皇行走。從者挾囊橐。隨之。路人指點曰。此某某老爺大人。平日最烜赫。今亦如此矣。是日。汪笑儂在津。連日演前代亡國諸劇。如受禪臺。哭廟。桃花扇等。道白切合時事。觀者拍掌不置。余則謂此等戲。沉鬱悲慟。實與時勢不合。蓋不免唐突民

軍之嫌也。至福王亡國，則觀念適成反比例。若於清軍入關之淫暴，加意庶足鼓動人心，然而難矣。

至十月七日，漢陽復陷之消息至，一時人心大震。津埠京官復紛紛入都，衙門與余對屋居者亦一京官。平時縮居不聞聲息，至是亦入都歸，則高談闊論，痛詆民軍不已。

十二日船價稍平，余遂歸滬。十六日抵滬，入口時見鐵血旗而懸於兵輪船中。茶房羣呼曰：「到我們國裏了。」余聞之亦覺有重返古國之樂。（錄某君稿）

革命年表

甲午。孫逸仙倡義於廣州。

乙未。興中會成立。

庚子。鄭弼臣起義於惠州。

勵志會立於東京。

中國日報立於香港。

七月。唐才常起義於漢口。

甲辰正月。洪金福倡義於廣州。

黃興劉揆一倡義於長沙。

乙巳。中國同盟會成立。

丙午。孫紹南張瞿馬福益起義於萍醴。

丁未二月。許雪秋倡義於饒平。

四月。余丑余通起義於黃岡。

四月。陳純林旺起義於惠州七女湖。

五月。徐錫麟反正於安慶。

七月。黃和順起義於欽州防城。

九月。許某倡義於惠州油尾。

十月。孫逸仙黃興等起義於鎮南關。

戊申正月。黃興起義於欽州馬篤山。

三月。王明堂起義於雲南河口。

七月。態承基反正於安慶。

庚戌二月。倪映典反正於廣州。

辛亥三月。黃興起義於廣州。

八月。黎都督在武昌起義大局遂成。

陸鍾琦之溺壺

陸鍾琦爲人卞急其在江蘇藩司任內與人論事意見不合遽起向床下提溺

壺擲來。當時人有畏其勢力不敢與較者。辛亥山西事變之起。恐又以野蠻手段對付。致遭殺害。雖然滿洲忠臣如陸鍾琦輩已如晨星之寥落矣。（鈞影樓叢話）

盛宣懷之腿

辛亥盛杏蓀在津日有人饋以火腿一對。謂是宣威雲腿。而其人誤書爲宣懷雲腿。盛見之大怒。對來使曰。老夫一雙腿尙留以有用不勞汝等饋送也。及盛事敗。卽日倉猝出都。遁至青島。人言此卽宣懷腿之用處。（鈞影樓叢話）

傅女士脫網記

山陰傅文郁女士。於民國二年六月間。在天津因被警察廳長楊以德君。照會法工部局。在大安棧被逮。法巡官以楊君無確實證據。拘留四日。未允交案。旋即釋放。楊以德君復在西報宣布傅文郁種種罪狀。冀再逮捕無效。然京津偵

探。視。爲。奇。貨。四。出。蹤。跡。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女。士。因。斷。髮。恐。爲。偵。探。注。意。出。必。以。白。巾。蒙。首。護。其。假。髮。自。出。法。工。部。局。赴。某。醫。院。養。病。後。又。移。居。一。友。人。家。有。女。偵。探。與。之。對。門。故。行。動。不。能。自。由。外。間。復。有。不。能。生。擒。卽。謀。暗。殺。之。風。說。正。在。危。急。之。際。適。廉。南。湖。君。過。津。聞。知。此。事。卽。電。芝。瑛。女。士。寓。書。京。友。請。命。於。軍。政。執。法。總。長。陸。朗。齋。乞。網。開。一。面。挈。之。南。下。入。校。求。學。陸。諾。之。並。給。發。護。照。以。利。過。行。因。於。六。月。二。十。七。號。搭。景。星。輪。船。遵。海。而。南。法。工。部。局。長。親。送。上。船。勉。以。至。懇。切。之。詞。並。介。紹。使。見。船。主。語。以。種。種。防。護。方。法。以。免。暗。殺。蓋。當。時。各。輪。船。火。車。中。皆。常。駐。有。祕。密。偵。探。也。三。十。號。下。午。後。六。時。景。星。到。埠。廉。君。與。傅。女。士。雇。坐。馬。車。直。達。曹。家。渡。小。萬。柳。堂。不。料。復。有。同。船。而。來。之。偵。探。亦。坐。馬。車。追。蹤。而。至。停。車。曹。渡。向。小。萬。柳。堂。左。右。鄰。居。詳。詢。主。人。姓。名。職。業。而。去。事。爲。芝。瑛。女。士。所。知。當。卽。據。實。報。告。京。畿。軍。政。執。法。總。長。茲。覓。得。吳。女。士。函。稿。兩。通。陸。

總長給發之護照。傅女士書一通。及楊以得君之通告等。彙錄於後。以供衆覽。吳芝瑛與丁暝盒書（請商陸朗齋接傅文郁赴滬事）暝盒先生執事。敬啓者。山陰女子傅文郁。年少氣盛。好於會場。妄論時事。致觸當事之忌。聞有因案被逮之說。芝瑛見報紙所載云云。頗爲痛心。芝瑛與傅文郁素未識面。不審報紙云云。究竟有無其事。然而傅文郁卽一狂妄女子。熱心之過。則有之。而其力足爲亂。不免視女子之能力。太大。誣以與某某通函。同謀暗殺。又不免小題大做。此必有自命福爾摩斯者。以爲奇貨。可居。遂不免借題發揮耳。有此三不免。而傅文郁之生命危矣。芝瑛素持人道主義。將使不平者。盡歸于平。擬派人至京。接傅文郁南來。入校讀書。勿以狂妄取禍。公爲朗齋先生至友。幸代弱女子請命。原其熱心過度。還以自由。俾得遂其嚮學之志。自茲以往。傅文郁倘有擾亂治安之事。芝瑛可以身家性命保之。請以此書爲證可也。肅懇敬候興居。尙希

鑒察。吳芝瑛謹啓。六月十二日。

陸總長給發護照（法字第三十五號）京畿軍政執法總長兼統京衛軍陸爲填給護照事。照得本處。今派廉惠卿帶同女學生傅文郁。赴上海調查事件。合行給發護照。以利進行。爲此照仰該員收執。凡遇關津渡卡。一體驗明放行。毋得留難阻滯。致干查究。該員亦不得藉端多事。以及挾帶私貨。自取罪戾。切切須至護照者。右照給廉惠卿收執。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九日日本執法總長行

吳芝瑛與陸朗齋書（報告傅文郁到滬事）朗齋先生執事。昨外子歸。備述盛意。至可感荷。傅女士來滬。卽下榻曹渡。縱談一夕。芝瑛信其爲光明磊落人也。正在暑假中。暫令與三小女同窗修學。傅君亦怡然不欲預聞塵事矣。知辱垂注。並以附聞。芝瑛病久腕弱。昨支牀強起。勉成小聯。已付裝池。容帶呈。藉留紀

念如何。惟鑒照不備。吳芝瑛謹啓。七月二日。

傳文郁與法工部局長書。貴局長先生大鑒。文郁以言論獲罪。承先生主持人道。還我自由。臨別時。又蒙親見船主。殷勤啓請。示以種種防護方法。文郁感激過分。不知所以爲詞也。一路託庇平安。(局長臨別學華語曰：一路平安)於六月三十號下午六點鐘。景星輪船到滬。在虹口怡和碼頭登岸。卽雇坐馬車。與廉先生同至極司非而路三十六號。小萬柳堂別墅內。吳芝瑛夫人掃榻以待。相見極歡。從此出水火而登衽席。廉吳兩先生。愛護維持。情同手足。文郁在此。魂夢俱適。幾忘惘惘出門之苦。又得與兩先生研究學業。獲益無窮。天氣稍涼。將往貴國巴黎留學。異日能稍有所成就。於吾國社會上有所効力。皆先生之所賜也。專肅鳴謝。敬頌萬福。不盡悽悽。傳文郁謹啓。七月二號。

楊以德之通告。(傳觀鐵血會證據)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君。對於祕密鐵血

會女子傳文郁一案。當時曾函請各機關。各舉代表一人。到廳會議。並將該女子一切證據函件。及同行女子二十人之像片。與衆傳觀。並發出通告。略謂除本廳長遴派偵探。嚴密查拿外。務請諸君凡家有青年子弟者。互相告戒。須知彼等以推倒政府爲宗旨。罪大惡極。法所難宥。萬勿被其聯絡。致遭曠臍之禍云云。

泣羣按傅女士。一妙齡弱女子。嘗登演壇。妄論時政。致遭逮捕。幸遇法工部局長。及廉南湖吳芝瑛兩先生之義俠。主持人道。營救而出。否則恐玉碎香消。不復人世矣。編者記此。不禁爲文郁慶。又不禁代文郁感謝法工部局長及兩孟梁也。

金陵半月記

此記爲甦庵先生之傑作。乃本當時目覩事實之傭婦所傳述者。其血影啼聲。

栩栩然宛在耳目間。以南朝繁華之都會。作野蠻武人。施展淫威之尾闕地。嗚呼。其三百年前之所謂江陰揚州等處之屠戮。竟復見於今日共和時代之金陵。可謂慘甚。先生此記。一若代石頭磯畔之怨魂恨魄。作冤詞狀。以伸其憤鬱不平之氣者。噫嘻。亦有心人哉。

歷史上盛稱形勝地。則戰禍必較酷。爭點所在。不能免也。昔人謂關中經漢唐季世之亂。地氣已盡。遂爾蕭索。其後燕薊北平起而代之。所以然者。寧非爲兵禍劇烈。故歟。東南半壁。則武漢上游。戰爭先著。而金陵龍蟠虎踞。據爲都會者。往往而是。永樂靖難。瓜蔓傳抄。弘光南都。滿兵屠戮。數十年前之太平軍。一旦覆巢破卵。斬伐芟夷。如草木焉。嗟乎。雖有仁人傷心。劫運而已矣。彼其時流離呼搶。淫虜剽掠。直隨慘霧愁雲。殘花敗葉。付之無情風雨。以去。居無幾何。已不能道其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不過因種族感情之惡。留此一斑。實則血幕刑。

場。武。人。已。視。爲。慣。例。豈。獨。建。虜。之。性。使。然。耶。革。命。聲。高。諸。州。響。應。石。頭。城。雖。遭。小。劫。旋。闕。臨。時。政。府。之。新。天。地。亦。云。幸。矣。曾。不。再。稔。變。起。闕。牆。忽。成。滔。天。之。禍。維。時。白。下。居。人。或。狃。於。意。想。之。文。明。法。制。視。置。帥。如。奕。棋。眉。睫。之。間。殺。機。頓。烈。可。憐。一。片。秦。淮。月。照。見。城。頭。烏。夜。啼。於。是。而。永。樂。弘。光。太。平。之。浩。劫。復。見。於。白。門。秋。柳。間。不。才。雖。伏。處。滬。濱。驚。心。擊。鼓。忽。有。備。婦。自。金。陵。來。者。云。奔。命。圍。城。中。十。有。七。日。瀕。死。者。屢。卒。全。無。謂。之。殘。生。而。盛。年。伉。儷。之。主。公。不。免。蟲。沙。與。猿。鶴。語。次。洑。瀾。悲。而。叩。之。婦。媿。媿。道。覺。當。時。慘。酷。情。狀。歷。歷。見。腦。海。瀾。翻。萬。怪。湧。現。異。哉。恤。緯。之。髮。乃。等。道。旁。之。王。孫。載。筆。從。之。不。減。荆。駝。逸。史。也。

備。婦。曰。予。本。蘇。臺。某。鄉。人。受。備。滄。浪。亭。邊。顧。姓。巨。室。也。然。稍。稍。中。落。止。一。孀。主。婦。曙。後。星。孤。獨。鍾。憐。愛。故。名。愛。珠。讀。書。某。女。校。予。蠢。人。不。能。狀。其。秀。慧。但。聞。同。儕。私。贊。曰。一。朶。能。行。白。牡。丹。也。予。備。後。匝。歲。人。云。書。已。讀。畢。有。冰。人。來。議。出。閣。

事予大喜。一則好女。宜早得佳婿。一則主家有事。予獲醉飽。且多得犒賞錢也。荏苒春風。佳期杳近。而婿家在南。京始議送愛珠。往主婦。憐愛珠幼稚。挽冰人商之。婿欲令就婚。如入贅禮。往返再四。婿始允諾。及期。主家陳設之華。瞻及賓客。儀衛之盛。鼓樂之喧。闔服飾之豐美。予生平耳所未聞。目所未睹也。婿貌清秀。年可二十許。記得往歲隨人觀劇。台上小生甚美。婿狀頗似。予私心竊爲小娘。幸是日。予掌收發器具。皿物粟祿。無片刻暇。欲一窺愛珠。作何狀態。不可得也。但聞庭中。兩使者互語云。婿在都督府中。作某官。勢頗顯赫。婿在學堂中。任教習。都督且親過其門。拜謁焉。又云。婿性極和平。初本不酷待下人。及革命後。常言今日共和。民國當一律平等。爾等勿復稱老爺大人。又云。現今官僚尙有倚勢嚇人者。婿輒恨恨曰。吾得志必剷除此輩。其兄或勸之。略存上下階級。輒笑而不應。故此等主人實爲難得。旁一使者忽攙言曰。爾等但言其長。未及

其短。彼雖寬待我輩。然藉之取利。則甚難。一乾沒一閃鑠。彼必斤斤申斥。故校中工資而外。絕無他項。可侵漁。反不及彼兄之僕。弄一手好錢也。正酬答時。忽堂上呼茶聲起。遂各就役。既而事畢。復叙所談。皆外間新聞。或云暗殺。或云黨爭。或云第二次革命。奈何。予不解彼等語意。木立竦聽而已。

婚事後。約旬餘。婿將往南京謀挈愛珠。俱去。主婦亦束裝與偕。予從之乘汽車。甚迅利。僅五六小時。問云。已至下關。主婦及婿等占一馬車。予跌坐其後。城中街衢寬平。絕似閩門。外馳道須臾。抵婿宅。其家女眷殊衆。予從主婦。一一稱謂。幾有應接不暇之勢。居數日。游宴之處甚多。主婦謂予曰。吾將偕汝歸。取家具。此間花園清幽。婿謂我不如久居此。我意亦願於此避暑也。予唯唯從之。返蘇約月餘。復至南京。自此予亦幾爲南京之傭婦矣。一日忽有遠客至。問克民歸乎。克民者婿名也。時予適在庭中澣衣。答以在校中未歸。客因言請見太太。予

知此客必親故急報於堦。母問姓名。客自言秦姓。母驚曰：渠豈從潯陽來者耶？予約略憶問答語。果自九江來者。母曰：然則吾家龍官至矣。請渠入內寢。便須臾。予導秦生入。甫及席。卽縱聲曰：母知贛省大變乎？母錯愕曰：奈何？曰：某日宣告獨立以兵戎相見矣。母曰：城內何如？曰：尙有秩序。第經濟大恐慌。戰事日亟。烽火逼眉睫。一日不可安居。母曰：嫂氏何如？曰：南旋矣。今暫居滬。母曰：盍來此間。秦生愀然曰：母以此邦爲樂土耶？母曰：固無恙也。秦生曰：克民殊憤憤。宗敏固戀一官。渠亦甘殉。臯比耶？奈何？樂此燕幕。母惶恐問：何以知之？秦生附母耳。細語不可聞。旣而母色有異。搖手戒勿語。顧命羅酒食。款待之比。晚堦歸。談宴甚懽。殊不及日間事。予心不能忘。私語主婦。主婦謂堦悉外間事。苟有變。誼無隱祕。理勿喋喋。爲人憎惡也。予服主人有雅量。遂不復言。越三日。秦生去。是晚堦歸。言事起矣。都督樸稜何益。留守虎虎有生氣。獨不能慰瘡痍。輿論不無。

傾側伯兄情急不將爲蟬蛻計恐有後患奈何一家聞之皆歎惋是夕主婦忽有懼色與金謀歸計事且定愛珠泣曰母乃敝屣我乎主婦心動謂之曰盍勸壻俱東愛泣曰婢戀兄公必不肯降心相從也克民固孝無可復言主婦曰然則何如愛珠曰姑守旬日徐謀於壻主婦乃止顧予自此注意探訪維時予聞二人以上偶語必往竊聽意其與戰事有關且何謂獨立言人人殊殆非予輩女傭所得與聞偶出門諏詢所答絕可怪一人云噫叛亂也吾輩不去一日大兵至玉石俱焚矣又一人云革命文明盛事也獨立共和先聲也且人心歸向討乎其所得不討何疑之有予雖不解文語而略悟詞意何反覆矛盾若此小婢語予曰大主公新任軍師披八卦衣搖白羽扇如孔明唱空城計故事好看煞人予錚錚詈小婢饒舌何處得此譎語侮弄主公小婢掀鼻曰媼何知主公昨宵載寶歸燦燦者朱提數百笏謝家姆語我主公新升軍師何謂譎語侮

弄也不日汝家姑爺亦升二軍師矣予力啐之小婢狂笑跳去予偶告主婦愛珠適在座因語母曰夫君固言之兄公意助革軍且某偉人引爲心腹顧其事艱險夫君頗不願相從行將挈我輩東遷矣特以財政權我兄公交涉尙未就緒耳主婦聞言太息而已

無何所謂大主公者忽匿居室中數日凡客來問訊俱答以往吳門予輩竊竊疑議渠作此狡獪殆所謂神出鬼沒耶一日天暑酷烈予方敷簟竹籬下以待主婦乘涼蓋平日主婦浴罷必徙倚此間晚殮後始歸寢是夕待久不至予怪而探之則主婦方與愛珠俱坐垂淚沾臆堦斜倚籐床憂容可掬予心滋駭顧又勿敢問潛步掩入主婦絕不覺也遂悄然立其側睨視壁上有革軍光復南京圖圖中文明裝束之軍士各携槍砲前驅攻奪天保城其後又有一隊垂髻白面之兵則女國民軍也城中多藍衣鑲邊曳辮者奔走道路邈迤不絕殆戰

敗而逃者。兵後一督陣之軍官。不知爲誰。但見纓帽翎頂黃褂皂靴。望而知爲滿清一知兵大員。惜余女流。旣無經驗。又不識字。徒對畫神往而已。予登視良久。主婦忽大聲呼余。余恍如夢覺。急回身就詢。主婦以茶壺付予。曰速淪茗來。予唯唯趨出。方抵鑪畔。忽聞砲聲隆隆。庖人與小厮皆躍起曰。城南兵變矣。余問何謂兵變。庖人與予同鄉。且性敦篤。聞予驚詢。特口講指畫。語予曰。第一次都督遁走。後第二次都督才登位。第三次都督又來爭奪矣。予不解所謂。但聞都督都督不絕。意謂都督必係土匪領袖也。大聲曰。要官兵何用。管不了都督。耶。庖人與小厮皆失笑。余知語有誤。不覺羞甚。庖人笑曰。此等新名詞。毋怪爾鄉人不知也。都督卽南城中最大之官。今城中無主。故屢易其位。因此爭端未已。予曰。今果孰勝孰敗。庖人曰。今兵士索餉互相決鬪。官軍尙未至也。予曰。子不言都督卽爲官軍之元首乎。索餉爭端卽在官軍中。

演出乎。又云。官軍未至。何也。庵人笑曰。子且去。休恐不能一時明白矣。予性固執。必欲一詢其詳。庵人沈吟良久。曰。譬如人家兄弟鬩牆。諸弟爭一玩物。相攻不止。長兄外出。尙未歸也。歸則其鬪不難立解矣。時水已沸。予乃淪茗而行。且行且語。曰。長兄若不早來。此一羣兄弟不知鬧到何時方了。語未畢。槍砲聲高。下。砰。訇。幾無息響。方走入室。聞愛珠作泣聲。詰其夫曰。然則獨立果取消耶。軍士果劫掠耶。兄公尙在幕府中耶。吾輩居此。可保無恙耶。壻顰蹙良久。若不能置答者久之。始微語曰。予心碎矣。

中夜酷熱。不能成寐。而槍聲四起。間以巨砲不絕。如連珠。令人心折骨驚。且時聞某處火起。某家被擊。某中流彈死。主婦及愛珠等皆繞行室中。或偃臥榻上。不復安寢。予揮汗彝走探聽不少暇。及晨聞都督府中大變。有一軍官帶兵直入。欲縛都督而甘心焉。或謂此軍官卽官軍之指使。暗受大總統命令。將來

此軍官即爲都督無疑。此時堦母大驚憂蓋大主公方在都督府中數日未歸。吉凶靡定。若爲軍官指稱亂黨。則生命危矣。堦方出探。未歸一家迷惘。坐聽砲聲。覺自遠而近。咄咄逼人。須臾堦歸矣。愴急而語曰。兄終不能越雷池一步。爲某軍官所軟禁矣。得有報効金五萬可贖之。歸自由避難。他適也。吾意居此圍城中。必無良結果。毋撫膺而起曰。然則速往商會晤秦某。舅可得金如數也。堦果復出。至晚而大主公歸矣。陽陽若無事者。曰。贛皖未甯。滬浙方亟。某軍官豈能動我毫末哉。可惜五萬入貪狼橐。不然吾將以此背城借一語畢。尙有自矜意。予等私贊其胆壯。顧其母語之曰。若此紛爭未已。且遭巨劫。子盍挈弟等避難。滬上庇外人。宇下豈不較勝此危城哉。大主公聞此言。意殊不欲。頰撼其首曰。吾送母及弟至滬。然後更來。此何如。母喟曰。否否。吾何愛於滬。子以爲可留。此則留之矣。克民亦非怯怯者。子勿復爾。大主公遂不語。克民亦勿聲。母送。

巡往佛堂焚香。大主公起去。克民仍與主婦及愛珠商離城策。然終不能決。是時槍砲聲日夜不絕。隣里僕從往來告信者。離奇愴如神龍掉尾。捉摸不定。又如飛天仙。人雖甚美麗。而不可近接。蓋自庖人語予之日起。至此已十日。絕不見所準備。且亦無調停法。但見時有獨立告示。飛揚於秦淮河釣魚巷間。又時有取銷新聞。騰播於識字先生之口。而已。此時有一至怪極奇之現象。發現則大主公絕迹不復歸。而其妻大奶奶與兒女等一夕不知去向也。先是一老僕從大主公者。自外歸。家人爭詢戰事。彼大言曰。是何妨。北軍不敢渡江。所齎集於紫金山一帶者。皆土匪乞丐耳。不出三日。事必平爾等。可勿慮。言已入見大奶奶。既而大奶奶欣然深信其言。遂徧告同儕。俱額手稱慶。因壻家第宅宏敞。與隣里隔絕。故不能常聞外語。言今得聞某僕帶之言。以爲千金可享矣。然此夕竟失大奶奶。壻母大痛。欲自出尋覓。壻大驚。亟承命前往。至暮未

歸砲聲如驚雷。抽筈急鼓。催花耳膜。震悚無已。約更餘。堦始歸。踉蹌垂翅。面色灰土。謂其母及主婦曰。事急矣。外城已合圍。可速往某教堂。女教士處避鋒火。革軍失餉。欲走擬括上中人家產。以充川資。城南秩序已亂。不可久留也。母急問宗敏。安在。宗敏者大主公也。克民攢眉以不知對。

既而一老人于于來。衣冠雖破爛而多。絲織物燿然有光。銜烟管。呼吸不已。鼻架墨晶巨鏡。夷然曰。倉皇何事。克民告之。故老人曰。子兄無足惜。彼爲革黨所要挾。恐不免罹禍也。子謹厚者。奈何亦復憧擾。今官軍撻伐上將。已臨轉瞬。整旅入城。秋毫無犯。吾昨親見諭帖。揭櫫殆徧。藹然仁人之言。爾等少安。毋躁以待。官軍之撫循可耳。克民唯唯。蓋老人者。克民之叔父也。自是堦母深信。叔父言不宜妄動。延頸企踵。以盼官軍。不敢復言他計矣。主婦頗思家。欲一探近耗。而蘇甯問電信郵筒俱絕。無可置喙。愛珠日夜憂泣。主婦固不忍離。卽欲離亦

因城闈戒嚴無可往處乃與克民困守此間是夕槍砲聲益烈破爛之叔父復來言臨時都督已不知所往官軍方入太平門大隊踵至戰事從此可息家人等皆色然喜翻咎播遷者之多事是爲民國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卽舊曆七月三十日也予與少婢等仍焚香插地上主婦坐視之泫然曰祝地藏佛普佑明日勿聞砲聲也予亦從之誦佛號惟愛珠躑躅園中與克民論時事不屑作此迷信事耳

旭日如火秋暑未退此九月一日之晨卽予腦中所印之八月一日所謂官軍克復南京之第一紀念日也予以市小食出門斜見東門角有紅旗招颭市人遙指相謂曰此官軍入城也蓋婿家在城中央石壩街之後入城之兵已至中央則爲時必有頃矣正歧望時忽砰訇一聲道旁售油爍餅者大呼仆地血湧如泉衆皆披靡相謂曰速避流彈速避流彈予聞之胆幾裂舍命狂奔至家喘

息僅屬。正欲語。主婦以狀。忽庖人踉蹌來曰。吾方入市。市蔬肉。豈知市門皆虛。掩藍衣。曳辮之兵。叫囂。突有如狂醉衆。驚匿鼠竄。則兵皆擎槍而舞。持槌以逐。所携衣具錢物。輒宛轉棄地。兵拾之不盡。笑語譁然。不棄者爲所擊。或擒而摔之。訊所有不答。亦被擊。纍纍就死。吾知爲兵所見。必無幸。乃棄筐於地。急抄市後小徑。走過一家門。不閉。藍衣者方挾一婦人。褫其衣。婦人哀號不聽。褫衣服。頰麗然鬢鬢已蓬鬆矣。吾欲保全生命。不敢一視。雖至家。心猶搏躍也。愛珠聞庖人語。急走出問曰。子所云殆已至三山街乎。曰。然。曰。嘻。禍及矣。顧謂主婦曰。夫君赴校視察。未返事已火急。吾輩不自謀。坐待魚肉耶。乃急走告壻母。語未已而壻歸。

此時。余心雖惶急。乃注意。覩察壻之狀態。顏赤目瞪。額角汗津津。如中狂熱。手一巾頻拭其面。且循其髮。目四顧。不知所矚。若有審量然者。衣羽織西服。斑斑。

染塵垢。肩背及兩股尤多。望而可知。曾經傾跌。且不僅一次。髮際亦沾蓬梗。殆已失其草帽。入室時。唇輔翕張。如有急語。忽睹其妻與母絮語。憬然變色。急斂其皇遽之狀。強笑問母曰。曾朝殮乎。母聞其子聲。不暇致答。但急問曰。官軍劫市信然耶。抑革命軍敗退而然耶。婿乃歛容對曰。確係官軍。但此時寇已急無由詳告。街東有教堂。官軍允爲中立地。不入搜查。婦女避匿尤相宜。兒與主教頗稔。速往速往。得庇宇下。或免侮辱也。母曰。固然。但家無守者。器物不盡供抄掠。耶。婿曰。擇其輕便者提携之。他亦不暇顧矣。愛珠聞語。卽捷步入房中。略拊攜要物。主婦呼余入。助力移篋。數事啓以鑰。取其中黃白釵鈿及銀餅紙幣。貯一小皮靴中。又取新嫁衣之綺麗者。分貯兩藤篋。此藤篋乃一月前婿從上海携歸。予曾迎之門。而爲其提挾者也。私念物有定主。設婿不携歸者。一時安得此輕便具耶。

事已。婿命先送母。及主婦愛珠出門。灑行時。議守內室者。時婿家有傭婦二婢。一婢年及笄。少不更事。無任留守理。一傭婦張姓。常州人。年三十餘。尙恐少艾。害事。其一已老。雖能經營。爨下而重聽。龍鍾無應變才。於是衆乃公舉。及予。予甚驚駭。深願從。主婦以去。主婦亦遲回不忍舍。婿與愛珠同聲曰。必以家務累潘媽。獨爾老成練達。最可信任。他人皆不及也。潘媽幸勿辭。事後必有以報。決不食言。婿母頻言潘媽甚佳。主婦目視余。不復作斷語。若待予自決者。予志。再四欲不遽允。而婿及愛珠挾懇摯之詞。哀戚之色。可憐達於極點。迫人至無可奈何之境。予思孑然一身。幸無子女。夫婦累主婦。遇我厚愛珠。尤予所憐。犧牲此身。何足惜。乃慨然曰。予願効忠主人。無所不可。但借大第宅付托一婦人。可乎。婿曰。否。潘媽爾第守其內外。則有楊升王福二人。予日間常來往於此。夜則宿焉。當不令爾孤寂也。予遂允諾。須臾。盡室入教堂。視爲樂土矣。

予。一。身。躑。躅。收。拾。雜。器。置。於。櫝。柙。又。閉。各。室。門。下。鍵。焉。覓。欄。楯。衝。要。處。移。坐。以。俟。變。因。思。今。日。岑。寂。悽。慘。之。境。爲。生。平。第。一。次。自。夏。初。再。來。此。間。未。嘗。片。刻。與。主。婦。及。愛。珠。相。離。婿。亦。待。予。至。優。未。嘗。以。勞。力。事。相。責。常。謂。予。守。孀。有。節。忠。實。不。欺。人。品。爲。傭。婦。中。所。難。得。者。予。雖。不。敢。當。其。言。然。自。問。不。可。謂。非。一。知。己。曾。幾。何。時。忽。遭。禍。變。主。人。等。之。吉。凶。未。卜。予。亦。獨。守。此。危。險。之。地。設。驕。兵。悍。卒。橫。來。肆。擾。豈。得。苟。全。生。命。予。一。時。感。激。知。己。之。恩。貿。然。擔。任。此。事。不。啻。甘。投。羅。網。其。何。可。言。思。之。不。覺。深。悔。孟。浪。一。諾。且。卽。使。無。害。而。此。間。屋。宇。深。邃。悄。然。一。身。抑。鬱。誰。語。得。無。鬼。魅。逼。人。之。懼。彼。樓。下。甬。道。間。常。聞。有。鬼。怪。影。響。平。日。暮。夜。不。敢。獨。行。今。若。需。往。爨。室。取。食。物。必。經。此。道。奈。何。思。之。又。不。覺。毛。戴。神。悚。旣。而。又。轉。念。婿。曾。言。不。時。來。探。望。且。夜。宿。愛。珠。房。中。則。當。不。患。胆。怯。久。之。日。垂。垂。暮。斜。陽。映。簷。角。與。夾。竹。桃。之。顏。色。相。鬥。小。蝶。栩栩。其。旁。若。不。知。人。世。事。之。悲。恐。者。

嗟乎。此時非愛珠。及主婦浴罷。閒坐時。耶有時。婿亦袒胸揮扇。自適其適。談書中故事。以爲笑樂。今日倉皇走入教堂。聞避難者擁塞不堪。庭院幾無隙地。安得享居家之樂。然則人事靡常。禍福倏變。天苟佑我。自當出險。何必深悲。顧見一藤榻清潔。體倦欲臥。因自語曰。今日忝爲留守。主人偃臥之福。儘予飽享矣。頽然自適。不覺朦朧。

忽足音。蹙然予以爲主人至。亟起迎之。及諦視。乃楊升也。升本婿家僕人。子故從婿家。姓曾。隨婿兄周歷宦場。年二十餘。稱狡黠。王福則宗敏官山東時。所錄之健僕。蠢蠢無所能。然性頗忠直。此次宗敏遠去。王福獨留。殆非所眷耳。時楊升問潘媽有食物乎。予忽爲其一語喚醒。蓋予自晨至暮。未果腹。因思潮起。落若已忘飢。至此忽覺枵然。頓憶主婦囑余往爨室左隅。任意取食。謂廚中藏麩包。筐中有熱飯。儘穀三日糧也。蓋庖人已不知所之。而主婦等罔未持糧以往。

楊升且歸取食物將齎以餉教堂中人故走予乃告以留物處且偕往取焉升噉然曰子不畏鬼耶予雖股栗然念升乘人之危情已可惡若露畏色必爲所輕視因正色曰此非戲語之時事勢危急若此主人蒙難吾等生死未卜何暇喋喋爲楊升默然而止予知其或銜恨然不能顧也既取食物與升予亦略取熟飯沸水淪之以予蘇人不慣食麩包耳食竟復出則婿已歸余迎慰之曰女主俱無恙耶曰幸無恙然堂中無坐處亦憊甚矣願不敢越雷池一步因門外恆見有婦女被辱也此間有僑兵入探乎予曰無之婿頗以爲奇若出意外者予詢今日罕聞槍砲聲何也婿曰軍已入城無與敵者何槍砲爲其有時聞槍聲者則劫掠之爲也此間尙非彼所注意故爾寂寂然某某數家已經嘗試矣。

予爲吐舌因問早間姑爺墜車耶婿曰奚翅墜車予昨宿校中與校長謀保全

校事。豈知破曉。卽有兵持令箭來。拘校長去。予正遣人探問。吉凶忽兵一隊。擁入。欲據校場爲休息地。驅校中人出。略與辨。輒喏曰。我等平亂有大功。不應讓此區區。耶。予出與理論。爲所推仆者。至再。每仆則譁然笑。予憤甚。然知不可爭。乃出校。雇車將往覓校長。甫出門。途人紛紛呼詢。略一詢。皆言被劫。無所歸。予知官軍必沿舊例。縱掠三日。封刀安民之說。決計歸視。母妻安頓後。再往。因囑車夫。改向甫過。夫子廟有兵紛紛爭車。余車方過。一兵叱予下。予略詰問。兵肆然。摔予衣仆道旁。自躍上車。鞭車夫東去。予遂狼狽抵家。午後。予私往校窺之。僥兵守門。不容人入。矣。予遂巡由小徑返。時聞槍聲如爆竹。不知何處巷戰。抑係槍掠。忽遇一友人互相問訊。渠固設肆於市者。言一切貨物俱入亂兵之手。來時驅人外出。不許携寸縑尺楮。肆中幸無婦女。否則不堪設想矣。

比隣有夫妻店（俗以夫婦同理店事者爲夫妻店）勤儉敦篤。伉儷未嘗失和。

頗善居積。知者無不欽慕。今午爲丘八公（俗隱兵字）闌入。驅其夫出。夫不肯縛而擲之道旁。一兵擁其婦登樓。夫譁泣不已。兵怒發彈洞其胸。婦之究竟不知也。吾亦將歸視眷屬。覓一善地避兇鋒。最可恨者城門守兵許入不許出。而滬甯火車早停駛。吾輩生路已絕。有送死此雞籠（俗以喻城垣）中耳。今又有警信設統軍上將行修憾於南京人。非洗城不可果爾。則吾輩血肉不久必供刀俎。奔避亦何益。不如及早自裁也。語訖甚悲。予急與之作別。將返教堂中視母。妻途中思友言亦未必可信。官軍何至於此。且此時代人道主義已發達。洗城何事尙敢輕於嘗試。顧又思淫掠已若此。亦復何事不可爲。則陳見殊未足恃。輾轉私念。胸如轆轤。既至教堂。則門前階下皆婦女擁立。殆徧予既排闥欲入門者。亟止之曰。男子自重。幸勿鹵莽。予告以欲見母。妻彼謂母妻在此者。儘多若人人入探。萬不能容。予又告以與主教某相稔。彼謂主教再四囑勿納男。

子。生。張。熟。魏。所。勿。辨。也。語。時。羣。婦。又。簇。擁。而。前。門。前。幾。無。插。足。地。門。者。揮。手。令。讓。予。不。得。已。怏。怏。而。歸。第。不。知。予。母。等。無。恙。否。也。又。予。一。日。未。食。母。等。雖。藏。餅。餌。不。知。能。充。飢。否。言。畢。噓。喘。短。促。流。淚。不。已。

予（此傭婦自稱）劇憐主人以文秀之少年遭此慘禍但不知擇一何辭以相慰藉相對移時予頓憶婿尙未食欲趨爨室治膳亟問婿曰麪乎飯乎婿顰蹙曰予殊未能下咽任汝爲之可也予知婿平日喜麪包乃往厨下爇火取麪包略烘又沸水溫雞蛋數枚持盤以進婿始飽飧未幾張嫗歸言楊升取食物不能入故予自歸取之婿言如此隔絕亦非計不如仍囑母等暫歸張嫗搖首曰否否主教言出必懼禍彼驕兵正肆無禮也婿長嘆不言是夜予倦極然時聞噪聲終不敢酣睡約雞鳴時王福入白婿囑囑片晌不知作何語蓋婿不呼予不便突入臥室也有頃聞銀餅有聲意囑其購物亦不之疑及曉忽譁聲直入

內室雜以王福慰勞聲。予辨其人皆北音。知不佳。急拉婿匿甬道後。積薪中。聞翻檢箱篋。逾時語聲寂然。始出覘之。則室中箱篋器皿已減損什之四五。而未盡去也。王福言兵入者有二人。同鄉。力爲主人緩頰。始稍留餘地。語訖揚揚。有得色。婿好語謝之。余甚怪。王福爲人平時頗忠。懇胡一日驕。秦也。須臾楊升入。私語主人。王福實私通外兵。朋比分肥。不絕之。恐引狼入室。壻患二人傾軋。乃兩釋之。囑升力勸王福互相保。全勿攻訐。升雖唯唯。予察其貌。殊含羞憤。蓋陰險之徒。深懲其說之不行也。詎知日方亭午。予所料卽不幸而中耶。

先是十鐘時。張媽尙不歸。取食婿情急。遣予往探之。甫出門。游兵三五。予而來。予胆怯。急避入隣家。意伺其過。而後行也。不謂此三五惡魔。正覲定東隣之處。子轉瞬之頃。狂躍而入。誤以予爲屋主人。逼予獻金帛及姑娘。予對以偶因畏日光庇此簷下。絕非此中人也。一兵大聲曰。然則爾不許遽去。若不得姑娘。

有爾亦慰情聊勝無也予遂爲所禁於院中花壇下旋圍室中果有婦女啼哭聲哀求聲慘徹心肺憶予在鄉間聞人講目蓮僧遊地獄故事其苦趣惡態殆不過如此又念人同此心當與禽獸有別奈何男子之兇惡一至於此且男子中溫文爾雅如楊媚甯非同是一人乃至彼兵士卽殘酷無人道若此天胡爲必生此等惡人以禍我輩良善婦女殆果所謂劫數難逃耶予時正跌坐石上作種種幻想忽一兵携皮夾出一手持女履一且嗅且語曰得此亦復足樂予視之怖甚蓋其醜惡絕類野獸汗珠浸淫髮辮搖曳雖予常見之餅師賣菜傭斷無如此穢劣也予嘗往劇園觀演張飛周倉以及醜鬼楊凡鐵公雞海蘭察等其貌亦甚可怖然知其喬扮則心中轉視爲好弄不謂今日乃真見之可憐隣女娟好雛年其母亦僅徐娘將何以堪此蹂躪思之骨寒齒戰正欲設法一覘乃紛紛者各挾箱篋走出予僞扶創作呻吟聲不敢仰視一兵指予喑曰老

貨不需汝矣。其語絕穢。予羞不欲聞。俟其去。遠入室一窺。噫嘻。予爲好事。幾能入而不能出。蓋腦暈目眩。足軟且仆。此身如已不在人間。世矣。悲夫。室中何所見。血泊中一妙齡女子。瑩肌裸然。腥紅狼籍。與之相映。雖至殘酷之惡魔。必掩目不忍諦視。而彼徐娘者。一帛懸梁。裂自吐舌。其旁猶襦衣未蔽體也。

予本欲狂奔而去。乃覺足絆於千鈞之鐵。寸步不可移。嗚呼。予事後言之。終不禁驚悸。淚下也。斯時予無奈。何爲之虛掩外戶。而出蹣跚。至教堂門左。果見婦女成羣。或坐或立。彼十惡之游兵。遙望而不敢入。予嘆隣女咫尺。胡不來是而在家。待死。又念外人勢力。若此誠不如早奉大英大法。大德國之皇帝爲愈矣。何爲光復。何爲中華民國。何爲共和。彼等爭權奪利。所苦者我輩婦女耳。且吾聞外國最重婦女。儻立外國君主。則婦女之名節可保。此等惡魔。必不敢若是。橫行此時。予不覺忿火中燒。念慮橫決。不知中國爲何物。想見予面者。必能辨。

予面之頓赤也。無何由門入院，不見媼。主婦等且入，頭攢簇，末由別認。久之，忽睹小婢及張媽往來。人叢中，予遂大聲疾呼。張媽乃拉予過一小院，則媼等列坐一長椅，不似庭中婦女之露立。此室中，婦女約百人，想皆係貴家受特別優待者。予乃以食物進，主婦見予，往甚歡，俱起立問室中現狀。予一一告之。愛珠且握予手，若禮上賓者。予驟當此寵遇，不覺顏汗，豈患難中遂不拘主僕名分耶？然愛姑娘本一最婉篤之女子，待人無發疾厲色。予深感之。特今日尤謙恭耳。媼亦命予暫坐，予雖不敢坐，亦不欲拂其意，斜倚椅作半坐狀。與彼等論室中事及媼所口述，彼等且啖，且聽，殊有滋味。久之始辭歸。主婦謂有媼在室，予何爲急急待晚時始歸可耳。噫，豈知斯亦鑄錯之一端乎？須臾聞他婦女言，今日下午游兵已略有約束，蓋某上將前隊已下令箭飛騎入城傳告，不許淫掠也。

但聞城南騷擾如故。吾輩此時尙不宜出。婿母等聞之。遂命予以此轉告婿。倘明日確有禁掠舉速運來迎吾等歸也。予領命而出。捷步至家。幸未遇一兵。私喜他婦女之言果驗。及門不覺大驚。乃王福與楊升爭嚷。洵欲揮拳。余急詢何事。王福正期期難說。而楊升謂彼引同鄉兵來。又掠物去矣。語未畢。王福攘臂爭辯。顧彼操山左音。予本不能解。且詞意愈急。則愈難清。朗狀又猛惡。萬不及楊升之圓熟。便佞。予遂舍王福而聽楊升。楊升乃歷述兵來肆虐。主人忿忿。往愬兵官。事予問現主人歸未。答以未歸。王福則大言已歸。楊升又憤與爭。予聞二人語。絕不相符。駭甚。勸王福勿躁。怒慎守門戶。乃喚楊升入內室。是時予幾欲以主婦資格代訊。鞠訴訟之權。然諸君試設身處地。思之終不免有此一舉也。楊升隨予入內。頗露愧色。惜予方挾偏見。未能察及。升媿媿與予言。福如何復引兵入室。如昨日事。主人如何不允。憤而外出。將訴諸長官。兵士如何追。

擊王福。又如何捨步與兵耳。語兵士如何復入。鹵掠一空。福與偕去。移時始歸。而主人久不返。予乃（楊升語氣）覓一友在長官署充役者。探消息。則主人絕未詣長官署。至今未卜蹤跡。予聞升語大驚。呼曰：主人殆矣。疾趨出問王福曰：子言主人已歸。今果安在。福口講指畫。言主人將肇楊升訴之官。既而有友人來。緩頰始復歸。猶呼楊升入內。詰責忽有兵士數人來。絕非予（王福自稱）所識者。予正欲隨入窺覘。一兵士出手搶擬予。少却廳事後。槍聲頓起。凡數響。又久之。兵士始去。楊升忽云：主人無蹤。且私語我云：少頃潘媽來。子但云主人未歸。吾自當以酒食酬恩也。

予雅不願聞此等語。故致爭執。予聞王福言與楊升絕異。且似楊升於此案大有疑竇。不覺木立移時。既而思事情重大。非稟主人不能決。乃囑楊升。令王福遁。自往教堂。訴媵母主婦等。愛珠聞之大駭。心急欲歸。主教或阻以暫緩。不

聽。婿。母。等。令。予。翼。愛。珠。幸。未。逢。游。兵。抵。家。則。楊。升。迎。謂。曰。王。福。已。遁。矣。主。婦。愀。然。曰。情。虛。畏。罪。若。然。則。婿。爲。王。福。所。害。無。疑。顧。婿。終。無。蹤。影。於。是。令。楊。升。四。出。覓。之。是。晚。楊。升。王。福。俱。不。歸。游。兵。一。夕。數。驚。幸。未。逼。入。內。室。然。主。婦。愛。珠。等。憂。慮。悲。感。心。胆。碎。矣。竟。夕。無。人。能。熟。睡。者。及。晨。小。婢。啓。後。戶。掃。除。陡。作。驚。呼。而。入。云。見。一。屍。橫。臥。草。間。流。血。縱。橫。可。怖。予。聞。聲。亟。先。往。不。覺。號。啕。曰。果。吾。姑。爺。也。乃。在。此。婿。母。主。婦。愛。珠。等。俱。大。慟。愛。珠。尤。哀。動。行。路。忽。一。游。兵。繞。道。來。視。蓋。後。戶。外。一。荒。原。向。無。行。人。游。兵。聞。哭。聲。覓。得。也。突。插。語。曰。人。已。死。矣。哭。之。何。益。不。如。從。吾。行。樂。去。予。大。驚。幾。仆。獨。愛。珠。仍。掩。面。痛。哭。若。罔。聞。知。兵。見。荏。弱。可。欺。舉。手。將。用。武。愛。珠。陡。拾。地。上。石。擲。其。面。傷。眼。鼻。血。出。痛。極。據。地。而。伏。手。槍。落。足。旁。愛。珠。鶻。起。奪。之。力。撥。其。機。砰。然。有。聲。兵。斃。矣。

楊。升。于。于。自。外。來。鼓。掌。呼。曰。主。婦。能。殺。賊。大。佳。予。覺。其。神。色。頓。異。婿。母。因。問。昨。

宵子何往升昂然曰大主公召予往都督府耳上將來當暫居此間蔣氏第予從大主公先爲掃除忙碌無片刻閒語未畢婿母亟問曰大主公安在升曰昨方至城中本擬卽歸奉上將命不得間先遣予一探耳不意二主公若此予當速往報或卽來料理也婿母急曰王福安往升曰亦在彼且語且去主婦聞之謂婿母曰大主公來必能爲弟伸雪不難一究罪人也婿母唯唯愛珠仍哭不已頃之宗敏果至婿母急慰問欲得不告而去及眷屬安往之實情宗敏搖手曰此非其地盍卽返密室婿母遂入予牽主婦衣願往探聽主婦頷之予遂悄然入聞宗敏傲然語母曰始吾從革軍都督以爲其不日成事致富貴也不意事事掣肘且兵單餉絀敗象已見吾知不足恃然稍露底蘊必遭波累故不敢告人又恐官軍旣來指名搜索則禍且夷族計不如先自輸誠必得上賞然自賊中往官軍將不遽信故私挈妻子去以爲之質吾計果行上將頗信任行

且以某官昇我倉卒不敢歸母當諒我不日報養奉甘旨爲壽母增光也。

母有喜色若忘次子之慘死者瑣瑣良久始曰然則克民冤當雪否宗敏掉首作冷峭之笑聲夷然語曰死於兵亂何冤之云且官軍有功小小取物亦循例事值得爾許張皇吾方受恩於上將而訟其麾下殺人淫擄甯非自絕其吭吾弟昧昧不思安分輒與亂黨通聲氣死不足惜速令掩埋母令上將偵悉致累家族且妨吾前程也母似首肯予聞之身如墮冰雪中覺一縷寒氣自踵達頂血輪皆凝凍脈之搏躍幾絕亟返身視主婦則仆屏後矣強扶之起時宗敏已入室愛珠突入踉蹌舉兄公間而哀之曰夫死不明兄公來母蹤奸人得志宗敏僞作悲泣狀而答曰弟死誠慘然死於亂兵將安所訴而理之愛珠曰不然楊升及王福與知之但翰二人寃自可雪也宗敏曰彼等方在都督府給役有間當徐問之設有弊自不使漏網可耳愛珠大哭曰兄公語緩若此吾復何望

語已頓首。再四求必縛。二人送執法處。宗敏曰：若是迫我就死地耳。二人不足惜。吾將何以對官軍？愛珠知宗敏官迷不可理喻，奮然起曰：然則官者自官死，者自死耳。復何說？宗敏怫然，甫旋踵，碎聲起於腦後。愛珠舉手槍自擊死矣。衆爭前奪之不及。予此時極欲勸愛珠勿爾，不知足何故不能移口。又何故不能啓也。生平所見之慘劇，此實爲最。雖昨日覩隣女橫陳，尙無此傷心怵目哀哉。主婦躍起，亦欲以頭搶壁。予乃與壻母及張媽用力抱持之，得不致變。予因取椅令主婦坐，急命小婢呼庖人，至令與健男子負壻屍入室。與愛珠並陳，主婦仍哭搶不已。予私謂之曰：主婦奈何無計不稍忍，冤誰雪乎？主婦聞此語，似以爲然。乃從容與壻母、商市、櫟、雙尸、草草含襪，計婿結襪，至此適半年而已。是日已爲官軍入城後之第七日。主婦謂予曰：倘欲雪冤，計將安出？予曰：此時上將入居行轅，劫掠已止，聞有檄文告諭，凡兵騷擾者，苟發覺，殺無赦。是秩序。

已復法律已伸也。彼宗敏官迷天良已滅。故坐視骨肉之死而不一呼籲。知己之富貴而已。他何所問。今愛珠被逼而死。仇隙已成。萬無倚彼雪冤理無已。吾儕試爲之乎。主婦首肯。越日不辭壻母而出。緣途問訊得蔣氏第。果見兵衛森嚴。都督之行轅在焉。

予教之曰。吾輩來仗一腔義憤。幸勿逡巡也。主婦膽果壯。氣益勇。直踵轅下。呼冤衛兵環詢何事。告以故。乃引入旁室。令少待。須臾一官仍戴翎頂長袍短褂。腰間懸刀。從者四五人簇擁坐一小廳。事中央呼主婦及予入詢姓名。訖又覲縷詢顛末。語至宗敏官如有所驚。若曰。此楊參謀也。奈何不安頓訖。事令婦女奔走。旋婉諭曰。爾主僕姑退。吾當請楊參謀來一詢之。予乃與主婦出不願返。楊室躑躅行轅附近。顧兵卒雜沓譁笑無常。主婦年雖逾四旬而風貌猶存不堪侮辱。幸導予等出之。兵士尙誠懇。謂爾等在此不方便。不如暫歸。予乃告以

不歸之故。兵曰：若然，則亦可覓一棲身處，勿暴露也。予乃引主婦，覓鄰右一室，僞爲避難。將歸，吳下者始知甯滬火車尙未開駛，須遲三五日。主婦謂予曰：此時無火車，亦佳。正可探聽行轅消息也。

逆旅主人亦一老嫗，子外出未歸，婦遁鄉間。母家僅小僮，應門外有店夥而已。予每晨，殮竟則往行轅探詢，迄無確耗，勢成爛案矣。至第五日，見前導引之兵士候於門，招手曰：爾二婦速入官，長有以諭爾。予喜甚，急返告主婦，投袂赴之。拽辮垂刀之官，又出如前日狀，拈髭半晌，作北語對予曰：此事已隔多日，勢難確查。楊參謀言兩侍者已擗去，不知所之一時末由緝獲。俟軍事稍定，必當爲骨肉伸雪也。據此，則爾等婦女無煩跋涉，如不願復居楊氏，可儘自由返蘇。本官因楊參謀盛意，格外體恤，贈爾等三十金。幸卽日離此，勿再曉瀆。主婦聞言，勃然色變，大有辭驢之意。予乃從容進曰：敝主婦傷婿痛女，故不憚奔走力求。

伸冤。今楊參謀既能關懷。若此他日。自當水落石出。敢不遵斷。官視予而笑曰。子一傭婦。乃無異女蘇秦。好好回鄉。慎勿唆訟。予聞此。不覺羞慙。蓋生平未嘗見官長。此行實爲慘狀。所激而成。聞唆訟二字。一似予身。頓爲刁悍潑辣之婦。女子素以謹慎老成自命。且一嫠婦。何堪此惡名詞也。

然實無可置辨。遂代主婦受金。唯唯而退。予意蓋謂主婦行李盡失。又不願再返。楊氏則返。蘇有備。略置行裝。得此亦不無小補也。嗟乎。豈知匹婦懷金。頓成禍水。耶。予之領取三十金出轅也。有兵士目之。予不之覺。正貪與主婦辨論。未嘗一顧。不知兵士乃尾行及門矣。主婦又命予購物。數事。明晨卽出城。予忽厭倦。且時已傍晚。恐彷徨間。昏暮前途。大有可慮。城中電燈俱損。壞未修。行者往往遭人襲擊。主婦亦以夜出不宜。議遂中止。晚飡甫罷。主婦憶女感痛。咽泣。移時。余竭力勸慰。將就寢矣。忽聞叩門聲甚厲。居停媪隔板壁而嘻曰。今殆矣。何

酷似前夜之聲耶。此必僥兵也。主婦驚顛謂予曰：十四日流離辛苦終不免於一死乎？予搖手曰：勿聲。看渠作何狀。須臾聲益急。貧家屋不堅牢。白板支撐。有何抵抗。力况又曾經擊破而修葺者。兵士見無人應門。怒舉械一擊如摧枯拉朽。排闥入矣。

聲言予奉命查緝汝家。容留外客。得毋女叛黨時。予榻前燈已吹滅。兵士持照夜燈毀門入。呼予起。厲聲詰問姓名。里居。訖。又指主婦問予。瑟縮代答。兵言予奉命搜查爾等。勿懼。語已傾筐倒篋。翻被挈衣。竟發見三十金之紙裹。卽納懷中。予跪懇賜還其半。藉得還鄉。兵提予起。語曰：汝尙不甚老。能伴予眠。可與一金。予怒叱曰：爾官兵出此無禮之言耶。時同來兵正欲犯主婦。主婦大呼峻拒。曰：吾二十年寡婦。容汝犬彘侵犯哉。兵出語穢肆。主婦舉榻前矮几投之。兵力猛奮。前樓按主婦。忽出剪傷其頰。血涔涔。予往助之。予遂乘間拉兵。足躓。

於地兵忿甚手槍數發主婦斃矣傷哉予此時不復知命在何所直前持兵絕裾遁出予狂呼救命四鄰俱起則兵已不知所之予卽欲往行轅呼籲居停媪逡巡起曰無益也予疑居停媪知情不之顧經叩督轅而呼守夜兵訊明立派四人至驗狀訖面囑予少安毋躁必有辦法予慟哭終夜次晨復有兵官至殊露悽慘之色謂予曰游兵已遁苦無查法今與爾五十金速市棺斂汝主婦尸餘可扶柩返蘇矣予苦乞伸冤兵官許之然窺其意不過敷衍耳予不得已歛訖又畀居停媪五金止餘五金耳因思扶柩返里必不敷不如歸告小主人必有計議乃哭拜主婦柩前惘惘出門自思主僕俱出隻影而返五中迸裂無淚可揮不知天地東西人間何世也邈迤出儀鳳門兵士略訊予安往卽放出遂乘人力車至火車場購票登車遠見下關一帶荒涼焦土其頽垣破壁之僅存者正似予之屢經喪亂猶苟延此殘喘也旣抵蘇匍匐往滄浪亭

畔。覓。小。主。人。小。主。人。者。主。婦。之。族。姪。爲。後。者。也。衛。主。婦。之。以。資。畀。愛。女。常。快。快。至。是。聞。慘。斃。殊。兼。冷。靜。態。度。略。訊。柩。所。曰。俟。事。定。當。往。也。又。曰。予。此。間。無。所。用。汝。汝。且。歸。鄉。予。飲。泣。諾。之。遂。返。田。間。旬。月。予。姪。亦。不。孝。無。何。仍。來。滬。覓。食。予。九。死。一。生。萬。事。覲。破。尙。復。何。言。所。期。此。後。太。平。不。復。遭。予。主。婦。等。之。所。遭。也。予。苟。積。有。餘。資。尙。當。一。往。金。陵。哭。祭。予。舊。主。婦。及。愛。珠。以。盡。區。區。之。心。言。已。淚。垂。盈。臆。旣。而。曰。吾。從。鄉。間。出。時。至。蘇。過。小。主。人。聞。小。僕。言。曰。主。人。後。往。南。京。與。婿。兄。投。機。今。已。得。官。某。縣。大。令。云。

甦。庵。曰。傭。婦。有。心。人。也。一。幅。亂。離。圖。現。身。設。法。曲。曲。繪。出。其。針。對。薄。俗。處。非。率。眞。人。不。能。道。家。庭。慘。劇。尤。慨。乎。言。之。竊。謂。較。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僅。寫。虐。殺。之。慘。狀。者。更。爲。悽。戾。動。人。也。



日本大橋又太郎原著
中華繆真如翻譯

家庭祕術五百種

洋裝精本一大冊
定價銀六角

本書出版僅兩載現已三版發行所載各
祕術莫不神驗如仙早為閱者交口稱賞
無待贅述洵為家庭之寶典講求家政及
衛生學者不可不手一編焉

經售處

上海棋盤街
全上
全上
全上
全上
上海四馬路
本外埠

科學書局
中華圖書館
廣益書局
掃葉山房
鴻文書局
國華書局
各大書莊



發

行

上海六馬路 東方書局 所

上海
馬路
新盛
松

東方
印刷
所
廣
告

今方世界有一種極新奇之利器出現此種利器可以為混世之

魔王亦可以為平和之天使利器維何空中飛行船車是也歐

美各國自二十世紀以來即研究飛行事業其進步之迅速

幾有一日千里之勢已用為交通機關及軍用戰具東隣

日本亦接踵效之熱心焦慮思與歐美諸國相競爭蓋

爾後之敵兵當來自天上戰爭之場所不在陸上海

上而在空中也即如我國政府近雇俄人康斯丹

丁用飛機攻白狼一事亦可知其梗概矣鄙人

等素研究飛行事業曾發行軍界名著空中

經營小說破天荒飛行船車圖說三書冀

以啓發我國人之智識將來得與列強

角逐空中用特將書贈送凡購空中

經營一部者贈小說破天荒及飛

行船車圖說各一部愛國同胞

當不吝值一圓之代價而失

空前絕後之三大奇書也



朝野新譚

(一名民國野史)

鄧水 姜泣羣編輯

丁 編

名士遭劫記

辛亥九月十四日。清江兵變。警信傳到淮城。淮地無兵。可恃。本郡紳士有深藏密室者。有到團練局而束手無策者。適某某兩君創議。募集學生隊。附設團練局內。專司巡邏。城守之責。公舉周君實（字實丹。名桂生。淮城名士。兩江師範學校優級畢業生。淮南社發起人）阮君式（字翰軒。號夢桃。克復學報記者。各大報義務通信員。山陽縣高等小學校教師。淮南社編輯員）爲隊長。嗣改名巡邏部。仍舉二君爲部長。二君辦事認真。嫉惡如仇。污吏劣紳皆當面呵斥。

不稍瞻徇。二十四日，淮城宣布獨立會場秩序，謹肅不嘩，皆巡邏部維持之力。於是都人士皆交口稱二君辦事妥善。先是清江甫亂，本郡學界議圖光復公舉二君任軍政分府事。其時清江都督尙未成立也。二君力辭不獲，迨二十二日，清江宣布獨立公舉蔣鴈行爲都督，電知淮城淮公舉代表數人赴清接洽。周君實其一也。二君見清江既有都督，卽欲取銷軍政分府衆議，又爲淮郡府治宜設分府未允。二君辭職之請，陳石逸（清甯省諮議局議員名官彥）團練局長也，並囑二君無恐，謂如官府有加害於二君者，我力擔其責。云云。二君於是仍盡其職務。二十四日，淮城始宣布獨立。阮君演說獨立之理由，聲情激烈，大觸疑忌。（此時已伏禍機）山陽縣民賊姚榮澤意存觀望，竟不到會。二君疑之。次日，姚到團練局，二君遂持鎗向姚賊質問姚面色，俱改。二君並先曾拒衆紳留姚之請。姚於是殺機動矣。乃與平日最契紳董某某密議，制二君死命，造作

蜚言煽惑商民。飭其瓜牙楊建廷（回教徒管帶團練）周嗣昌（漢軍人詭云浙籍山陽典史）於念七下午密帶馬快班差役逮捕二君。擁至府學內不問一詞。不接一語。不詢地方人士之意見。竟槍斃周君。并處阮君以剖心剝腹之極刑。殘殺手段。暗無天日。嗚呼。竟於光復時尙演此慘劇也。

嗣並爲斬草除根之計。密捕周君之父。與叔羈押外。監勒令具伏罪。甘結。阮君昆仲潛逃得免。然猶遺其心腹誘阮氏具免稟（阮氏未具）。姚又以二君未經正式公判。既無供詞。卽不能不得此以爲之據也。二十八日。鎮軍到淮軍中。同志驟聞此慘。卽向之質問。姚卽對人詭云。奉蔣都督令。鎮軍人聲言將向都督質問。姚大恐慌。卽與走狗紳董密議對付方法。電話請都督承認。又由陳石逸赴浦。運動蔣都督。稟補批姚之忍。陳之無恥。皆不足責。獨當時身負民望。躬任大局之蔣都督。竟亦不窮其究竟。而遽受其運動。此則編者所不解也。

茲將當時姚告示及解釋照錄如後。山陽縣正堂姚爲出示曉諭事。照得警信頻傳。土匪滋擾。居民甚形惶恐。昨聞（清江於二十二日宣布獨立并電知淮城。准於翌日即派代表周實等赴清江接洽。何得謂之傳聞）江北都督宣布獨立文武局所照常辦事。商舖循舊開張。地方甚爲平靜。（巡邏部日則整隊梭巡。夜則露立守城。始獲旬日之安。爾民賊竟據爲己功）忽有城內周桂生。（此告示中用周桂生名者。避周君赴清江接洽代表周實之名也）阮式等。既非地方公舉。（巡邏部係學生隊。學生非地方人士乎。學生公舉。非地方公舉乎）又無都憲札諭。竟敢自稱軍政分府。（淮城本府治。又係江北中樞。軍政分府之設立。有必要之理由。若謂無都提札諭。不得稱軍政分府。是無都督之地方。皆不能乘時光復矣）屢下照會檄文。并條示團練局。前竟任黜陟之責。（周阮操黜陟。不便爾等行私。是以必除以之自便）又於二十七日。會同青

年黨類（國民軍耶土匪耶）圖吃齊心酒（欲興莫須有之獄竟忍心以此等齷齪名詞加之可欽可敬之學生隊吾爲之一哭）藉圖起事益謀抄燬衙署局所謀殺練董搶劫商民（看他一派誣讟之語毫無實據却祇用圖字謀字等虛話字以坐二人之罪可謂欺盡天下幸經團練預期覺察激成公憤報告各局戒嚴（吾敢信必無其事亦必無此等報告）適奉都憲派鄭管帶來准訪聞（既係風聞自未屬實爾民賊殺人則竟殺矣何必嫁禍於鄭君哉）會同團練楊管帶暨本縣勇丁密拿嚴懲（卽如爾言周阮妄自尊大何以未經正式審判未曾公布罪狀竟加阮以剖心之刑制周以槍斃之罪草菅人命無論矣殘害志士無論矣試問剖心剝腹卽專制時代亦有此刑否况在已經光復之後哉）所有隨從人等均有身家聞係脅類逼迫（志願投入學生隊者得謂之逼迫否）一律免予株連（謝謝）云云

周烈士實丹傳

周烈士實字實丹。號無盡。別號和勁。原名桂生。字劍靈。淮南山陽人也。生而有
大志。負儁才。尤耽文史。能詩善飲。故又自號山陽酒徒。云性不諧俗。時爲鄉里
小兒所擲。揄旣來。江南肄業。兩江師範學校。遂移家青溪桃葉間。遭時喪亂。感
慨淋漓。一發之於詩。所詣益進。歲己酉冬十月朔。余與同邑陳去病。金山高旭
創南社於吳中。四方賢傑聞聲相思。烈士偕女弟蘭。客邑人周偉。夏煥。雲亦惠
然肯來。稱社中眉目。復倡淮南社爲桴鼓之應焉。明年秋。同社高燮。高旭。何昭
姚光。蔡有守。結伴遊金陵。烈士傾蓋歡然。登臨憑弔。唱和盈帙。酒痕墨瀋。狼籍
旅邸。則有白門悲秋集之刊。烈士自叙所謂淒馨哀艷之詞。足以上繼宋玉。九
辨者也。又明年八月。我師起武昌。朔響應。獨金陵猶爲虜守。烈士不欲居危
邦。全家歸淮。上而身自迂道。過余於中浦一宿。卽別去。已而蘇常揚鎮相繼反。

正。烈。士。聲。大。義。於。故。鄉。被。舉。爲。巡。邏。部。長。登。壇。誓。衆。辭。氣。凜。然。虜。山。陽。令。姚。榮。澤。者。陰。賊。持。兩。端。不。利。烈。士。所。爲。私。率。役。掩。捕。之。被。執。不。屈。遇。害。時。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秋。九。月。二。十。八。日。春。秋。二。十。有。七。夫。人。王。氏。女。一。五。齡。子。一。生。未。及。期。流。離。奔。竄。慘。酷。靡。狀。老。父。軒。先。生。七。十。老。公。橫。遭。桎。梏。虜。令。謀。錮。之。十。年。俾。杜。後。患。會。邑。人。有。責。言。者。虜。令。懼。逸。去。始。得。出。家。本。耕。讀。迨。遭。蹂。躪。無。以。爲。生。嗚。呼。慘。矣。同。殉。者。邑。人。阮。式。字。夢。桃。亦。淮。南。社。中。人。剖。腹。而。死。厥。暴。尤。烈。云。

柳棄疾曰。聞烈士家淮上。時與同邑棠隱女士相友善也。棠隱懷才抱奇。而所適非偶。復中道夭折。遂發憤嘔血而死。烈士爲立傳表彰。復繪秋棠圖以見意。徵寰中作者題詠。殆遍。自撰秋海棠絕句前後無慮數十疊。余觀烈士生平。蓋纏綿悱惻多情人也。一朝見危授命。慷慨慕義。奮爲鬼雄。賢者不可測。亦足爲我。

南社光矣。方武昌建義而烈士友菽卿女士居夏口。烈士心危之賦詩示余。有男兒已分沙場死。莫遣蛾眉繫我思。句其冬夜感懷詩。又云傷心亂世頭顱賤。黃祖能梟獍。正平嗚呼此殆所謂詩讖者。非耶。白龍魚服。黃犢平陵。磨盾雄才。遽弱一個他日。道便當以一杯酒招烈士之魂而奠之。

阮烈士夢桃傳

阮烈士式。字夢桃。號翰軒。別號漢宣。原名書麒。周烈士實丹鄉人也。生而穎悟。長負魁奇磊落之才。不屑以雕蟲小技自鳴。然下筆千言。縱橫辟易。論者輒推爲文壇健將。云肆業江北高等學校。繼游金陵。入甯屬師範學校。文譽益著。過江名士周阮齊稱白門儕輩中无其匹也。先後主皖南宣城模範小學。淮南敬恭學校。山陽高等小學。講席任上海香港。鳩茲宛平。諸報社通信員。時南社社友咸甯李瑞椿創克復學報於海上。慕烈士名。亦時以文字相誣諉焉。烈士生

平持民族主義甚堅。讀思痛錄。諸書輒唏噓。太息。廣州義師既敗。聞耗扼腕痛不欲生。每潺援流涕。曰。我漢族其遂長此終古乎。及聞武昌樹幟。薄海景從。則浮白擊節。作石勒語。曰。賴有此耳。素與周君交莫逆。淮南社之創共執牛耳。淮上知名之士奉爲依歸。而虜廷僞吏與強宗豪族則疾之若仇。蓋兩君賦性剛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尤喜面折人過。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氣。故忌之者尤烈。云。值袁浦兵潰。鎮揚反正。周君棄學返淮。與烈士共謀保障鄉里。恢復南都。遂有巡邏部之創舉。周君爲長。烈士副之。內靖羣盜。外禦潰兵。時清江鼎沸。而淮上晏然。則烈士與周君功也。然忌者已瞋目視攘臂起矣。九月廿四日。以淮城宣布光復。萬衆臚歡。獨虜令姚榮澤避匿。不至。烈士知其反側。以大義責之。虜令陽唯諾。謝過而密謀。所以報烈士者。二十七。日。誘執烈士與周君於淮城。府學魁星樓下。殺之。屠腸決腹。比於徐東浦之殉。皖難嗚呼。慘矣。春秋二十有

四遺著。曠紅慘綠。庵雜識。及翰軒叢話。幸未散佚。藏庋待梓云。

柳棄疾曰。聞烈士就逮時。捕者并及其弟錦麒。賴仲兄玉麒力持得脫。厥後虜令欲盡捕周阮父兄爲一網打盡之計。於是烈士兄保麒玉麒輩先後避地潤州。犇竄流離。稍稽復仇之舉。虜令遂嚮壁虛造誣烈士之死。玉麒實與聞告密。其陰險如此。嗣鎮軍支隊駐淮。有問烈士與周君死狀者。虜令震駭失措。遽私遁南通焉。會周君父叔軒先生出獄來海上。南社同人始悉殉義顛末。思昭雪其冤。茗溪陳其美者。革命黨人也。發難攻江南製造局。傳檄定江左。遂建牙滬上。同人告以虜令无狀。一日殺二烈士不撲殺此獠。无以謝天下。其美以爲然。遂行文南通。大索虜令。既就獄矣。而南通豪紳夙與虜令有聯。且利其贓私。匿不檻申。虜令復四出奔走。至上書大總統孫文。文令下迄。不得要領。其美憤激。馳電力爭。意謂吾輩革命本旨。實因亡清政治之不平。今顧瞻民國。猶吾大夫。

深。負。初。衷。今。日。之。事。若。不。得。當。義。旂。還。指。當。在。南。通。粉。身。碎。骨。所。不。敢。辭。釁。非。我。開。敢。告。天。下。云。云。文。意。始。悟。覆。如。其。美。旨。海。濱。慷。慨。之。士。讀。其。美。文。至。有。感。激。泣。下。者。或。謂。胡。虜。未。平。非。吾。內。訖。之。秋。不。知。舊。邦。新。建。首。重。刑。賞。刑。賞。不。明。本。實。先。撥。縱。中。原。廓。清。而。厲。階。終。梗。不。及。十。年。國。其。爲。沼。乎。故。今。日。之。爭。實。關。民。國。之。榮。枯。又。豈。僅。僅。爲。一。人。恩。怨。地。哉。皖。人。夫。已。氏。者。嘗。賣。文。于。克。復。學。報。社。復。主。謀。報。事。亦。與。虜。令。有。聯。烈。士。死。夫。已。死。袒。虜。令。以。與。清。議。抗。嗚。呼。人。心。死。公。理。絕。矣。同。人。念。大。仇。未。復。虜。令。稽。誅。无。足。稍。慰。烈。士。與。周。君。在。天。之。靈。者。爰。以。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一。日。開。會。追。悼。玉。麒。持。烈。士。狀。乞。余。一。言。義。不。獲。辭。遂。排。比。其。事。而。繫。以。議。論。俾。後。之。撰。民。國。國。史。者。有。所。取。裁。焉。

尹銳志女士小傳

尹女士號銳志紹興人其妹維俊俱受學於秋瑾女士其時銳志年方及笄妹

年十五已具革命思想。秋瑾女士深器之。卽引爲同志。迨安慶事發。秋女士被害。二尹偕逃香港。其後奔走四方。江浙湖廣之志士莫不爲其聯絡苦心。孤詣數載。如一日。廣州事敗。二女士爲同黨所推。遂來滬上。組織機關部於法租界內。凡同志之經滬者必以是處爲會集點。民黨之聲氣得以呼通。聯絡不蹈前數次阻隔之弊者賴二女士之力也。二女士在滬上非僅組織機關爲己事。又往來江浙間。竭試其運動手段。無論男女各校海陸軍人莫不受影響。海上精武體操二校學生早聆二女士之名。與之聯絡籌謀已非一日。二女士以三寸不爛舌向富者勸捐鉅款。智有力者引爲死黨。滬杭蘇之恢復皆其同黨所爲。二女士於恢復杭州時尤爲出力。毀撫署時人不敢前。二女士身先士卒。騎馬而進。手持炸彈第一擲入者卽銳志女士之妹維俊女士也。杭城恢復後。銳志女士留滬籌劃北伐。不幸于法界寓內以炸彈暴發傷及後腦。不省人事者數

日。後。幸。漸。愈。女。士。軀。體。矮。小。然。胆。量。之。大。雖。七。尺。鬚。眉。不。能。過。焉。女。士。又。長。于。文。民。黨。往。來。公。文。電。報。悉。自。裁。之。

尹維俊女士

維俊女士。卽銳志女士之妹也。一對姊妹花。同具其光復漢族。滅除滿虜之胸懷。推翻黑闇專制之階級。建設光明共和之政府。爲目的。滬杭賴兩女士輔助之力。先後光復。擬卽赴鎮江。破金陵。殺張勳。以平定南省之大局。再率領女子軍。由津浦鐵道。北伐燕京。掃蕩虜窟。銳志女子。旣因後腦受炸彈之傷。在滬就醫不果。維俊女士遂統敢死隊前往。破壘。衝賊鋒。身先士卒。勇進不却。滬濱人士。聞南京光復之捷音。紛至迭來。皆嘆女士爲秦良玉再世。瑪利儂第二。偉哉女士。實爲吾中國女同胞。特放光輝。一洗從前柔弱委靡之恥。

陳楊兩志士投海史

陳天華楊篤生兩先生。皆於滿清專制時代。以文字鼓吹革命之先覺。檢閱兩君之歷史。其才識志行境遇。無不相同。亦可謂革命悲慘史上之奇譚也。嗚呼。天既前後而生奇才於湘地。卒竟使其前後而從屈大夫游。何其忍哉。憑弔之餘。特爲採錄。以作紀念。陳天華字新臺。新化人。生丁多難。父母早世。亦無兄弟。子然一身。備極艱苦。稍長。肄業於縣之實學堂。從鄒代鈞治地理學。甚精。後就學長沙。求實書院。從袁緒欽。問學緒欽。嘗語余。吾院有一生。曰陳天華者。真人傑也。吾聞而心識之。其後游日本。值日俄事急。爲義勇隊。事奔走。甚力。或間刺血書。寄歸長沙學堂。諸生皆大感動。爭用兵法教練。備國緩急。天華居東京。又時時著書。作報。以告國人。如世所傳警世鐘及其他文字。甚衆。或單身返國。上書巡撫。請獨立。趙爾巽時慰遣之。數窮困衣服。飲食人所不堪。處之泰然。獨念及國事。痛人心之懷恨。已無氣力。以自振拔。則嘗誓死以激衆。嘗會鄉人演說。

時事座中多感激泣下者會取締規則事起留學生相率罷學歸國日人肆口罵詈謂爲放縱卑劣天華發憤傷心遂投大森海死年二十有幾時在清光緒三十一年也後歸葬於嶽麓山

新史氏曰華體弱又口吃不能雄辨其爲文章直抒胸臆不事雕飾獨委其身以憂國事悲歡善戚一以寄之而無絲毫爲身計其至誠惻惻天下所僅見也徒黨角立意見歧分至言及天華則無不歛容歎敬者其吉田松陰之流亞歟楊守仁號篤生原名毓麟長沙人少爲辭章典制之學讀書盡萬卷爲文章下筆立成宏深疏達一時名士無與爲比江標提學湖南頗以新學倡導後進創設湘學新報守仁所著文獨多庚子以後始游日本編輯雜誌曰遊學譯編爲滿洲問題事著論數十萬言又爲新湖南一書累數萬言於滿清政府之絕望革命之不可已反復推衍其詞甚峻一時湖南新學少年游日本者翕然稱之

守仁性沉鬱爲義軍隊事獨回南京運動迄無成功則嘗抑抑不自得或時作狂語誚其坐人嘗至北京充譯學館教授又偕載澤赴日本考察所謂憲政者意有不樂又棄而之上海主神州日報未幾蒯光典充歐州留學生監督繫守仁任書記始從之倫敦光典罷歸守仁乃始留學攻習英吉利語文用力甚苦會載洵使英賀加冕位列埃及土耳其次而黃興攻廣東又失利守仁太息發憤投利物浦海死之時年三十有九

新史氏曰痛哉守仁之死也悲夫可爲流涕者矣使守仁稍緩須臾不死獲觀今日革新之盛固當有以大快其意而守仁當時則憂愁悲苦卒投身七萬里之外一瞑而萬世不顧豈其中不自克者耶抑守仁深慨我國人心之腐敗希望斷絕遂乃憤不欲生耶讀其投海前一日與馬君武書重哀其志世豈復有斯人乎悲夫

楊篤生之卓識

余識楊篤生於乙巳冬間。時篤生隨李盛鐸來。日本學界以取締規則事相爭頗烈。同盟會分隸二派。一主以歸國雪恥。一主忍恥求學。以爲將來國事計。以是意見微不協。篤生來力任調解。且爲本部籌畫進行者甚。至篤生將歸。慨然以東南事自任。余丙午冬至滬。爲言本部籌畫事。篤生慨然以江浙事自任。丁未余自蜀再至滬時。甯皖浙鄂事均敗。篤生默然告余曰。事難爲矣。尤痛心於浙事。以爲浙事籌畫者甚備。未發而終。殆天意也。由是有去志。余將東渡。篤生告余曰。吾黨人多破壞才。吾知中國革命事不難成也。特革命後將奈何。東國不少沈靜深思之士。宜預爲擇別。以爲將來地也。嗚呼。今日革命事成矣。然國事無尺寸之進步者。得非如篤生所慮者耶。念我先哲得無惘然（錄某君稿）。

謝奉琦之慘死

謝奉琦。蜀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深沈有智略。不知者對之訥如也。孫少侯攝同盟會總理時。議推廣調查科職務。多設調查員。以招納豪傑。余於同盟會中。始識奉琦。及組織調查科時。黃復生爲予紹介。以奉琦爲調查科書記。議事時。奉琦語必中肯綮。適四川哥老會首領余蓋巨來日本。奉琦慨然曰。此其時矣。乃告予謂。必與余歸去。遂行。後三日。余亦與復生還蜀。聞奉琦在宜賓富順間。未幾而人紛傳。王棧獲。革命黨急偵之。則奉琦也。奉琦被獲於友人某家時。正讀書未寢。數十人破門入。以刀斷其臂。流血幾暈絕。乃係之行。至富順。索書報老母。謂安居無他事。復遍函親友。謂勿以被拘嚇老母。覩其狀者皆流涕。王棧卒以獲盜聞。臨刑時。怡然曰。早知今日無足悲也。奉琦旣死。復生黃漱芳等。皆幾不免。余蟄居成都。亦爲蜚言所中。錫清弼時爲川督。輒舉余名。以詢賴人力。白得無他。烏乎。奉琦死矣。余碌碌儉生。愧無以對死者。彼利其死者。以致富。

貴之流又當何如（錄某君稿）

瀏陽唐佛塵傳譯日本人田野橋次原稿

第一 唐才常之人物

嗚呼世界各國文明之發達夫孰非義烈之士流鐵血碎俠腸拚頭顱以購得之者哉若美若德若法若日本今日皆雄峙于東西馳騁於歐亞其民智其國強非鼎鼎然所謂世界文明之國耶然其始國勢屈辱干戈擾攘類皆二三豪傑之士出萬死一生之路攘臂奮呼碎身倡義張已弛之民氣伸垂斃之國權以造今日之幸福者也當其殄僂夷詆爲逆賊可謂極人生之至慘而後世卒受二三英傑之賜者比比皆是如唐烈士才常之仗義救國卒遭凶暴從容就義其亦同此類乎事雖不成吾知踵其後者正未有艾也嗚呼吾爲烈士哀吾轉爲中國賀

唐君才常字儁塵。湖南瀏陽人也。少好讀書。不爲章句之學。當是時中國文士。類多溺于詞章八股。以取科名。而君獨究心實學。尤嫻於中西史。乘年弱冠。舉茂才。歲乙未。中國當敗衄之後。天子憂勞於上。賢臣志士奮勵於下。前京卿元和江公標。督學湘中。猶以新學提倡。士類冀得明體達用之材。以備國家緩急之用。遂以君拔置異等。貢入成均。復集高材生若干人於長沙。創設湘學報館。而君撰述爲多。卽所稱泚澣子者是也。爾時義甯陳公寶箴。開府湘中。君以拔貢生執弟子禮。謁陳公於節署。陳公曰。今日之師生循故事也。若以學問經濟論。吾當北面事君。其見重如此。故陳公在湘興時務學堂。設保衛局。開南學會。靡不資君參議。論者多陳公之虛己下人。而實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

唐才常之性格與相貌。絕類于予所夢想之洪秀全。其體格肥胖。同身長幾及六尺。同眼爲斜視。人見之不能判明其視線之向爲右左。惟其如此。人所以惹

起。尊。敬。之。心。而。崇。拜。其。膽。豪。而。不。拘。小。節。也。

彼具寬裕之風。以吾輩急激者觀之。實有不能忍其柔緩者。嘗草一尺牘。費時及一日。然此可窺其注意於言行之一斑也。

唐才常究爲革命黨中之何派。頗難論定。然由其與康有爲友善。或有以爲康黨者。又以其嘗爲湖南哥老會員。則又似爲哥老會黨者。然彼與興中國會。絕無干涉。則可以斷言也。

今請就予與唐才常之交誼。聊記述之。

第二 唐才常將舉事時之日本人

一 同志六人向湖南

倚劍登高望。八荒無邊秋色正。茫茫天刑剛。猛固常在。知有精魂返。帝鄉嗚呼。日月如梭。條經四載。回憶當年同志諸公。就戮之慘。不禁噓欲絕也。夫予向

者。不啻偕青年五人。持一目的。以向湖南進發者耶。

湖南以長沙爲首府。握湘江之委流。帆樯殷闐。百貨充斥。固支那革命之一大市場也。爰擬於此設哥老會之中央本部。以爲革命之運動。惟哥老會名目。不可公然發表。而爲滿清官吏之所側目。故使予開學校。并設新聞社。暗中盛爲運動。此則每年之目的也。

予與同志林唐述偕發于神戶。尙有四人。十日前已先發。越日本海於一睡之中。到埠時。唐君與張通典相俟已久。由是始得識唐君。

當是時也。唐君之胸中。不日將起革命而光鑑。自不可掩。故其名顯于四方。海內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續而來。而革命之光線。遂充滿於寓居暗澹之中矣。雖然。唐君固非輕卒舉事之人。常取沈重之態度。決不至爲衆人所煽動也。

予留唐君寓一週。卽與同志沈君林君偕。向漢口進發。因欲往湖南。必於漢口

轉船且欲創立學校及新聞之事業。不能不知會于張之洞。以利用之也。惜哉。當時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也。竟向予等之計畫。直開反對之運動。以阻撓之不使行。

日本人所以不得成大事業於海外者。蓋以同國人而互相罵詈。以竊之於外人。因以自誇也。倘當時微此三人。安知不能奏効。惟由此名譽之奴隸。遂敗乃公事。噫。參之肉其足食耶。

二 楊子江畔之豪飲

時則寒。光耀。天靜影。沈碧。(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下旬。即光緒己亥之十一月)漁歌唱晚。此樂何極。爰相與登于楊子江干之第一酒樓。漢口之佳勝處也。此同酌者何人耶。即哥老會員辜某。張某等。及其同志二十六人。過半是會中之頭目也。噫。飲醅澆悶。擁妓消愁。此英雄末路。不得志者之所爲。何爲吾輩。

而亦若此哉。蓋今夕之宴，彼此歡迎，互相慰勞者也。彼等一見予顏，卽奮呼曰：日本豪傑來，乃各舉玻璃盃，連呼曰：乾盃，乾盃。予亦舉盃立飲，數十舉，以支那濃醪多飲至此，不堪痛苦，然以此非支那之素俗，頗不有勝奇異者。乃問張君曰：真國人而舉此大盃，予今始見之，抑如斯飲法，惟哥老會員之特色乎？張大笑曰：否否，此是香港流行之飲酒法也。吾嘗在香港，與日本豪傑宮崎滔天會飲，卽是滔天之傳授也。乃相與拍掌大笑。

宴酣時，平素猛勵之哥老會員，裂眦大罵，放歌高談，頗有無賴漢之狀。惟張君震聲高吟亡國之詩云：神州若大夢，醉眼爲誰開。湖海詩千首，英雄酒一杯。歌聲悲壯，淒涼聽者皆痛快。

酒闌燈燧，時夜已三更，予泥醉不能動，由該會員二人携予以歸。

三 林唐述之旅人宿

旅館之設。所以便往來而易于投宿也。故謀革命運動者。實不可少焉。湖南之行。既不果。少年林君留漢口。謀爲哥老會之所寄宿者。開一旅館。平時以爲生業。而陰以使其黨徒。實以爲會合商議之聚點。蓋哥老會員。常集于此。以計東西之聯絡也。

林君以深處之一室。爲自己之居房。宮房之正面。懸鐘士頓之世界地圖。書櫥裝置廬騷之民約論。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彌勒之自由之理。斯賓塞之社會平權論等書。有同志來訪。則相與縱談自由平等共和之說。悲滿清之暴政。說革命之急潮。其意氣甚激昂也。常以如花小年。皆裂聲震顏。變灰色。其狀淒然。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林君年方十九。容貌如花。彼大慨湖南旅行之不成。殆斷寢食。深恨在上海之日本三愚物。從中播弄。凡事不能如意也。蓋此事之關鍵。因不能籠絡張之洞。

倘往湖南。則予輩之生命。恰如風前之燈。其危險不可言喻。雖謀革命者。不惜犧牲其身。而一事未成。徒然送死。甚不值也。倘彼愚物。而爲德法人。則必贈以決鬪書。而先流其血。以浣恨矣。

四 正氣會者何也

予於湖南計畫之運動。既爲三愚物所破壞。其反動之勢力。遂轉而成兩方面。一曰漢口之旅館。二曰上海之正氣會。是也。

正氣會之宗旨。以糾合愛國正氣之仁人君子爲主。此雖爲空空漠漠之主意。然欲集結全國之同胞。運動革新之大業。不得不寬其區域。廣其界限。以期合羣。于時天下英雄之來集者。甚衆。其由哥老會來者。卽張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由革命新派來者。卽周某汪某歐某丁某葉某等也。而湖南青年黨首領唐才常及沈克誠實膺此會首領（沈爲事務員）。

正氣會設在上海英租界。唐君等皆因滿清政府之注目。不能公然揭示該會之宗旨。故僞名之曰東文譯社。以予之名爲社主。大書揭諸戶端。茲特錄正氣會序及章程如下。

正氣會序

四。郊。多。壘。卿。士。之。羞。天。下。存。亡。匹。夫。有。責。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興。四。方。之。瞻。蹙。靡。騁。矣。昔。者。魯。連。下。士。蹈。海。而。擢。強。秦。包。胥。纍。臣。哭。庭。而。存。弱。楚。蕞。爾。小。國。尙。挺。英。豪。詎。以。諸。夏。之。大。人。民。之。衆。神。明。之。冑。禮。樂。之。邦。文。酣。武。嬉。蚩。蚩。無。覩。方。領。矩。步。奄。奄。欲。絕。低。首。腥。羶。自。甘。奴。隸。至於此極。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夫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君臣之義。如何能廢。盤根所由。別利器。板蕩始以識忠臣。是以甘陵黨部。范孟博志。在澄清。宋室遺民。謝皋羽。常聞慟哭。諸君子者。人懷偉抱。世篤忠貞。或功勳餘裔。彰纓天閣之家。或詩禮。

傳人領袖清流之望。當此楚氛甚惡。越甲常鳴。詎加酣寢。積薪之上。拱立巖牆之下。長蛇荐食。騎虎勢成。將軍何以得故。寵彼皆收。用其私人。有粟豈得而食。諸無家何以爲歸矣。束手待斃。嗾騰何及。所願咸損。故態同登。正覺卓犖爲傑。發憤爲雄。一鼓作氣。喁然嚮風。上切不共。戴天之恨。下存何以爲家。之思庶竭。一手一足之能。冀收羣策。羣力之效。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毋誘於勢利。毋溺於奇袤。共圖實濟。勿盜虛聲。俾中外係其安危。朝野倚爲輕重。勿使新亭名士。寄感慨於山河。教宮舊臣。膾哀思於禾黍。幸甚幸甚。嗟乎。地有橫流之海。精衛思填石。當缺陷之天。女媧能補任。任重道遠。黽勉以至。霜鐘頻警。輟筆悵然。己亥長至前日。

正氣會章程

第一章 宗旨

第一條 本會以正氣命名。原因中土人心渙散。正氣不萃。外邪因之而入。故特創此會。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愛國忠君之實。以濟時艱。

第二條 入會之人。尤宜情意直摯。瀝膽披肝。以維世局。如有標榜聲華。及黨同伐異。妄議君父者。請勿列名會籍。

第二章 會友例權及會議

第三條 各友入會之始。至少須捐洋一圓。以後每月至少須捐洋一角。以爲會所用費。及將來辦事張本。

第四條 入會者各書姓名、鄉里、年齒、服業。於會籍。以便時通信札。其會籍交本會所幹事員管理。

第五條 會所現設於上海。凡外省外埠。有聞聲相思。願襄斯學者。可照本會義例。函名登籍。登籍之後。一切學問。可以函商。或需購置書籍儀器。及

其他要務。均可由會所幹事員代辦。

第六條 上海會員。每逢公休日。即西人禮拜日午後一時。集議一次。謂之常會。如

有要事急商。不能待常會之期。則由會所幹事員。隨時邀集。謂之臨時會。

第三章 職員

第七條 本會公舉會長一員。總轄會中一切事務。然凡事須經議員及幹事員商推。始由會長施行。會長以一年任滿爲期。期滿則改選如初。

第八條 公舉會計司一員。專管銀錢出納之事。以一年任滿爲期。期滿則改選如初。但能辦事妥貼。無絲毫苟且滲漏者。可公議重襲其任。

第九條 公舉會所幹事員。專司接待會員來往信札。及會議條記諸事。其餘不居會所。而名幹事員者。亦在在以聯絡志士爲己任。

第十條 議員及幹事員無定額。均由會議時公行擇定。如或因事辭退。即

當告明會長。及會所幹事員。

第十一條 會長、會計、議事、幹事、各員。均不開支薪水。

第四章 會計事例

第十二條 銀錢一切支出。悉由會計員按定算表所預列之數交會所幹事員辦理。其未列預算表者。雖一錢之微。不得支出。

第十三條 預算表于開會時決定。或由常會憑衆增減。如有事出。匆卒刻不容緩之費。則由會計員將存款先行支付。待衆員會議時。始將其不容緩之理由。布告各員。增入簿冊。

第十四條 會計員收到各友捐款。隨時登冊。毋得遺落。每月之杪。必抄彙成冊。俾衆考知其數。

第十五條 除各項開銷外。有餘款百元以上。即公議存一妥穩錢莊。以便

生息。

第五章 會義擴充

第十六條 現在捐項甚微。規模甚小。俟會款大集。卽議創開譯局報館。遣派學生諸事。

第十七條 中日二國係同文同種之邦。如有日本志士願入本會者。一律列名會籍。

第十八條 會友如有自著自譯之書。已經會長暨各員許可者。俟會款稍充。可由會所代刊行世。如收回刊資。獲有贏餘。卽酌分本人支取。

第六章 補遺

第十九條 本會原爲嚶鳴求友起見。凡各省各埠會友抵申者。由會所幹事員加意接待。勿得稍存岐視之心。

第二十條 各友月捐常數。無論本埠外埠。均請按月寄交會所爲禱。如以按月零交爲煩。或先算明一年月數。預捐幾圓亦可。

第二十一條 會友如有品污名壞。不齒士林者。可由會中議員辭退除名。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遺漏之處。或不便時宜者。均由常會期隨時改定。

本會所設於上海新馬路梅福里東文譯社

嗚呼。此特其表面耳。至其內容。則必欲翻革命之風潮。掃社會之腐敗。奮身碎骨。萬死不辭。以救國運於已頹而後止。嗚呼。烈矣。

第三 唐才常之運動

一 三萬元之軍用金

邱菽園者。名煒。夔。閩產也。僑寓新加坡者數代。自號曰星洲寓公。好任俠。嘗設一報。稱曰天南新聞。盛罵滿清之政策。此人素有大志。以貿易與銀行爲業。家

蓄巨萬之財。故金錢上之勢力甚大焉。

邱菽園深愛唐才常之人物。贈金三萬元。曰。此金雖微。如可以充於天下之用。則請用之。唐才常卽日出發而赴香港。由香港銀行受領此金。由是正氣會一時繁昌。革命之光。熾愈益閃爍於眉睫間矣。

二 三十人海賊

唐才常已得三萬金。蓬蓬然歸于上海。且有海賊三十二三人隨之而來。其眼眸不定。如不顧自己之生命者然。予素知唐君是好奇之人。但不知其有何目的。而引率此輩也。

一日問唐君曰。君引率海賊。意欲何爲。唐君目笑而談曰。予願遣此海賊。期於正月之祝節。殺北都西太后。并逐盡所有奸人。請君北上。指揮此海賊云。遂手運出短銃三四十挺來。并置於桌上。

予握唐君之手曰。諾。吾以革命自任。生死以之。成敗不敢期。然爲知己。致此躬。何所躊躇之。有吾指揮此三十之同志。當打碎北京政府。乃舉酒卮爲正氣之一羣起而連呼萬歲萬歲。

不圖事與願違。予當將向北京。一夕吐血一升。五體舉震。不復能動。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天乎命乎。何爲使我至此。遂定意歸長崎。爲養痾計。

將就歸途時。哥老會辜君條來。扣予之袖曰。君將歸乎。吾輩同志將於來月下旬一舉而屠南京。再舉而略武昌。遂可號令于天下。君其止與吾輩共據長江之險。以圖天下。不亦快乎。生死天也。君勿歸日本。予曰。有兵器否。彼徐引予往深奧之小室。舉木製之巨箱曰。所藏者皆短銃。不知其何時何處而獲之也。予不覺叩彼等之背且微笑。辜君乃曰。叱叱。作澁顏以警戒予。雖然。予病益深。到底于革命之奔走爲不適當。故感慨頻至。遺壯圖于大陸之天。廢然而歸日本。

三 唐才常見捕縛(斬罪)

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即光緒二十七年)義和團起自北方。連與各國戰。于時正氣會員。皆躍躍欲試。以爲時可乘也。乃謀大舉。遂去上海。相率向中原。沈克誠等潛于漢陽。以爲唱首。而湖南之同志亦各集兵。以備應援。

既而唐君因財政缺乏。遂散布贗造紙幣數十萬圓。且布告于公衆曰。吾黨偷取天下。此票必可交換正貨。人民信之。使用此紙幣者甚多。

當時南方之豪傑。多來會者。革命之氣。充塞半天下。

唐君至漢口。與同志六十餘人。共賃一大屋。爲居留地。此實爲失策之原因。

有剃髮司某者。常出入唐君之家。一日來爲唐君剃髮。傍有唐君之同志。與唐君議論。皆謀革命之事。其語爲彼所聞。急走告官吏。

官吏聞之大喜。入告於張之洞。張即夕遣部下兵隊三四百人。圍唐宅。砲聲轟

於八方。嗚呼。國步。艱危。志士。就縛。兔死。狐悲。不禁。涕淚。之潛然也。

唐君。早有覺悟。坦然。自若。無難色。軍士。入門。笑而受縛。其所學。所志。所養。亦可見一斑矣。

辜某與張某。素隸屬於劉坤一部下。欲脫身以逃。會之洞求之急。竟亦不免於難。

噫。天下人。推李元禮。海外。吾聞。管幼安。英雄多枯骨。天下。又寂寥。奸吏。徒橫行。正士。斷首。足四顧。倉皇。烟雲。慘淡。茫茫。亞陸。何日。雄飛。思之。思之。悽愴。欲絕。

第四 唐才常慘殺之情況(通信)

唐君就縛之前一夕。張之洞突然派兵。以圍其居留地。且四出密捕。蓋有人陰以黨人名單。送諸之洞。故之洞案名搜捕。且盡縛其餘族。翌朝聞而悔之。然已無及。於時日人甲斐氏。以同居之故。亦被縛。實於外交國際條約違反。

由日領事請赦於支那官吏。官吏用頑固之言以拒。經領事往反再三。說以利害。始許釋放。送之領事館。在館之人方得安堵。然甲斐氏被縛。受劍刺銃打之苦。雖非深傷。亦可爲無妄之災也。自此之後。羅網四張。翌日又於漁船中捕出三人。一時無辜遭慘禍者不勝計。蓋此事雖屬張之洞之暴舉。實其同黨中平素過於暴露。不能密謀隱圖。以故事不能成。而大獄之興。迄無底止。致異國之人亦受不測之災。吁嗟慘哉。

唐君等既被縛之後。武漢之諸長吏。同會於總督府。參議辦理之方法。既定議。遂于是夕。將林唐述等十一人處決。唐君等八人。則以二十三日棄市。就義之候。神色不變。慨慷如平生。臨絕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餘人間有搖尾以乞命者。就中有二少年自日本歸。身着洋服。亦被捕。自言日人。經日人之通譯者質問。無辭以對。始泣白其訛。遂最先受戮。而當時甲斐氏亦立其中。

若領事館稍緩須臾。不卽想法。亦將見身首異處之慘。吁危矣哉。嗚呼。吾叙此事。吾悲唐君。吾悲支那。而吾又不解。夫張之洞之若何居心也。夫之洞之與康梁。與唐君之交結也久矣。乃唐轉瞬間而與之反對。與而衝突。反對不已。衝突不已。而搜捕而誅戮。嗚呼。吾真不解其若何居心也。夫張之洞。非素有好事之名乎。非素有維新之思想乎。夫所謂士者。唐君其眞士矣。所謂維新者。唐君其實踐矣。而誅之戮之。捕其黨而羅掘之。惟恐其或有餘地也。然則所謂好士。所謂維新者。果何爲乎。夫以學問之深。涵如張之洞。思想之高。尙如張之洞。辨事之練。達如張之洞。識解之老成。如張之洞。夫固中外繫之爲安危。朝野依之爲輕重。憂國之士。欲倚之以施其方針。懷才之人。欲因之以達其目的者也。且其勢力。足以遏抑守舊之潮流。足以登用維新之人士。而猶出此。此我所以重爲支那悲也。

自此之後。武昌漢口。警戒頗嚴。日夜出步哨。護軍營之兵二百。防留漢口。以鐵路局爲駐所。電報局漢報館等。最注意。又於唐君之住所。細行搜索。獲小銃二十餘挺。及彈藥少許。此之洞慘殺彼等之唯一證左物件也。從是支那官吏愈益疑日本人。如漢報館無論。東紀三井大坂等。皆均受嫌疑。且訛言日本人欲援彼等以起事。此等情事。既爲諸西洋人所聞知。頗抱不平。而於日本表同情焉。

自是以後。日本人於漢口武昌一帶。萬事皆厭棄。而商務亦因之冷落。於是支那人皆大畏懼。巷議處處起焉。

第五 維新黨之失敗與其將來（通信）

漢口唐才常一派失敗之歷史。當由支那漢口會詳細報告。故不復贅辨。但其如何爲此事。舉動之起點如何爲此事。失敗之因由。又此事之失敗。及于

維新黨之影響如何。是皆不可以不明者也。請溯其委窮其源。陳其種種之原因。以爲後起者鑒焉。

一 其舉動之原因

此月九日。唐才常等有溯江之舉。甲斐靖君欲乘此機。視察武漢一帶內地之情況。因請同行。于時余亦視察南京一帶地方。其觸眼生感之大略。既揭於第五號及第六號之祕密報告。

余夙好義俠之流。因是納交于唐才常。約爲知己。故唐之於余。更無所隱蔽。溯江之舟次。擊楫而語余曰。此行專欲糾合武漢之同志。鞏固自立會之根底。張之洞。倘奉北廷之僞勅。以出於排外之舉動。則余惟先一蹶彼而自任保護外人之權利耳。又復慷慨言曰。安徽之銅陵南陵地方。昨日既皆舉事。余當速赴鄂。以節制諸同志云云。其言談之間。尙未有方寸。然竟出於一發。

者何哉。蓋有故焉。先是大通黨人。

卽糾合南陵銅陵附近之哥會先於大通起事者與祕第五號報告參照

與武漢約同

日起事。既而大通先發。武漢不之應。唐君既抵漢口。乃督促之。初大通之起事也。指望武漢之應援。乃武漢遲遲不起。大通勢孤弱。遂爲劉坤一所破。敗報頻至。唐由是心氣昂進。又聞張之洞將盡拘康有爲之黨人。唐聞之。謂彼於新黨。呈不兩立之勢。與其我爲彼制。不如謀先發之機。遂期二十二日。先奪漢陽兵器廠。以爲軍資。然後率軍渡江。赴武昌。拘禁統將張彪。吳元慚。及督撫自取代之。以一展平生之抱負。其將舉事之前日。欲向在漢各領事及外人公啓之。乃由自立會宣言。欲興義兵。以革新中國之意旨。

自立會之宣言。如斯唐等之抱負。固欲由此方向而達此目的者。孰意玄穹不弔。降之鞠凶。滿腔熱血。空灑荒郊。此固烈士之所悲。而尤爲吾同胞所當繼續。其未竟之志者也。嗚呼。天胡此醉。叩帝闈。其難聞人之無良。攬橫流其

未極一燈獨坐四顧茫然。天半微星。光芒欲滅。念亞東之時。局慨同類之見。狀不禁嘻吁而欲絕也。

二 失敗之因由

長江一帶。雖稍有動搖之狀。然張之洞劉坤一等。共嚴守長江保護約款。極力從事於彈壓匪徒。以維持平和之局面。武漢等處。實爲其全力所貫注。而唐君等擁烏合之衆。渡天塹之險。欲南衡武昌。精銳之軍。其不利也明甚。且其所引爲爪牙者。不過哥老會而已矣。哥老會者。皆係散兵游勇。不知國。民道義。爲何物。雖踞蟠一隅。跳梁跋扈。然啖之以重賞。撫之以官爵。則感戴自榮。不止如徐老虎之得五品官。徐依其後所探查見之。如全服於劉坤一。無他念。卽揚揚然輕裘快馬。誇稱於鄉黨。皆此類也。奚足以謀天下之大事。奚足以任國民之義務。而唐等欲使此野蠻無識之徒。入自立會。節制之中。其能守會中之規則也。幾希矣。

此腐敗之一原因也。且執彼黨之牛耳者，爲林唐述。此惟白面之一書生，威望輕而權力不重，部下不聽其調度。彼又機鋒透露，爲當道之所探得。此腐敗之二原因也。

有此腐敗之二原因，已足破壞此事。而有餘。况復天時地利，均不得其宜。其能不一敗塗地乎。顧此事雖爲唐等不善主持所致，實則有迫之促之，使不得不出於此途者。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乃未幾而富有票之事又起。富有票者，所謂錢杏票子。上刻富有堂三字，中刻憑票取錢一千文之字。旁有實行其德業精於勤八字。欲入會者，以錢千文購此票一枚。嗣後乘上下長江之流船，不取其賃錢。傳聞登記於冊籍中者，有千八百餘人。

此票既發出，不日劉張等諸總督探知其成於康黨之手，嚴重沒收該票。且

飭下僚嚴捕唐黨。

嗚呼。武漢之起事也。吾不能爲唐君等諱者有二。一當道之劫掠財物也。一搶奪錢莊當舖也。夫用兵必先有節制。有訓練。有規則。然後可百戰而百勝。今結合此等無節制無訓練無規則游手好閒野蠻自由之劣等人而欲與之謀作新中國之事。振興亞洲之策。多見其不知量耳。且其種種行爲殘暴反有所害於同胞。無所益國事。宜其不能免會匪之名也。雖然唐君之熱心愛國。奮不顧身。踐鐵血主義。以爲我四萬萬同胞請命於帝天。此實我民族中之矯矯者而惡可以一眚掩大德者哉。

三 自立會之運命

自立會之設也。有康有爲梁啓超等通其氣脈。有容闈等贊其運動。有唐才常等爲其主力。其目的以聯絡長江一帶游勇及哥老會等而利用之。其始

布置亦自周密。及後由陳寶箴之逝去而一挫。由大通之亂起而再挫。復由漢口之失敗而三挫。然唐等之敗實自立會之一大鉅創。蓋由此而該會無主理之人矣。汪康年一派固漠不相關。各成派別。及今縱令能代唐等收其餘燼。然時運不來。終難收效。且汪亦非舉大事之人也。至于康有爲梁啓超等。則從來不注意於得會衆之心。故彼等兩人。但可投入兩廣之地。聚集宗徒之輩。及三合會一派之黨徒。囂囂然爲騷擾而已。夫亦惡能繼唐之志。紹唐之事哉。

張之洞等亦有見於此。知唐等一敗之後。維新黨更無能再起者。故處之泰然。無復係念。然於哥老會徒今後之舉動。頗覺關心。聞當時有哥老會一頭目。頗有權力。將見拿捕。幸脫身而逃。猶是痛恨張之洞。遂欲收其敗衆。由長江之下游赴漢口。蓋其躍躍欲舉者。已數次矣。其果得成大事與否。未敢豫

言然支那之報紙中。則屢言哥老會蠢動之情況。不知其有激於張之慘殺同類。而出此耶。抑別有所謀耶。然其會中種種無理之舉動。純然匪類之行爲。循此不改。其不能成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

四 中國議會所蒙之影響

中國議會。會員百餘。皆所謂維新黨之人士。而該會長容閔。深愛康有爲之人。如自立會等。全由康派與唐才常。相往來相計畫而成立。汪康年深以爲非。實有分道揚鑣之勢。要而言之。議會之始。康汪兩派之間。互有阻隔。且于經費甚支絀。竟因是遲遲。遷延時日。及至唐等之敗。而兩派之間。遂截然分途。不能化合。夫兩派既經破裂。則議會亦由是散耳。噫。誠可惜也。雖然。予初聞中國議會之名目。但知其不過爲龐然無序之團體耳。至於實力。則未必有也。然時勢之所變。幾成驅在野之志士而成合一團體。且其內容。如自

立會者。招致長江一帶之兵官及哥老會。以爲發達宗旨。施行目的之基礎。而一時感動奮發之氣象。理想知識之發達。實足令人敬仰。且彼等之心。皆出自一片愛國之熱誠。非所顧於成敗利鈍也。故萬一事成。不特稱霸于中國。雄飛于亞東。固將摧獅威。折鷺翼。握全球之霸權。執萬國之牛耳。而爲世界之主人翁也。事或不成。亦不失爲亡國之雄。此其志可悲。而其心甚可壯矣。嗚呼。支那之人民。得不聞風而興起者乎。

雖然。自武漢事敗之後。康汪兩派。竟至各爲秦越。而終不能調和。自餘各派。亦互相排擊。此不特新黨志士之憂。而于全國前途之影響。有大不利焉。且今日當道之官司。滿清之奴隸。無論若何黨派。凡爲維新之士。一概嚴捕而誅戮之。在新黨能合力一心。以謀抗拒之策。以圖自立之機。猶且不暇。况或自相衝突。相解散。其不爲異族所戮辱。則爲頑固者之話柄而已。嗚呼。吾亟

望新黨之化意氣而謀合羣圖大業而忘小嫌也。

五 支那官民關於唐等之事之感念

初劉坤一與李鴻章等於中國議會之事不甚注意亦甚不阻止及後支那官吏之入會者漸多而唐等又一敗而不可收拾於是劉李二人皆有阻止之議李嘗正言曰破壞內閣創立新政府今之所謂維新黨者吾決不登庸之張之洞則自始至終與議會大相嫉惡嘗以解散及破壞爲宗旨及黨禍頻興唐才常等被獲議會因之解散而張之心始快蓋張素與西太后有不可離之因緣而議會之宗旨卽以排斥太后扶掖皇上親政爲惟一之要件此爲其所以深惡痛絕之一原因彼之觀念以謂皇上親政則康黨必見登庸康黨登庸則豈能容彼等之老朽據封圻序朝班哉故不得不竭其心盡其力摧之戮之而不留餘地也雖然彼等之疾視議會既如此而在野之志

士豈從此將默而不語耶。仰將一味嗤議會之徒。而迎合督撫等之意耶。嗚呼。人心未死。公論猶存。彼張之洞等之昧良喪理。實足爲萬國所嗤笑。而爲志士之所切齒者也。

六 外人關於唐等之事之感念

當時外人中之議論此事者。紛紛不一定。或以爲唐才常。素以傾覆滿清政府爲目的。而此次舉事。則欲一面驅逐西后。一面援立光緒。已與其平昔之主義自相反對。又唱曰。不傷無辜之民。而其黨中之劫奪良民者甚多。此皆自相矛盾之事。或以爲欲成改造乾坤之大事業。而聯結此等哥老會之野蠻。以爲聲援。可乎。然而張之洞之乘夜捕拿。不質罪狀。而卽時斬二人。迄翌日斬十一人。又其翌日而斬十五人。尙且嚴探索之。極力欲捕盡新黨。爲一網打盡之計。此雖我旁觀之外人。莫不惡其殘酷。况身當其境。目覩其狀。而

能不製髻豎髮乎。其後支那日日新聞之論說中亦痛咎張之非舉。其略曰。唐才當等三十餘人爲中國維新黨人。或言爲康有爲之黨羽。究其命意之所在。實在於阻遏亂萌。而與張之洞平日所云綏靖地方其宗旨更互相適合。今漢口事起而竟置諸不軌之列。豈不酷哉。吾嘗設想其中情而敢斷言其無不軌之心也。夫以區區三十人無寸鐵無資糧漫然起事。雖至愚者猶不爲。况此三十餘人嘗遊學於日本。卽張所養育之學生。亦有二三在其中。而顧莽莽然不顧利害而出此哉。且唐等之結識哥老會也。亦有故蓋哥老會勢力日大。範圍日廣。唐恐其乘機竊發。乃力圖鎮撫。長江一帶至今仍能安然無事者。謂非唐之力乎。張自戊戌政變以來。極傾心於守舊。就其已事論之。如拳匪之亂。北京各公使前後遭其攻擊。而東南各督撫立約以任長江之保護。雖得一時之安全。然其間所爲。悉多守舊之事。且當此外人入京。

之時。彼苟諳外交之大體。則宜力諫。皇上太后之西遷。何爲便兩宮暴露於數百里之外。而又加唐才常以不軌之名。無謀無斷。一至於此。吾不屑論之矣。

此乃外人對於此事所發之議論。其間雖不無偏僻之論。然外人于唐等之感情。亦可見一斑。至誠所在。蠻貊可行。彼於上節議論。而唐之心。可白于天下。張之罪。實通于鬼神矣。

以上數章。凡唐等舉事之起點。中間一切之因由。及其腐敗原因。與所被于新黨之影響。略具于此。惜匆匆走筆。不獲詳細。爲可憾耳。

第六 對唐派殘黨之處置(通信)

自唐才常被害之後。張之洞切憂其餘黨復亂。派遣護軍一哨駐漢口。日夜嚴警。到處捕縛其殘黨。一時就客舍酒樓等。捕縛多人。此後餘黨均畏禍。竄

遁各地而漢口一帶頗歸無事。張遂解其警網。撤去護軍。其他新堤、羊樓峒、地方均歸平穩。爲勦討所派遣之軍隊亦皆撤去之。此外無復變常之事。

瀏陽譚壯飛傳

譯日本人田野橋次原稿

譚君、嗣同。字壯飛。又號復生。湖南省瀏陽人也。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君幼好談經國之策。不爲章句之學。其見解卓然超衆。議論切實。識者皆推之爲天下第一流。

年弱冠。應巡撫劉公錦棠聘。從軍新疆。所與規畫。皆秩然有條。理劉奇其才。將薦諸朝。俾得大展其抱負。會劉以養親去官。事遂止。由是獨身浪游。涉黃河。溯楊子。江南窮閩粵。北走燕趙。西歷川陝。東經江浙。又渡海。至臺灣。各島所至悉審察其風俗物色。當地之英豪足跡殆遍。天下後巡撫君以久遊促歸。遂返。其後因父命。納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君既深修儒學。又博通周漢。

諸子並佛及基督之教。理比至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善談禪理。君日夜與之。上下其議論。而其所得益。遂

君初深好耶氏之書。而不喜孔。并不喜佛。其後窮究孔子易春秋之奧。及佛氏華嚴精一之真宗。然後知三家皆具至理。而終推釋孔爲無上法。耶次之。君既得此真理。益進而探其微。自此能合萬法爲一。能演一法爲萬年。三十成仁學。一書關東大陸。未有之思想。造黃種無量之幸福。實爲支那革命獨立之一大原動力也。

君既抱經世之略。富利物之懷。目覩中國之衰弱。民氣之不昌。慨然以振作天下爲志。然屢遭顛躓。不獲一展其抱負。恆鬱鬱不自得。會南海康君有爲與新會梁君啓超等。有強學會之設。專提倡新學。大申孔子改制及孟子民貴之說。極主張變法之意。適與君之素志合。君聞之大喜。乃率其友走集而應和之。相

率提倡不遺餘力。丁酉之歲。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亦極主張新學。其子立三輔之。而黃公度亦拜湖南按察使之命。一時同志羣集當道。提倡於上。志士應和於下。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與陳公等又創湖南時務學堂。以革新爲宗旨。遂延梁君啓超主講席。由是湖南少年多被其影響。咸知革新爲不可緩之事業矣。

自此以後。湖南士氣大振。其中青年相聚謀開一會。名曰南學會。公推譚君爲會長。任演說之事。大講時事問題。每大會多至千餘人。君登壇演說。慷慨激昂。議論曉暢。每說至國事之顛危。外患之頻迫。不覺聲淚俱下。舉座莫不感激。自奮。又設一雜誌。名曰湘學報。蓋實爲南學會之機關報也。

於時恭親王適卒。朝廷亦知時勢之危迫。毅然欲實行變法之舉。而苦乏人才。於是詔翰林學士徐公致靖選舉。可與謀新政者。公卽舉康有爲、梁啓超、譚嗣

同黃遵憲、張之濟五人，以應皇上召對稱旨，特擢譚君爲四品卿銜，與楊銳、劉光第、林旭同參預新政。時人號爲軍機四卿。新政事皆取決焉。故名雖爲卿，實不啻宰相之職也。

當時朝廷既知康有爲等之人才，故凡有建白，莫不聽從，悉除舊禁，百官士民皆許就時局上書言事。由是封章奏議，日以千百計。上悉下之，嗣同使取決其從違。嗣同手披目視，無有間斷。而於外邊則迅速力行，改革之舉，以是遭俗吏之忌，謂苟任康有爲等之意見，悉見實行，則我等將無立足之地矣。因此宵小同心，均協力以攻擊康有爲等。然彼等自知區區小吏，其力不足以爲事，故謀密上請太后訓政奏章，而乞大學士李公鴻章署名，以壯聲勢。鴻章拒絕之。彼等乃竟抵天津，乞北洋大臣榮祿之首署。榮祿大以爲然。于是又糾合數十人連署，竊上之西太后。康有爲聞此密謀，直入宮中，以事情之始終上聞。上乃召

有爲與嗣同。問所以自保之策。於是嗣同獻策曰。陛下宜召袁世凱。使彼近侍。以爲護衛。則榮祿剛毅之輩。雖弄如何奸計。可以兵力制之。何恐之有。上乃用嗣同之言。命袁世凱提兵上京。袁恐而不至。且將此機謀。密告榮祿。榮祿立即發電于西太后。西后聞之大怒。即日奪上權。嚴捕康。有爲譚嗣同等。先是康得上密諭。已預知事變。疾出京。搭英國軍艦亡命。得以身免。嗣同、康、廣仁（康有爲之弟）、林旭及楊深秀等。悉見捕。以八月十三日棄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顏色自若。臨決呼剛毅前曰。吾有一言。剛不顧。遂就戮。嗚呼。歐風美雨。咄咄逼人。志士仁人。日見捕戮。茫茫禹甸。久爲腥氈魚肉之鄉。擾擾黃人。咸輓異族羈縻之下。瞻望故國。不覺神魂飛揚也。

先是當君之未見捕也。有某國公使。勸其出遊以避禍。君笑謝曰。東西各國之倡革命肇新國者。莫不從流血而成。而我國無聞焉。此革命之所以終不成歟。

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遂及於難其被逮時有獄中題壁詩曰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君夫人劉氏聞君之被禍也提匕首抵長沙府大聲叱官吏曰亟返吾夫者再
遂自刎夫爲國殤妻爲義死嗚呼烈矣

追悼譚嗣同之句

康 有 爲

澧蘭沅芷思公子 桂酒瓊茅祭國殤 絕世英靈魂魄毅 鬼雄常在帝天旁

唐 才 常

與我公別幾許時 忽警電飛來 忍不携二十年 刎頸交同赴泉臺 漫羸將
去楚孤臣簫聲嗚咽

近至尊剛廿餘日被羣陰搆死甘永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

梁 啓 超

嗚呼噫嘻此爲誰犖犖其骨稜稜其威平生所志所學百未竟一而以身爲國犧四百兆同胞生命繫茲一髮公今已矣吾又誰與歸公爲天下流血吾寧爲公悲但將傾之大廈折此降棟其何以支雖後有繼起吾烏從而知之嗚呼噫嘻如此頭顱如此鬚眉海枯石爛肝胆不移五日不相見今公竟如斯嗚呼噫嘻

戊戌六君子遺事

戊戌六君子爲國捐軀景慕後人今春二月間四川民政長陳廷傑有呈請大總統議卹之舉當蒙大總統批准交內務部從優獎卹并由該部分令湘閩晉

粵等省民政長。造具六君子各事實清冊。並予矜恤等情。茲先將該呈文并批錄下文曰。

竊聞河山不改。毓英俊於坤。靈星日常。昭耀綱維於人紀。在昔成仁取義。豈希身後之名。晚近激薄勵澆。所貴先民有作。蘭當門而必翦。時勢如斯。巢既覆以難全。倉皇殞謝。與臧洪同日死。慨李牧不並時。一則重其節也。一則悲其遇也。所賴式廬衣墓。鑒此孤懷。立懦廉頑。垂爲令則。察來彰往。瓊乎尙已。伏念吾國推行新政。肇自前清。戊戌規模未宏。雷霆條遣。當世明達之士。咸憂補救無從。棟北榱崩。濤驚血碧。如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劉光第。楊銳。諸賢良可悲矣。然望之直節。雖抱痛於園扉。而敬輿手疏。方見崇於異代。劍磨愈淬。蘭熱愈馨。招湘浦之魂。不獨長沙詞賦。封比干之墓。導揚姬室。宏規樹之。準繩厥施。廣矣。故如譚嗣同。則宏規茂識。學成一家。林旭則英年偉抱。矜式羣倫。楊深秀則

風節侃侃持論不阿康廣仁則沈毅堅貞闡崇道範而劉光第楊銳又皆蜀人也一則風格峻整懿乎其純一則姿度劭茂嶢然不滓天衢騁步麒麟之德同稱衆正盈朝夔龍之才各樹悵然摧折久要不忘卓爾令聞尙論其世不特里仁爲美續國志於道將自必好善同心思九京之隨會是以父老談而涕泣後進仰其丰裁鄰笛聲悲痛念黃墟之酒里春不相淒涼六月之霜望重斗山窺銜石闕假使諸賢尙在爲德不孤紫衣變夫齊風善謳聞於河右異材蔚起松柏同其後彫衆志必孚芝蘭化於入室轡軒所至旌旄所招固將蒲輪以聘申公築台以師郭隗廷傑履道無聞坊民乏術思橫流之欲挽正氣宜伸當羣言之易浚前修可法愧無健筆爲垂有道之碑仰冀寵光一新表忠之觀茲謹將四川前清故紳劉光第楊銳事實造冊具呈擬懇大總統俯賜鑒核并分令湖南福建山西廣東各省民政長將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各事實清冊造

呈一併交部從優獎卹。特予表揚。以昭激勸。除分呈國務院內務部外。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請察核施行。此呈。批曰。

據批呈已悉。立國大經。首培元氣。式廬封墓。自昔爲然。所呈四川前清故紳楊銳。劉光第。事實清冊。詳加披閱。慨慕良深。自應特闡幽光。用彰先烈。交內務部從優獎卹。以昭激勸。并由該部分令湖南福建山西廣東各省民政長。迅卽造具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各事實清冊。並予矜恤。用示崇德報功之意。此批云云。

蓋當時六君子被殺。海內傳聞各殊。雖梁任公著有戊戌變紀一書而紀載亦難翔實。茲覓得某君目覩其事之實錄。亟付剞劂。以俾目下採輯。遺聞造具事實者之參考。

六人於戊戌八月初八日。奉旨被逮。由步軍統領衙門兵役到門捕捉。被擒者。

卽由兵役牽挽髮辮以行。譚嗣同曰：我輩皆文人，且有官職，逃將焉往？何必如此。兵役曰：咱們提督衙門拿人，向例如此。六人同羈提督衙門一日。次日乃解交刑部。十三日內廷傳出消息，有派御前大臣會審之說。刑部大堂增設公案，部署一初時正上午十點鐘。剛毅忽至，揮手囑從，緩且聽後命。時剛自樞垣散值下，蓋早得有消息矣。聖旨下，將六人從獄中提出，上堂點名，並不訊供，飭令登車。劉光第曾任刑部司官，知事不妙，亟詢承審官爲誰。我至今未曾認得，康有爲尙可容我伸辨否。衆曰：不必言矣。乃逕解赴菜市口，由提督衙門派來哨弁兵役二百人護之行。抵法場，三下半鐘，先殺康廣仁，次譚嗣同，次林旭，次楊深秀，次楊銳，次劉光第。事畢已薄暮矣。康廣仁便衣無服，被殺後，劊子手將其首拋之極遠。林旭穿補服，未掛珠，餘均便衣。楊銳血最多。劉光第至死呼冤，殺後點血俱無，但覺有白氣一道沖出。劊子手曰：是實大冤枉者。方如此，白氣上

冲其神上升於天也。六人中惟楊銳劉光第臨刑之處。有席一領。紅毡一條。死後均由林聯生太守爲之成殮。先是楊深秀以喪兄故。早擬請假出都。以其子得拔貢留京。俟其朝考。迨其子朝考不用。適歸拜贊新政之命。不及出京。遽罹於難。被刑後。其子抱屍號咷。滿地打滾。劉光第殺後。其夫人及其一女。立時欲以身殉。遇救得不死。後由同鄉僚友湊集千金。歸其喪。菜市口距廣東會館最近。康廣仁死後。粵人竟莫敢過問。譚嗣同林旭殮俱遲。林以湊款千金佈置一切。久之始得譚則以家人欲爲覓上等棺木也。譚至死不瞑目。李鐵船京卿慰之曰。復生頭上有天罷了。五人遺柩同停於三官廟。惟楊深秀借民房三日。士大夫多作詩詞挽聯以哀之。譚嗣同殮後。棺上獨加大紅棺罩。並有穿孝家人爲之應客。六人中惟林旭在監中曾索紙筆作字。所書亦非詩詞。六人於十三被殺。十四早始降諭。暴其罪狀。

譚瀏陽遺聞

譚嗣同幼時嘗與羣兒戲池側。失足墮池內。羣兒驚走。時嗣同父繼洵方晝寢。忽一皂衣人促之起曰。星君有難。汝速之。繼洵驚寤。嗣同已載沉載浮。瀕於危矣。因援之起。字曰復生。

嗣同甫總角。岐嶷若成人。繼洵嘗挈之遊衡山。一羽士諦視之。謂繼洵曰。是兒骨相不凡。惟他揚日歷仕途。宜外官不宜京曹。過三品則京外胥宜矣。否則必有大禍。繼洵默識之。故嗣同既長。卽爲納粟以知府官江蘇。戊戌之春。奉召入都。繼洵時撫鄂。馳書誥誡。令卽掛冠。嗣同復書備言事君致身。見危授命之義。洋洋數千言。書既成。又以父命難違。遲疑不敢發。適康南海過其居。告之故。康曰。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君達人詎容以此介介。嗣同志決。遂北上。卒及於難。譚在瀏陽。日立一延年會。意在節省讌會。刪汰應酬。以免耗損精神。虛糜歲月。

戊戌死於黨禍。昔稽叔夜著養生論而見殺於人。延年會殆堪髣髴。

茲搜求得瀏陽遺著。莽蒼蒼集所失載者。共得若干首。吉光片羽與人共寶之。
譚復生古詩爲新民叢報所漏載者。尤見氣骨。茲錄其兜纜船一首。

友人泛舟衡陽。遇風舟瀕覆。船上兒甫十齡。曳舟入港。風引舟退。連曳兒仆。
兒啼號不釋纜。卒曳入港。兒兩掌骨見焉。

北風蓬蓬。大浪雷吼。小兒曳纜逆風走。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兒手。纜倒曳兒
兒屢仆。持纜愈力。纜糜肉。兒肉附纜去。兒掌惟見骨。掌見骨。兒莫哭。兒掌有
白骨。江心無白骨。

又罌粟米囊謠一首亦佳。詩曰。

罌空粟。囊無米。室如懸磬飢欲死。飢欲死。且莫理。米囊可療飢。罌粟栽千里。
非米非粟蒼生病矣。

又六盤山轉饒謠云。

馬足蹙車軸。折人蹉跌。山岌嶭。朔雁一聲。天雨雪。輿夫輿夫。爾勿嘖。僅用爾力。爾胡不肯竭。爾不思車中纍纍物。東南萬戶之膏血。嗚呼車中纍纍物。東南萬戶之膏血。

譚詩謹嚴如子美。豪放如子瞻。而字裏行間。時有莽蒼道上之致。如述懷詩云。海外羈身客影孤。模糊誰辨故今吾。事如顧曲偏多誤。詩似圍碁總諱輸。燕市臂交屠狗輩。楚狂名溷牧豬奴。放歌不用敲檀板。欲借王敦缺唾壺。譚瀏陽莽蒼齋詩集。讀者皆能記憶之。茲見新民叢報載有瀏陽之友鈔示遺詩一律云。

同住蓮花證四禪。空然一笑是橫闌。惟紅法雨偶生色。被黑罡風吹墮天。大患有身無定相。小言破道遺愁篇。年來嚼蠟成滋味。闖入楞嚴十種仙。

過戰鳥山一絕云。

珠玉相生愧獨頑。可兒豪膽鎮心關。悲秋賸有桓宣武。雪涕重經戰鳥山。

贈唐佛塵聯語云。 皇皇思作衆生眼。 板板知爲上帝形。

贈黎桂蓀聯語云。 一鷲忽翔萬雲怒。 羣虬相奮孤劍啼。

殘鱗賸爪。皆可想見丰采也。

譚瀏陽遺詩之未收入莽蒼齋集者。前已錄其數首。茲更得二首。亟補錄之。
宋徽宗畫鷹。

落日平原拍手呼。畫中神俊世非無。當年狐兔縱橫甚。祇少臺臣似郅都。
秦嶺韓公祠。

綠雨籠烟山四圍。水田千頃畫僧衣。我來亦有家園感。一嶺梨花似雪飛。
譚瀏陽有兄曰護峯。以憂患早世。瀏陽題其遺像云。

吾門不幸耶。何以有君。吾門幸耶。何以不存。超忽厭世。若無足羣。謂天蓋高。呼之則聞。謂君蓋幽。有煜其文。令譽不忘。則庶幾乎睇。此不猶愈於撫遺編。而穆然以身勤。

可謂一字一淚矣。

自題小照望海潮一詞。其餘則絕無僅有矣。句曰。

曾經滄海。又來沙漠。四千里外關河。骨相空談。腸輪自轉。回頭十八年過。春夢醒來波。對春帆細雨。獨自吟哦。惟有瓶花數枝。相伴不須多。寒江纔脫漁簑。剩風塵面貌。自看如何。鑑不似人形。還問影。豈緣酒後顏酡。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忽說此人是。我。睜眼細瞧科。

譚瀏陽菊花石硯上有二菊。莖葉皆備。水池在葉下。池有半蟹。其半掩於葉下。名曰秋影。自爲之銘曰。

我思故園。秋風振壑。花氣微醒。秋心零落。郭索郭索。墨聲如昨。

又蓄一硯。製極小厚。才分許。任石形之天然。無取雕琢。觚稜宛轉。不可名。以方圓色澤黯澹。有凋敝可憐之意。殘菊一天。僅如指名之曰瘦夢。自爲銘曰。

霜中影。迷離見。夢留痕。石一片。

三人像贊并敘

光緒十有九年。與饒仙槎。李王則同寫照於上海。既而焚輪振稿。雨絕於天。旋有議饒甚口者。詞連嗣同。恆懼之餘。彌用悵悒。遺此戒之云爾。

三子並立。饒者髯。右者維李。左者譚。泔泔之海天所涵。於此取別相。北南。既南。既北。用不咸。相語以目旁有箝。髯乎髯乎。爾何談。平生已矣。來可砭。右者闕。泚其口緘。左者之銘神則監。

畫像贊云。

噫此爲誰。嶢嶢其骨。棱棱其威。李長吉通眉。汝亦通眉。於是生有二十七年矣。幸緋衣使者之不汝追。天使將下。上帝曰。咨。其文多恨與制違。然能獨往。難可非。放之人世。稱天壘。海枯石爛。孤鸞飛。

彭雲飛像贊云。

莽莽大野。天高地卑。默寄其間。若有所思。其思維何。請爲陳辭。丈夫磊落。千載爲期。於時不利。庸也奚奇。沒齒獨清。孰摺其泥。永懷前躅。信迪無疲。蕭然無人。蘭香自吹。

單刀銘并敘云。

余有雙劍。一曰鱗角。一曰鳳距。取抱朴子之論。刀盾戟杖。曰知之。譬如鱗角。鳳距。何必用之也。若夫單刀。北方之利器。絕術。亦惟稚川始稱之。且自言有祕法。其巧入神。由來古矣。銘以自貽。單刀。神者。葛稚川有復後以千有年。

雙劍銘云。

橫絕太空。高倚天穹。矧伊崆峒。黠竇之鐵。蟻鼻有烈服之有載。

停雲琴銘云。

欲雨不雨風颯然。秋痕吹入鴛鴦絃。嬌首輾弄心悵惘。同聲念我願我高鸞。
我馬馴兮。我車完堅。汗漫八表周九天。以琴留君。請爲君先。

讚鼎銘云。曾不出刀。曾不出薪。天下爲秦相割烹。

劉勤襄巡撫新疆時。譚嗣同兄弟皆蒙疏薦。故勤襄之薨也。嗣同輓以聯云。

西域傳是蘭台一家之書。縣度紀師程。銘石還應邁前古。

東漢人行舉主三年之服。深知慚薦剡。酒絲何止爲親情。

譚瀏陽聯語絕佳。其仲兄嗣襄早殤。爲撰墓前石柱聯云。

恨血千年。秋後愁聞唱詩鬼。空山片石。蒼然如待表阡人。

甘肅藩署多鵠池。上草堂筆記紀其靈異。皆不誣。歲出帑百餘金。酬其守庫之勞。人堂左右爲外庫。二堂則內庫也。故無二堂。甘肅故產牡丹。而以署中所植爲冠。幾百數十本。着花以百計。高或過屋。林亭之勝。夔絕一時。園名曰憩。蓋取分陝之義。皆譚嗣同手筆也。四照廳有聯曰。

人影鏡中被。一片花光圍住。霜華秋後看。四山嵐翠飛來。

天香亭曰。鳩婦雨添三月翠。鼠姑風裏一亭香。
夕佳樓曰。夕陽山色橫危檻。夜雨河聲上小樓。

贈貝元徵云。

解字九千三百。坐席五十餘重。

兼爲跋云。五經無雙許叔重。說經不窮戴侍中。惟我元徵齊年泱泱其風。書者潘誦捷。贈者譚嗣同。又集六朝人語贈唐猷丞云。

思緯淹通。比羊叔子。定禮決疑。問陶覆之。

又隱括抱樸子龍川集語贈黃芳洲云。

曾受雙戟單刀。長於葛洪者劍。所謂蠹塊大櫛。奄有陳亮之文。

又自撰壁聯曰。雲聲雁天夕。雨夢蟻堂秋。

友人沈曉沂絕愛之。以爲晶瑩淒測。骨重神寒。但當剪取半江秋水。醮筆書之耳。

譚瀏陽家居時。嘗自撰桃符。有大陸龍方蟄。中原鹿正肥之句。此盡人知之。旋家計北上。終日奔走形勢。風雨如晦。恆鬱鬱不自得。嘗作聯榜其寓齋曰。

家無儋石。氣雄萬夫。

康南海一見驚詫。謂此聯圭角太露。無靜穆之致。勸更易之。乃作集句聯曰。

視爾夢夢。天胡此醉。于時處處。人亦有言。

康點首稱善者再。若輩胸懷大志。益謹細行。懼撻異己者忌耳。

唐佛塵遺聞

唐才常文有雄直氣。高潔則不及。譚嗣同有一篇發端曰。唐才常眴眴然狼顧而鸚視。刺刺然強聒天下。曰。又有一篇發端曰。唐才常既墮塵球。蹙蹙靡所騁。眴眴然狼顧鸚視。作而言曰。兩篇皆用狼顧鸚視四字。試摹其形。未有不啞然笑者。

又唐文好用疊字。如沈沉者蛤利耶。搏搏者坤靈耶。及塵塵二千餘年一文綱焉。莽莽二萬餘里一病軀。眴眴眴眴。數十百國。聰強發紆。坐教修飾。而僕緣大地之上。而環而峙者。一大權衡焉。此類甚多。不可枚舉。與康有爲之茫茫宇宙。莽莽乾坤。同一鼻孔出氣也。

唐詩流傳甚少。有贈時務學堂教習某君一律曰。

沉沉苦海二千載。疊疊疑峯一萬重。舊衲何因困蟻蝨。中原無地走蛇龍。東山寥落人間世。南海慈悲夜半鐘。用九冥心湘粵會。行看鐵軌踢長空。

嘗見友人便面書佛塵一絕云。

咄咄天心不可常。茫茫塵世幾滄桑。燈花劍蕊深深綠。海國自多南面王。

瀏陽二傑並稱於時。戊戌之變。唐才常痛極。欲航海復仇不果。庚子漢日之役。蓋素志也。其與譚訂交。生死不渝。足以愧當世。輓譚七十二字。一字一淚。實一字一恨。

與我公別幾許時。忽驚電飛來。恨不携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台。滿羸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

近至尊剛十數日。被羣陰搆死。忍拋棄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剩得扶桑英傑。劍氣摩空。

林旭遺聞

林燉谷生而穎異。其著作則繩趨矩步。無一奔放之文。李文田充福建正考官。得林鄉試卷。擊節歎賞。定爲元選。其評語有非二十年面壁功深者。不能臻斯境界云云。林年纔十九。時論榮之。

林以丁酉春間遊於上海。見秦薇雲不禁顛倒。薇雲二字。卽林所命。去後復貽以詩函。惜已遺之。不知其中作何語。

林旭情性眞摯。與人交恂恂如處子。自戊戌參預新政。忽改常度。凡建一策。僚輩不能決者。旭大呼奮筆擬稿以進。必蒙俞允。事有命與軍機大臣會議者。旭擬稿就。亦逕達黼座。或請交堂官過目。旭輒拂然曰。他們懂得什麼。參政十日。朝士側目。怨毒之甚。旭一人所召爲多也。

友人復貽林燉谷感秋五古一章。悽惻之意。溢於言表。詩曰。

清晨負手行。蟋蟀鳴我前。因知秋氣厲。感此悲流年。病夫日掩戶。一月不窺園。頗聞梧桐樹。飄葉聚其根。歲寒皆黃落。而汝胡爲先。我將種長松。不與時推遷。小庭數盆花。青青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

甲午乙未之間。楊叔嶠方在京師。寓伏魔寺。林叡谷時過從之。有贈叔嶠短篇云。

窗外丁香玉雪色。窗下兩生坐太息。可憐太息空爾爲。舍人縣令官秩卑。朝出空遮征史車。暮歸還革相公書。宗廟神靈三百春。卽今將相未無人。言戰言守言遷都。三十六策他則無。深宮迫念先朝痛。根本中關敢輕動。擲鼠忌器空持疑。餒虎割肉有盡時。書生不自有科第。能爲國家作麼計。東家翰林盡室避。猶聞慷慨排和議。

賈生鵬鳥。臙衡鸚鵡。是篇兼而有之。

楊叔嶠遺聞

楊銳本四川縣竹人。某年由京回籍。爲太夫人營葬於劍州某處。其地峯巒峻峭。林木陰森。楊心頗慰。嗣有善青烏術者。見而詫曰。殆矣殆矣。守墓者詢其故。曰。不觀前一山如摩天巨刃乎。其子孫必不能保首領以沒。守墓者斥其妄。戊戌案發。術者之言遂驗。

楊官京師。日與康有爲本不相能。被難後。同鄉發其篋內遺書。有致弟某手札一通。極言康有爲之如何悖妄。故盛祭酒杜鵑行有云。（茂陵遺稿分明在。異議篇篇血淚痕。）杜鵑行其標題曰。楊哀生詩。存眺華閣集。

楊戊戌議立四川同鄉京官子弟學堂。首捐巨貲以創。會奉上諭被難後。此款撥爲大學堂經費。不過約十萬之多耳。

楊居鄂時。有一僕曰秋桂。秋桂二字。頗似小鬟名。楊每呼之。其聲清越而長。一

時因有楊小姐喚婢發嬌音之謔。

楊官京師。日偶與朋儕聚飲。談及四川東鄉縣鬧漕一案。知縣孫廷楊鹵莽決裂。率兵往勦。貽害良民。後孫棄市。有識孫面者。謂孫項下有一紅線沿緣。是其受刑之兆。言未已。羣覘楊領蓋。楊亦具茲異相也。楊大怒。拂衣而去。戊戌後某學士乘天龍輪船赴日本。夢楊來謁。紅線宛然。楊告以設遇雷鳴。必以兩手捧其頭。否則恐隨風飄去。學士始知其已死一驚而寤。

楊銳家本富。擁貲甚厚。官京師日。首先捐銀十萬兩。創辦大學堂。仗義疎財。爲人所重。康有爲飲食衣服。悉銳供應。故康有爲在英艦聞銳殺。痛哭失聲曰。叔嶠死。吾其窮矣。

戊戌之秋。楊銳以其兄病歿京師。特來搬柩。因與康廣仁等五人稔後。遂連類及之。冤也。某君言楊所居大門上有聯曰。月中漸見山河影。天上新承雨露

恩。上句爲東坡八月十三玩月詩。漸字係三點水加一斬字。而楊竟於八月十三日棄市。奇哉。

劉光第遺聞

劉光第爲張南皮尙書任四川學政時所賞之士。南皮獲聞罹難之信。涕泣不能仰視。立卽電求王夔石相國曰。劉光第本卽出京之洞留之。如必見殺。則是之洞殺之也。詞甚哀切。然太后盛怒之下。王相亦不敢逆鱗批鋒也。

劉一介不與。一介不取。古之狷者也。京官每以外省炭敬爲挹注。光第獨不然。有饋者必受呵叱。所服僅一夾袍。一紗蟒衣。無他物也。被逮日。光第出拜客。邏者乃返。光第知之。翌晨。自縛赴刑部投到。其慷慨過人如此。

江標任湖南學政時。立一校經堂。聘請通材主講。戊戌春。初巡撫陳寶箴欲以此席諸屬喬茂萱。喬力辭不果。乃舉劉光第以爲己代。未久。劉亦設詞以謝。於

是乎以皮鹿門承其乏。而劉入陳幕。適朝廷下求賢之詔。陳遂以劉光第與譚嗣同諸人應。八月旋及於難。聞陳寶箴保舉時。本欲以喬茂萱列入。喬又力辭之。出語諸人曰。召保考三者。可靠而不可靠。今見此情景。道念頓灰。（道念者言作道臺之念也。）覺不如候補提牢廳之爲愈矣。已而果然衆服其見。

劉字培生。篤厚君子也。當陳寶箴保舉經濟特科時。摺奏書及其名。屢書屢誤。意者吉凶悔吝之所動歟。

李鐵船京卿聞劉被難。仰天歎曰。培生這樣的人都可殺。天下何人不可殺哉。於此可見劉之爲人矣。

康廣仁遺聞

康廣仁有爲之胞弟。辨才無碍。每申駁議。層出不窮。譚嗣同輩咸畏服之。每有封事。廣仁直達黼座。上卽與之計畫。他人不能知也。及被難。由廣仁善堂收殮。

葬於義塚。南海會館爲之立一碑無字。聯軍入。始有人鑿其上曰。南海康廣仁之墓。後以沈盡之力。始返其骨於故鄉。沈盡可謂不負死友者。

廣仁既伏法。暴屍兩日。始得廣仁善堂爲之盛殮。舁赴荒郊。以廣仁而收廣仁。真是數有前定。

是卷藏之篋中。日久遺失殆盡。今翻閱一過。已失去大半。楊深秀十餘則。康廣仁數則。以各家著作。且俟訪求補入耳。茲爲詮次錄之。以供於世。

萬福華

萬福華。志士也。壬寅。俄人侵我滿洲。滿清政府讓步。王之春。實主之。王過滬。上萬欲殺之。爲漢奸戒。于是誘王至大新街金谷香。番菜館。萬槍擊之。槍未能發。王匿桌下。萬被捕。先是。俄事警聞刊于上海。至此已改爲警鐘日報。專以鼓吹民族主義爲宗旨。係蘇報以後之唯一大革命報。主持者爲陳君佩。忍高君天。

梅等。聞萬被逮。集資爲延律師。同時揚州志士杜君課園。張君丹斧等。刊楊子江報于鎮江。當時杜君亦爲之奔走求援。記者時年十三。任警鐘採訪。暨楊子江撰述事。故亦爲一分子。名伶汪君笑儂。組織大舞台報。亦爲之運動。後法庭辯護無效。萬先生竟囚于西牢。定期十年。壬子秋出獄。是月十六日。戴君天仇等爲開歡迎會於上海之新舞台。記者遠在汕埠。不能躬與其盛。誠爲憾事。先生才識過人。今日出獄無恙。不僅先生之福。實中華之福。遙祝先生萬福。尤望先生有以福華也。臨風北望。爲之神馳。(陳志羣稿)

周應時

周應時。字哲謀。江蘇江陰人。生而慧。長于崇明。留學日本振武學校。後升入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充亡清督練公所差遣官。素抱革命之志。秉性謹慎。言不易出諸口。有叩以宗旨者。輒以服從爲軍人天職對。故人鮮知其志者。寧軍未反。

正前公多所規劃。攻南京時。公從徐紹楨立功。卽任第九團團長。去春陞任第五旅旅長。御下有方。全軍帖伏。良將也。記者識之金陵。時相過。從去春記者在滬。公來訪。偕其軍需長龔彥彬。亦舊友也。同遊數日。聊慰戰勞。秋間記者之金陵。訪之暢敘三天而別。(陳志羣稿)

秋瑾

秋瑾字璿卿。一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浙江山陰人。幼受家庭教育。及笄。博通經史。能詩能文。每演說。議論風生。有旁若無人之概。年十九。與王郎結婚。生一子一女。自庚子亂後。竄身於淒風苦雨中。以規復女權爲己任。凡一切書報。章靡不披覽。恆開會演說。聽者甚衆。甲辰夏。決意遊學日本。典釵質釧。窘迫萬狀。子身走東瀛。長途觸暑。病莫能興。旣之東京。復因水土不服。抱病月餘。病痊。入女子師範校。乙巳春。與諸志士組織光復會。爲同盟會之聲援。丙午秋。回國。

居滬設光復會機關部於北四川路造炸彈創女報余於此時識之

是年冬秋君奔母喪歸里旋膺明道女學校之聘又主持徐錫麟所辦之大通學校更創設體育會暗中無日不籌劃光復會事丁未三月來滬訪於余學校時余方讀書滬上也自是余頻往中國女報社與秋有所謀並晤陳君伯平陳君伯平赴紹旋秋君將返紹謀響應余與朱君仲侯爲購軍用器械秋君回紹就大通組織暑假體操會預備起義適皖中事敗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死之秋君仍主急進日事操演如臨大敵浙省大吏早有所聞時余已返江陰秋君疊函來招余收拾行裝正擬就道而秋君被害之惡耗忽現於滬上之報紙先是紹興太守貴福得奸紳袁胡二人告密謂秋君將舉義乃于六月四日遣兵圍大通學堂殺學生無算捕秋君去屢次審問秋君無供詞僅畫秋雨秋風愁煞人句貴福竟憑七字定讞六月六日破曉殺秋君於軒亭相傳當時紅雲蔽

天陰風削骨行刑者旁觀者莫不戰慄而秋君坦然就戮秋君身首異處而面色如生聞者莫不歎惋輿論大譁海內致哀詞者數千人吳芝瑛女士爲之營葬與余以爲創神州女報（出報之期改名女報續出五期而非當今蘇州女報也）以繼續中國女報因余曾設新女子世界報且與秋君有合辦之約者也。

秋君被戕後尙有一重公案卽秋墓之歷史也初秋君死于軒亭家族不敢往認樂善堂施以棺厝於山上是年十二月徐寄塵吳芝瑛爲之葬於西湖翌年被當道所掘秋君之兄爲浙撫增韞招至屬攜柩回紹時夫家在湘中畏事不敢來葬前年王死其子始回紹領母柩至湘去年五月初一日又復重葬西湖送葬者數百人此事係徐寄塵暨秋社諸君所主持（秋社因秋獄而創）另營新阡而于舊址建一亭題曰風雨亭葬之日余亦往參且至風雨亭憑弔焉。

(陳志羣稿)

杜課園

杜君課園鎮江人。原籍太原。少聰穎。性猶耿直。於社會公益事。莫不引爲己任。而於教育尤爲熱心。年弱冠。痛滿清官吏之腐敗。仰天飲恨。時作狂奴故態。既組織楊子江叢報。每一下筆。洋洋千萬言。無不切中時弊。故當道惡之深。而京江學界受其惠者匪淺。旋以叢報立言過深。不適於中下社會。乃改組楊子江白話報。一時風行大江南北。提倡女權。女德。甚力。當時風氣爲之一變。報中編有鎮江警察現形記。語觸當道之忌。時常鎮道陶中甲兼辦警察。益啣恨之。癸卯春日。羅織杜君於獄。丹徒令郭君重光知杜獄之寃。然猶不能承陶道之意。旨乃定十年監禁罪。一面優待杜君。故杜君雖在獄。殊無桎梏之苦。以詩文函寄海內友人。且在獄每星期與獄囚演說。獄囚聽之。有爲泣數行下。其感化力

有如是之甚者。

夏書林小傳

火。火。火。兒啼婦哭。災發於紅欄杆橋許姓家樓上。是爲壬子八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夏君方在許姓同居之家。午膳聞警。輒投箸而起。不及頂。盛易靴。遽以常服隨手挾一被奮登火樓。其時火油燈火油瓶翻潑滿檯滿地。夏君但知傾身撲滅火勢。不圖油點橫濺紗褲。飛焰隨而肆毒。令我仁勇無雙。常爲社會干城之壯士。兩腿齊陷於火窟。迨經救火助手爲之撕棄火褲。而夏君受火毒已甚重矣。急送上海醫院求治。則左腿尙可着手。右腿焦爛無完膚。不去腐肉。無從施治。去則痛不可忍。又以體弱難施悶藥。由是醫家束手。夏君亦不願更由西法醫治。遂昇回家中。卒以無法可施。延至九月廿七日寅時逝。世。夏君以孱弱之體。秉勇毅之志。陷慘苦之境。其情狀雖罄字典之形容詞。而莫由描寫。嗚呼。

哀哉。青年之婦。二歲之兒。將誰託耶。夏君既爲社會而死。吾社會又何忍不爲夏君恤其妻子。夏君先籍會稽。家寒。早孤。成丁之年。卽爲上海縣署櫃書。時則已爲救火會會員。聞警無不奮勇從事。嘗以急奔血暈途中。後以偏勞公益轉致失業。而夏君更一意經營。果育救火社。蓋果育社之成立。成績昭著。固夏君之主動力也。去歲光復。上海君以聯合會體育部隊員。應急備常。彌極勞瘁。直至臥病。而始輟防務。傷病中常諄囑同志。毋因我救火致死。而生畏憚。並作遺囑一通。以資紀念。其熱心公益。生死不渝也。如此吾社會同胞。其何以慰死者而策將來乎。

劉道一遺詩一首

大地方興三字獄。但期吾道不終孤。舍身此日。吾何惜。救世中天志。已虛去國。□□□□□對牀風雨誤。高梧海山珍。重原鶴翼。莫作天涯寄弟書。

右詩得自一商人之子。年未成童。寫以爲戲。字筆都訛。意度得其大概。中五字。至不可識。詢之道。其父得於某獄徒家。是前日所殺一甚麼姓劉的。排滿黨做的。予與鋤。非方識一面。適有故至湘潭。竣事歸來。驚傳奇慘。數日風雲。遂乃若此。噫。廣土變獄。不聞人聲。四海空闊。無可容足。予當時豈獨爲道一一人悲哉。蓋事變之來。至出神禹之外矣。可不懼哉。前見某報關於道一之詩。無慮數見。此尙闕然。豈非大憾。反誦再四。詞旨悽惻。頗類當時尙未定罪之作。雖神州廓清。而斯人永不得見。予當時和其句有云。我欲招魂天不許。祇將哀痛向空書。今不可憶矣。顧於道一之詩。以爲必當表章者也。錄專病雲稿。

孫錫臬行述

堂兄諱錫臬。字鳴仙。居無錫之石塘灣。性沈默。不苟言。言必有中。性好學。手不釋卷。尤喜讀史。過目不忘。年未弱冠。已博通典籍。曉達時務矣。其著作多可觀。

者。邑中賢士大夫咸器重之。既長肄業南菁書院。繼入南洋公學。年二十二。担任東林學堂教授。熱心教育。師弟之親愛如家人父子焉。後又兼授師範。競志翼中等校。教科前年任竣。實校長。整理校務。井井有條。尤爲儕輩所敬仰。素富共思想。不屑屑於功名利祿。當科舉廢時。前清猶以優拔籠絡人才。堂兄獨不爲動。人有勸之者。則喟然而歎曰。平生志不在此也。蒿目時政之失常。欲手刃民賊。祇以上有慈親。終鮮兄弟。兼之家無恆產。全賴薪水奉養。不敢以身輕試累及老母。及滬上光復。堂兄遂與各志士密謀。響應奔走。經營不辭艱苦。事成。推賢任職。己則引身而退。仍還竣實學校辦事。其宅心公正。有如此者。然已積勞成疾。不數月而溘然長逝矣。年僅三十。有二聞者。莫不傷之。爰略述梗概。如此。以告採風者。(孫秉銓謹白)

柏在浙江按察使獄公廨之右土地廟前宋大理寺獄風波亭故址也傳岳忠武遇害柏即日死數百年植立不仆度以周尺長二十尺有奇圍四尺有奇人以忠武故旌其柏曰精忠咸豐庚辛之間杭城再陷燬於兵火柏斷爲九在衆安橋忠武之廟海外人榮其古也得一以歸余恫夫久而盡失矣以爲忠武實葬棲霞之麓面湖背山崇祠巋然瞻拜而致虔人四時不絕儻移其八樹之廣庭鐵闌周之卓乎天地之靈可以厲人心之不死交涉使王豐鎬杭嘉湖道張鴻順咸躡之釀金鳩工以余督其事越月日如式告成別纂湖山之蹟關忠武者成書以旌天下在昔圖詠凡四石與柏俱來迺撮其義如左方辭曰維宋忠臣之人極木七百年化爲石懿歟兩君展風烈移奠此山鎮湖碧具有人性式此柏

○岳忠武王精忠柏歌 趙熙

程侯寶護忠精柏。此柏蟠根浙江。臬實維風波停。故址大宋乾坤。一刀血岳忠武死。柏卽死。柏死非死。事奇絕。立二十尺圍。四尺化爲石質。扣如鐵。人今見柏。見忠武咸豐中斷爲九節。賊以兵火斫燒之。其身可碎。不可滅。海外何人。睨其一脫帽。苔扁禮忠烈。手挽蛟龍出。亞洲氣帶中華地。心熱程侯拊柏呼。向天岳。攻近點。棲霞穴。移之廟中。成法物。鐵闌周之。建隆禍。二三人外。衆不聞侯蔽其功。厲人傑。從來哀莫大。心死慘哉。中原岌。忿裂柏在天地。無朽理。忠武英靈望來。哲作歌。附柏質。程侯匪飾。湖山風。兩浙。

○伯葭觀觀移精柏。柏斷塊於湖上岳忠武廟。湯壽潛

柏精忠鐵長壽。人不忠鐵遺臭。一墓前。四鐵象。遊人爭溺之。遺臭流芳在。自爲人不如木。將誰詬風波。亭裏風波惡。此柏生時卽盤錯。忠武一死七百年。柏死不死。魂所託金田匪。太不曉事。斷而爲九威。豐季兵火燒。柏不燒。心焚餘仍。

帶剛嚴氣海客得其一已足人間有此不灰木不壞眞成百鍊鋼誰憐片片忠臣骨置之僻地知者少程侯一見詫至寶同志無幾同護持（謂張觀察王交涉）歷劫復生如幸草徒諸湖頭快萬日南枝彷彿靈風肅見柏如見大小眼將軍血曾化碧聞萇叔吁嗟乎構鄰屈朝廷小檜屍分雷霆惱從古英雄負屈多樹猶如此人垂老

○又徐定超

三綱不張四維弛哀莫哀兮人心死柏兮柏兮胡爲死（一解）我聞三字獄成時柏本無知若有知義與偕亡復奚疑（二解）雖然柏死性未滅鬼神守護貞心結閱七百年堅似鐵（三解）程侯嗜好與俗歧不貴異物貴枯枝如夏鼎與商鬯（四解）我來觀柏非觀禮懷然正氣照青史嗚呼一樹猶如此（五解）

○又

天。生。大。材。當。大。用。何。人。自。壞。真。梁。棟。人。自。壞。之。彼。自。全。閱。七。百。年。從。南。宋。我。聞。鄂。王。臨。刑。時。庭。中。柏。死。如。僵。屍。以。木。殉。人。古。未。有。傳。聞。母。乃。失。之。痴。其。實。至。理。不。可。測。讀。書。論。世。貴。心。得。草。名。指。佞。昔。所。傳。木。號。精。忠。何。獨。惑。事。或。傳。疑。理。則。眞。居。然。不。二。有。木。神。先。零。吾。似。三。秋。木。不。壞。終。成。百。鍊。身。始。知。此。木。堅。多。節。眞。固。能。禁。億。千。劫。願。隨。忠。骨。長。埋。玉。羞。見。佞。人。徒。鑄。鐵。樹。猶。如。此。世。罕。聞。年。年。飲。社。如。揄。扮。無。數。蜉。蝣。不。能。撼。突。來。狐。犬。動。成。羣。蝨。爾。金。田。一。小。醜。信。手。剪。伐。斷。爲。九。霜。皮。雨。幹。老。益。堅。貞。石。吉。金。同。不。朽。程。侯。見。之。喜。欲。狂。更。得。同。志。欲。珍。藏。築。台。皮。置。迴。欄。繞。餘。茲。正。直。地。久。與。天。長。君。不。見。諸。葛。祠。中。有。老。柏。杜。甫。作。詩。已。愛。惜。須。知。此。爲。正。氣。聚。千。秋。非。爲。湖。山。遊。觀。飾。

詞苑擷華

趙烈士百先遺詩。世人爭寶之。今再錄如下。不厭百回讀也。贈吳樾云。淮南自。

古。多。英。傑。山。水。而。今。尚。有。靈。相。見。塵。襟。一。瀟。灑。晚。風。吹。雨。太。行。青。雙。擎。白。眼。看。
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杯。酒。發。揮。豪。氣。露。笑。聲。如。帶。哭。聲。多。一。腔。熱。血。千。行。
淚。慷。慨。淋。漓。爲。我。言。大。好。頭。顱。拚。一。擲。太。空。追。逐。國。民。魂。臨。時。握。手。莫。咨。嗟。
小。別。千。年。一。剎。那。再。見。却。知。何。處。是。茫。茫。血。海。怒。翻。花。登。越。王。臺。云。七。雄。兼。
併。眞。無。謂。劉。項。紛。爭。祇。自。殘。堅。向。天。南。開。版。籍。能。將。文。化。服。夷。蠻。公。眞。嬰。鑠。威。
名。古。我。尙。飄。零。姓。氏。慚。今。日。登。樓。憑。北。望。中。原。妖。露。正。漫。漫。己。酉。初。度。寄。友。
云。百。年。已。過。四。分。一。事。業。茫。茫。未。可。知。差。幸。頭。顱。猶。我。戴。聊。持。肝。胆。與。君。期。欲。
存。天。職。甯。辭。苦。夢。想。人。權。亦。太。痴。再。以。十。年。事。天。下。得。歸。當。臥。大。江。湄。
汪。精。衛。景。大。招。徐。漢。援。田。梓。琴。諸。人。隨。孫。中。山。先。生。赴。鄂。舟。中。聯。句。贈。孫。先。生。
云。十。載。隨。君。挽。魯。戈。幾。經。翻。海。洗。天。河。陳。祖。生。擊。楫。言。終。踐。杜。老。憂。時。淚。尙。
多。汪。幸。向。艱。危。迴。世。宙。且。從。忠。信。涉。風。波。景。江。流。浩。瀚。春。如。海。付。與。羣。生。

飲太和(田)

市隱名流

嘉興周管谷貧。賈而儒者也。丁時亂。棄舉子業。受廛賣米。有括故家遺書鬻於市者。買得一船。每日中交易。筐筥斗斛權衡堆滿。肆讀之。糠稂中居嘗奉母。惟謹。每食必具酒肉。雖窶貧弗缺也。人有賈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有戴丙鬻女於巨室。將以配儻僕。周急贖之爲嫁。又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周筥。估獨往硤石中道死。周具棺以殮。手書呼其子至。傾筥還之。時人多稱道焉。周能詩。著有采山堂集。憶其中有句云。似士不遊庠。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趨。立言頗突兀。應事還牘疎。飢凍不少顧。吟詩作歡娛。讀此詩。可想見其生平。用知風雲世變。在野正不乏人材也。

泣羣曰。市井中有此畸人。吾爲少見。令人企仰不置。

黃花崗七十二人墓碣

錄辛亥慮廬稿

余作是文。在五月間。蓋憫誓者之無知。嘆英名其永沒。表而出之。聊寄余之懷抱。乃不數月而大漢起義武昌。四方響應。復我舊邦。黃花崗下之雄鬼。其亦可以慰矣。十月朔日慮廬又記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辛亥夏四月。革命軍舉事廣州。勢孤而敗。七十二人。赴義死。嗚呼烈矣。我黃帝子孫處虜廷之下。覩顏屈伏。爲牛爲馬。二百十六餘年之間。沈淪晦暗。恥之莫雪。嗟彼薰心榮利之徒。罔顧仇讎。昌言變政。作滿干城。助桀而爲虐。路礦權利。民生血脈。此攘彼奪。假太阿於皙種。將演瓜分慘劇。有志之士。鑒漢族之爲夷。神州之陸沈。大好河山。悉成腥羶。故遯跡於海外。散資財。結義烈。雲合響應。日盛以大。數千里鼓浪而來。集乎香港。而攻乎廣州。蓋先後附輪以上珠江者不絕。處事周密。待時而動。三月某日。清廣州將軍孚

琦爲志士。溫生才鎗死。滿奴撞塘呼號。驚魂奪魄。四月之朔而事發矣。督署焚。清粵督張鳴岐聞驚。竄去。彈雨硝烟。血肉薄衆。僅百餘。轉戰弗懈。惟時海中大霧。迷漫不可見。香港航阻。援者莫至。勢弗能支。軍至全覆。倖免幾希。欲圖再舉。已非其時矣。志士之就獲於滿吏者。莫肯少屈。懷乎不可犯。臨刑之際。慷慨從容。痛罵賊虜。聲震梁屋。清吏膽爲之懾。事已收。其遺尸得七十有二。各瘞於黃花崗下。嘗獨以爲湯武以一代革命。天下皆歸仁。何至於後世而不可多見。况復以異族而主中夏。冠裳倒置。淪神州於犬羊。漢魏以降。五胡亂華。有唐之末。沙陀肆行。宋興內治。既睦外患。最劇。卒亡於胡。元明太祖以布衣廓清中原。北逐亡元。功不在禹下。乃歷三百餘載。而彼遊牧於白山黑水之羣。腥羶犬羊之族。復肆跋扈咆哮之志。入我中夏。荼我生靈。天何不仁而降吾黃帝子孫於斯。極觀夫泰西諸國。若法蘭西。美利堅。志士蠶起。流血以博自由。浩氣磅礴。足

以驚天地動鬼神。未嘗不心嚮往之。彼風東來。我神洲始稍稍以動。或播之歌。詠或見於著作。或慕荆卿。聶政之爲人去一二之民賊。獨夫百餘人提矛而起。奮勵激昂。沈舟破釜。視此一決。何其壯也。何其壯也。雖厥功之未成。要必有起而踵之者。物極必復。又安知其無吊民伐罪。出水火而登衽席如湯武者乎。他日胡氛掃盪。海宇肅清。復我衣冠。享承平。則在諸英靈有以呵護之。爰系以銘。

銘曰。昊天不吊。禹域云亡。山川失序。衣冠犬羊。二百餘年。厥生洪楊。讀易至復。吾族其光。曰七二人。揭竿爲創。功虧一篑。丁命之喪。碧血萋宏。黃花之崗。偉哉壯士。殺身成仁。氣吞河蕭。咤叱鬼神。洪濤萬里。惟仇之伸。博浪子房。易水荆卿。數耶運耶。厄我炎黃。恨咽南海。淚灑西江。有土一坏。日月爭光。勒銘其石。千秋表揚。

國慶日遊蘇記 天牧

今日何日。非陽歷十月十日中華民國誕生之第二週年乎。亦非正式大總統就任之日乎。迴憶辛亥今日。霹靂一聲。白旗高舉。海內響應。諸志士豪傑。挾填海之毅力。運移山之手腕。相激相盪。相厲相厲。雷霆不能驚。水火不能入。霜雪不能殺。金石不能傷。堅苦卓絕。百折不回。遂亦演成此震天動地之奇劇。未幾而清廷覆。民國立。雖關於人心之革命。若非首義諸公。冒矢衝刃。揮洒血汗。殉義先烈。捐軀報國。拋擲頭顱。何得有脫離專制之一日。數千年老大帝國。一躍而躋于世界共和國之林。可與法美並駕齊驅。想諸先烈在天之靈。覩今日五色國旗。飄搖麗天。當亦爲之含笑于九京也。雖然。此次紀念。何等重大。竊思去年今日。猶是國慶。猶是紀念。而微有不同。臨時政府。杌隉而未安。列強承認。游移而未定。始以政黨之紛爭。旋釀南方之戰禍。方是之時。國勢危於累卵。人民揚於喪亡。誰復料有今日者。然則今年今日。較之去年今日。其愉快爲尤甚。且

逢正式總統就任之期。吾民應如何歡聲慶祝。乃反不如去年遠甚。尤以蘇州持消極主義爲最。嗚呼。我欲無言。

先期由中央政府特頒命令。以是日爲國慶紀念。適逢正式總統就任。凡各界均休假慶祝。吾校亦遵例休假三天。并于九號舉行燈會。環遊靜安寺之東北一帶。與會者四百餘人。精神煥發。歡聲雷動。燈光蜿蜒。爆竹轟天。聲聞數里。余亦躬與斯盛焉。出校後。見街頭羣兒踴躍呼曰。今朝國慶。鼓掌如雷。余相視而笑。所經街市。見旗飄五色。燈懸國慶。但以其隸屬于西人租界範圍之內。不欲游覽。乃附快車旅行蘇州。一觀內地之慶祝。當汽笛一聲。車聲軋軋。蓋已向前啓行矣。沿途風景殊佳。南翔爲嘉定之巨鎮。遠望市廛。櫛比雲連。自滬江來之富鄉也。次過崑山。憑窗遠矚。見車站之五色國旗。隨風飄颺。日中頗覺大放異彩。而桑麻徧野。畦塍棋布。際此霜稻登場。西成有望。豐年穰穰。野老鼓腹以遊。

豈非民國之新氣象乎。瞬息抵蘇站。已二時半。賃車至閘。入城至家。暫息征塵。五時走行至觀前。一路景象冷落。竟與去年大不相同。各商店惟懸國旗。虛應故事而已。吾蘇以富庶之鄉著。且此次滬甯兵禍。而蘇州並未受若何之巨劫。噫。吾不禁爲吾蘇商界哭。余至觀前。晤金舒彭于怡怡軒。據云。是晚有提燈會之舉。余方以爲學界諸君。尙存慶祝之心。乃迨至晚間。見興高彩烈。歡聲雷動。提燈遊行者。反爲西人教會所設之東吳大學及桃塢中學。而地方上所設諸校。均默不作聲。記者初以爲吾蘇學校。大小數十。必魚貫而來。迨時已子夜。觀者漸散盡。余乃詢之于省立某校生。始悉今年提燈慶賀者。僅此二校而已。記者不禁爲吾蘇學界三嘆。尤有甚者。縣公署初毫無舉動。迨聞東吳學校之將臨慶祝。乃亟雇紮松柏。聊以點綴。政界如此。他可知矣。

記者既受此非常之感觸。益不自適。乃於次日旅行范墳。藉消積悶。賃馬出城。

直向范墳而行。知范墳在支硎山之背。卽天平山也。自宋范文正公葬衣冠於此。鄉人慕其高義。相傳至今。爲范墳云。地以人傳。良有以也。沿路塘岸。直達山麓。兩面環水。清幽雅絕。下馬卽步上山。經童子門。范墳在望焉。復行數步至殿。殿中灰塵封積。闕其無人。惟聞松風梧葉之聲而已。是時足力已疲。欲尋一休息處。適內有小屋數椽。一僧恃游人茶資以爲利者。乃共趨前。臨窗小憩。後謁賜山舊廬。始得見所謂范墳者。古木森森。參天拔地。其勁直英爽之氣。范公之威靈若式憑焉。余肅然致敬。低徊久之。不能去云。俄聞履聲橐橐。歌韻悠揚。來往遊人。絡繹不絕。復由左上天平路。見古木蒼翠。崖石森列。崖上題銘甚多。有四大字曰萬笏朝天。半山亭。適露一角。再上爲鉢盂泉。房屋幽雅。陳設清潔。涼風拂拂。頗覺別有洞天。玩畢。登樓臨窗而坐。南望靈巖山。吳王館娃宮故地也。而其東則虎邱山。出沒隱見。若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乎。西望楞伽山。吳王郊。

臺猶有存者。北望寒山寺。殊雄壯也。下俯亭臺林屋崖石山泉。均在指顧之間。而其中最特色者。爲吳中第一水。又曰白雲泉。其泉由山中轉入。曲曲而下。水聲潺潺。清澄可鏡。誠可愛也。俄而金烏將墜。若一綫天。七子山諸名勝。均不及遊矣。乃返閨門。至觀前。與蘇州日報主筆吳君。及彭君等。買醉於怡怡軒。

次日醒來。日已烘窗。亟披衣起。偕友至北街拙政園。卽前清滿人全鄉之公寓也。園中花木假山亭台樓榭。彫刻精細。裝飾宏麗。爲郡中各園冠。想當時。我民脂膏。供若輩揮霍。甚且於漢人禁止之內。而惟許滿人遊覽其中。曾幾何時。產歸公有。凡闢爲遊玩之公園。而不許華人入內者。可作如是觀也。余等在烟波畫船中飲茗後。又會同彭舒二君。至惠蔭花園閱報社。而記者不禁大有感慨焉。吾蘇自植園開放後。而一班家園。如半園鶴園遂園等。相繼借閱報社之名稱而漁利。夫闢家園改以閱報社。乃文明之導。使不謂文明之地。竟爲藏垢。

納污之祕密會集所無數之怨女痴男各呈其陸離光怪之面目喪風敗俗莫此爲甚而加以淫詞彈唱影戲橫陳使桑間濮上之事易于媒介而某園竟欲大放燄火負地方責者非不知禁且庇護之豈慈航普渡而使怨女癡男皆大歡喜耶余不欲久雜其間乃出園晤董子于桃塢同至怡怡買醉而歸次日假滿卽雇馬至車站附九點半車回滬歸校後用是特爲記之。

鬼訴

月冷階砌霜寒庭砌青楓瑟瑟黃草萋萋此某都之城隍廟刹也登其陞者止見焚檠欹圯蕞櫺崩頽常住之僧侶均已鳥獸散惟竈突有炊烟縷縷則老道人尙留而未去。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老道人乃哽咽而爲予言曰余無家室傭居此廟者蓋已半世於茲矣民國成立業歷過一番浩劫今者鎗砲闐咽幾令我無一椽

可庇。什物已空。僅餘被一襲。乃鋪草爲茵。蝮伏於神殿後。惟冀神靈呵護。得免凍孛。幸而毒燄漸消。惡氣稍殺。余乃獲保。余羸軀亦云幸矣。予聆言亦爲之歎。獻不置。

老道人復繼續言曰。余每夜孤棲此處。闕寂無人。絕鮮登然足音。當魚更三躍時。惟聞鬼聲啾啾。蟲聲唧唧。尤覺難堪。然余亦安之矣。疇昔之夜。余乃睹一奇事。語至此。嘖嘖者再。乃復言曰。日者余酣興方濃。忽聞有聲甚厲。余一驚而寤。則聞哀號聲。縲紲聲。拍案聲。詰問聲。嘈雜不一。余心悸。余身戰。已乃瑟縮。裹被一角。矚之。只見燭炬輝煌。灼耀如白晝。殿上中坐一王者。冠帶巍然。氣象兇猛。旁侍三四判官。牛首阿旁。俱執利刃。鈇义分兩行立。油鑪火鐺。森然羅列。墀下庭中。萬鬼攢頭。多著軍衣。有折臂者。有缺足者。有洞腹穿胸者。有紛肢碎體者。俱齊呼冤屈。

王者鞠其辭。卽同聲應曰。吾儕戰死於疆場上。本屬分內事。然此時並無必死之道。乃彼黨魁以自由民權等詞。極力鼓吹煽惑。當起事時。各各興高采烈。及至大勢已去。又各各高飛遠颺。逍遙法外。吾儕一時糊塗。遂爾罹茲冤抑。尙求大帝將各黨魁。如孫文、黃興、陳其美、何海鳴等。拘捕到案問罪。當時有判官握一管不律。習習書之。旣王者一揮手。羣鬼均避至左廊下。即又有一羣俯伏而前。裝束與前略似。而軀幹偉大。姿狀蠻野較甚。旣擁至墀下。卽嘈雜言曰。吾儕並非久經訓練之兵。主將乃以不教之民。驅諸鎗林彈雨之中。遂至一挫於北。再畔於南。輕試於太平門。覆者數千。冤哉主將。以我輩尸骨積高。遂升高其位。置也言畢。王者復揮之手。羣鬼遂紛紛集右廊下。續又有鬼使押一羣鬼前。俱扶老攜幼。呼母號妻。哭哭啼啼。悽悽切切。或斷頭。或折踵。或腹漲如鼓。或舌出有咫。俱伏而奏曰。吾輩無辜之良民也。彼曰爲爾等造幸福。此曰爲爾等除蝥

賊。究之餓糧也。饜銀也。皆取之吾民者也。圍困也。屠戮也。皆施之吾民者也。吾輩見子彈而驚心。聞鎗砲而褫魄。由安居樂業。一變而爲轉徙流離。再變而爲孤魂剩鬼。其最痛者三軍破甯之後。細軟先空。犒笨繼去。老稚罔遺。辱及婦女。見幾者墮井懸梁。遲延者失節殞命。陷入九幽。難昇西土。苦哉苦哉。且訴且泣。號啕不已。王者大怒曰。兵卒冤屈。猶有可說。百姓何辜。乃罹大劫。此實中外絕無之慘劇。古今僅有之虐乘也。聞陽世政改共和。原來反不如初。卽傳令牛頭馬面。將陽世惡魔。如張勳黃興。一千人勾來到案。方飛籤下。忽左首一判官啓奏曰。此等冤鬼。固屬可憐。然稽生死簿。亦由天祿已傾。大命旣絕。彼張黃輩。雖罪深惡極。然大限未到。恐不應卽時勾致。不如俟其自投。再擲之刀山。置之油鑊。剝其皮。抽其筋。然後送諸迴輪。投入畜道。以洩此儕衆生之忿。王者聞言。點首道是。卽令鬼使將衆鬼暫押。往枉死城候審。羣鬼均紛然散。頓聞雞聲喔

喔。一瞥眼間。若王者。若判官。若鬼使等。俱已不復見。昂首翹瞻。只見太白星孤明於天際。東方曙矣。因思幽明果報。釋氏之說。果不我欺也。繼念此處現象。已室無完卵。道絕炊烟。本不可以一朝居。今復親睹此怪事。心頭鹿撞。愈不可久留矣。老道人言畢。予覺滿庭淒草。迎風浙瀝作響。如有鬼物附者。遽黯然歷階而出。(錄蕉心稿)

泣羣曰。去夏秣陵浩劫。仁人痛心。蕉心君以生花之文筆。寫鬼魂之冤抑。借題發揮。聊洩牢騷。殆亦留仙曉嵐之流亞也。

顧憲成君發明中國新字記

千九百十一年。義國都郎開萬國博覽大會。吾國工商學各界之出品。運往比賽者。甚夥。而教育品陳列中。有異彩之文光。發現其間者。爲顧憲成君所發明。八卦形之中國新字。揭曉之日。躋於上選。竟得先進國誌榮之特獎。各國審查。

員。咸。讚。爲。中。國。政。教。進。步。之。利。器。駐。義。吳。使。亦。有。一。會。看。通。行。四。海。何。止。偉。業。千。秋。之。獎。詞。何。其。偉。哉。顧。君。字。曉。舟。江。蘇。華。亭。縣。人。爲。上。海。商。學。界。知。名。士。當。世。之。有。心。人。也。與。某。同。鄉。里。且。爲。總。角。交。知。之。尤。悉。自。戊。戌。變。政。以。還。所。遇。多。刺。激。毅。然。謀。改。良。文。字。以。溥。輸。教。育。之。助。爲。己。任。因。思。教。育。之。不。良。實。文。字。複。雜。而。無。統。系。爲。一。大。病。根。於。是。進。而。研。求。各。國。文。字。有。年。審。字。母。之。精。意。考。音。韻。之。源。流。而。於。切。音。一。道。豁。然。神。悟。竟。能。發。明。世。界。未。發。明。之。立。音。乃。著。革。新。之。手。祛。宿。舊。之。弊。厥。功。甚。大。夫。中。國。文。字。之。起。點。本。屬。簡。單。心。畫。心。聲。初。無。分。別。篆。隸。眞。草。隨。世。變。遷。說。文。雖。精。又。偏。義。而。略。音。說。者。謂。自。西。域。字。母。流。傳。中。國。後。四。聲。七。音。於。是。大。備。而。不。知。歷。代。文。士。好。自。作。古。舍。本。逐。末。故。論。韻。之。書。愈。多。而。字。音。愈。雜。雜。則。不。能。無。異。同。標。準。既。失。依。據。實。難。殊。令。後。學。望。洋。興。歎。焉。無。怪。江。浙。隣。省。宛。如。異。國。閩。粵。唇。依。竟。同。陌。路。至。於。字。義。之。繁。雜。艱。棘。又。

較韻學爲難。一字之離奇，考究動需累日。一義之幽曠，研求或歷經年。欲竟全程，一闖至奧，非十數年不爲功。以十數載少年寶貴之光陰，僅能通徹文字一道。其他各科之學理，正是無窮，又需幾何時之歲月始克有功。嗟乎！一生之歲月能有幾何，泊乎文字通順學理，貫悟則少壯之時光消磨殆盡，僅餘垂暮之年。華頽唐之體魄，何足以治繁劇而膺艱鉅乎！吾國舊字之弊害，旣如彼，新字之發明，豈可緩乎！於是顧君殫精竭慮，援古證今，以發明之新字出現於羅馬古國都郎賽會之場，而受誌榮之特獎焉。至其所造之字，蓋有二奇六利者在。敢爲當世學者告，何謂三奇：字母取伏羲八卦之形變化成羅馬橫行之體，學貫中外義彙古今一奇也；發明世界未發明之立音故字母，祇造一十有三，用以拚切中國字音，可盡其所有，且可盡世界字音所有，而補柴門哈甫世界語之闕二奇也。字母分陰陽二體，串字可變化無窮，串成之字形聲兼備（

假如漢文有百餘字同一聲音者新字亦可以一聲之字變成百餘形式。仍是一字一音一義毫不失漢文制作之精意三奇也何謂六利形聲具備可保存漢文之國粹其利一。揜切適宜可證世界字音之同源而郵通各國其利二。讀音劃一可統一國語其利三。字體橫行可貫徹大同其利四。習知揜法可無師自讀其利五。望形生義可自悟文法其利六。且又推論吾國萬古之衍流而追源於伏羲之八卦奇之而又奇者也如顧君者中國之奇士羅馬之畏友也其造福於後來學子寧有涯哉。

按北京教育部去年曾開讀音統一大會研究劃一字音無相當音標爲註音之用暫以世界發音符號代之顧君發明之新字若出而問世用作註字音標最爲相宜蓋既可收讀音統一之效又可成改變象形文字之功將來或可新陳代謝爲脫胎之漢文一舉兩得誠盛事也 家修又誌

吳淞光復軍紀略

滿清專制吾區夏二百六十餘年。其對於吾族種種設施。無一非製造革命之原料。但吾族人民之心理。類多墨守古人君臣大義之門面語。而不悟言外微旨。故雖日對幽厲桀紂之行。亦太息痛恨。相與隱忍而莫可如何。其有一二傑出之士。竊取湯武故事。欲有所爲。則又弱於鼓吹之能力。莫克使人權公理。灌於一般社會。故欲求同志不可多得。猝然犯難。則一蹶而不可復振者。往往然矣。事至洪楊。勢寢盛大。然不久而卽衰落者。豈滿人之能力足以震鑠有爲哉。蓋由文明程度不及。不惜同胞互賊故也。論者憾焉。吾黨巨子鑒先哲之失敗。痛虐政之滋甚。又沐浴歐美之新潮。數十年奔走呼號。氣誼感通。人心一變。於是盡改曩昔所以不能達目的之故。一一別定方針。時機既至。歸附日盛。遂人人具有國民之資格。又能各就所處地位。及所負才力。孤行其意。不謀而合。

至武昌一舉。遂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不數月而共和國旗。遍我大陸世界。亘古以來。政體遞嬗。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吾知他日大漢纂史。必摭摭各方面。光復事蹟。彪炳宣揚。以昭示天下後世。吳淞部分雖小。而實爲長江大海出入咽喉。固屹然東南之要塞也。且其力征經營之效力。有獨多者。軼而弗舉。懼有責焉。著吳淞光復軍紀略。

自武昌舉義。聲震中外。然自八月十九日。以迄九月十三日。敵兵四面萃集。事勢岌岌。吾黨志士。雖知鄂軍之勝負。關繫大事之成敗。然大都遲徊觀望。莫敢先發以爲鄂應。而鄂勢日孤。吳淞諸同志。怒焉憂之。羣起建議。以爲淞滬必同時並舉。滬爲萬國耳目所繫。淞爲江海屏障。不聯絡一氣。則聲勢不雄。而東南諸省。亦未遽肯相應。謀既定。事遂集。於是寶山。太倉。常熟。昭文。江陰。各州縣。不崇朝而次第收復。而蘇。狼。福。三鎮水陸各軍隊。亦咸隸於吳淞光復軍。麀蠹之

下。既而蘇省都會之地。亦翕然景附。各省繼之。而大事遂成。此雖由諸同志擘畫精詳。防守嚴密所致。然亦由所居吳淞地點。實有高屋建瓴之勢。用能號召天下。收此巍巍之事功也。其所關顧不重哉。

吳淞軍政分府之成立也。公推湘鄉黃漢湘爲總司令。朱廷燎爲總參謀。華亭楊承溥爲民政總長。三人者。皆識時通變之奇傑也。一時號令咸出於其口。初承溥任警務區長。漢湘爲巡官。廷燎統江海鹽捕師船。會駐於此。迨武漢潮流所撼。意躍躍動。顧持重莫敢先。湘人李燮和者。革命家之巨子也。挾其目的。遊歷重洋。以中學爲華僑師。卽乘此播其思想種子。隨風飛揚。審時機熟。視實行冒險爲必要。廣州督署之役。與黃輿僅以身免。潛蹤抵滬。滬上故多黨人。與燮和皆通聲氣。漢湘所敬畏者也。至此遂由漢湘播導線於滬軍警界中之湘人陳漢欽。而通款於淞軍警界之承溥廷燎。以及要塞統領姜文周。故得機關互

應一發轟然。然淞之發展也較難。當是環淞數里。水陸要塞。巡防各兵隊林立。有一梗議。禍患且不測。漢湘與承溥廷燎三人。於是焦思極慮。謀所以一一聯合之策。計定漢湘隨單身登策電。及外海營艇礮艦。走獅子林南北礮臺。謁濟字客軍及巡防隊。召鹽捕師團各領。晤所接皆錯愕。若迎若拒。首鼠兩端。終不得其要領。旋各舉代表會議取決。意躊躇仍不一致。然卒得最後之結果者。則正不知此一寸時間。其爲淚其爲血之磅礴噴涌而出也。俄而艇艦營壘。悉懸白旗。而濟軍營門尙閉。維時天初明。主將黎天才。素持中立主義。治軍嚴。莫敢發。雖有督隊官徐占魁陰相結納。尙未知其能力如何。漢湘等憂之。急遣人輦銀千數百元。稱犒師。叩門而入。軍心踴躍。事乃成。是役也。主動滬及淞者。燮和也。主動淞者。漢湘也。然承溥爲警界主體。號令所自出。抑警部力弱。無廷燎鹽捕精悍之師。勢亦不張。而漢湘獨早能陰窺二人之隱。動其所欲動。君子於是

謂漢湘能知人。謂承溥廷燎之能認漢湘。實爲一時英豪相得之盛云。當淞滬同時光復之初。滬人士咸擁戴李燮和爲滬軍都督。燮和以身有所繫。則不能再謀進取。力請遜賢。遂赤手組織北伐隊。一時青年志士。女校奇才。爭趨麾下。願執鞭珥以相從。軍中競呼李先生。服從之盛。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淞地同志聞而議曰。方今東南十數省已悉反正。而北方猶昧大義。李先生此舉。實樹天下先聲。顧練兵地點。滬不如淞。乃往迎蒞。奉以吳淞軍政分府。水陸總司令名義。以繫軍望。而漢湘下之。當是時。南方獨梗南京一城。清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雖頑。已失勢無能爲。惟江防臬將張勳實左右之。甯城不下。武漢交通有阻。且棘津浦路線。礙北伐。於時攻甯各師團。齟齬相持。燮和憂之。乃就漢湘承溥廷燎謀。以濟軍久習戰鬪。民軍少經驗。今協師決勝。殆非得濟軍不銳。謀定出師。主將黎天才率所部逼城下。審形勝。首撲奪烏龍山。次幕府山。遂

乘勢并據獅子山。此三山者。俯吞全城。得之而形勢益固。張勳知事不可爲。乃率張人駿鐵良宵遁。金陵定而武昌益鞏。自是益得專事北伐之師矣。

隸於吳淞光復旗下各軍隊。散布各地。縱橫數百里。以營計。二十有奇。皆視所主地以領餉。素不統攝。又新歸附。非賞不能得其心。若從而編制。則服械有增。矧添練兵隊。如北伐。如防守。如護衛偵探。一爐一竈。井然秩然。均須從根本上籌備。不甯惟是。時而接待客軍。時而出發兵隊。時而犒捷。時而無降。此外郵電有費。輸運有費。建兵房棚柵有費。門類百出。不可殫數。凡此應付。竭力支撐。種種困難。殆非筆舌所能道其狀況。嗣認蘇省爲主體。額餉始有着。而前後溢支之數。不可勝計。其間以燮和名重。而得協助者居多。漢湘承溥廷燎亦各以聲氣時獲撥濟。然以私人名義爲公家負債。亦正不少矣。自有商船籌餉處之設。始得稍事補苴。然酌行潦以實陂池。終恐無濟。故說者謂諸人當謀光復時。

有無限隔膜。不相知之勁旅。環伺逼立於其旁。欲猝然鎮服之。頗非易易。及觀光復後籌措經濟問題之難。又轉覺前事之尙易爲力。洵深知個中甘苦之言哉。

淞濱一偶。爲江海出入門戶。人民五方雜處。匪類出沒。素稱繁劇之地。自光復軍起。各處訛言時警。忽而滿暗殺團。偷渡矣。忽而敵輸軍火入矣。忽而鐵良張勳遣刺客來矣。人心皇皇。到處皆成風鶴。甚至軍事上之警備。亦轉增人驚疑。而吳淞獨無此慮。司瞭望有砲臺。游弋檢查有安濤飛霆策電炮艦。邏市有偵探。而內部職員。且從而周番夜哨。故居其地者。咸倚若長城。安堵無恐。不意梟匪亦利用此時間。驀然連檣率數十百私船闖入。一時全鎮大震。幸朱廷燎方欲弛鹽統而未遂。得飛檄管帶彭定華及所部各哨領。鼓槍艇廳集。岸兵環噪之。梟衆大驚。爭易舟遁。梟之來也。伺我不備耳。至是而人咸知淞地防守之嚴。

而鄉鎮伏莽以及游手獵食之徒。亦各聞風膽落。相率遠遁矣。

或問吳淞軍政分府成立。及其維持與所著效力。人謀事實。備於上所云乎。曰否否。支大廈必以棟樑。而僅有棟樑。亦不能成大廈勢也。琴瑟專壹。誰能聽之。八音克諧。自來尙矣。淞地雖小。固完全一機關部。其資於羣策羣力正多。當光復之初。民軍旗幟。綿亘數百里。莫不各有專官。如定寶山。則仲傑爲首。而龔澤芳張璧持等副之。狼山則許宏恩爲首。而張仁第等副之。福山常昭則龔先耀仲傑爲首。而龔澤浦等副之。嘉定則朱濤爲首。而洪松之等副之。太倉瀏河則董鵬飛朱廷祿爲首。而蔣壽鵬等副之。羅店則劉寔慶須家驥等同主之。惟江陰則章兆旂彭定華潛往運動。卽翕然歸附。并不煩以兵力。事定。其不贊同之前清委任兵官。皆已逃匿。漢湘恐兵無主。亂愈滋。爰檄龔先耀鎮守福山。許宏恩鎮守狼山。爲兵官反正者勸。且龔等故二三品秩。素孚軍望者也。其擔任內

部職務。則有若夏口劉炳恩。湘鄉曾廣鑽。充軍事副參謀。謝藹光。馮鼎棻。張曾培。朱濤。朱廷祿等。充民政參議。漢陽吳傳榮。綜財政兼總掌文牘。桂林以景福。任司法兼督輸軍餉。番禺莊鵬。九掌祕書兼監督籌餉處事宜。而就中尤以劉炳恩攝職獨重。如楊承溥。犒師之甯。卽令權臨時兵憲司令。黃漢湘。朱廷燎。或統領水師。或統領陸軍步隊。凡光復範圍地點。時或有警。卽馳往撫循。所懸職務。皆藉炳恩兼攝。故勞亦特甚。其他各要職如參軍。則有章兆旂。張英才。顧問。則有顧言。沈周。趙以權。總稽查。則有龔先第。總庶務。則有龔澤芳。軍械。則有蔣壽朋。劉乾。虞賡颺。軍需。則有繆恭寅。支應。則有宋雲忻。朱雲濤。稽核兼掌簿籍。則有吳兆棠。籌備。則有許試。譚孟祥。何秋士。高敬堂。交通。則有戴鍾浩。繙譯。則有岳世澤。祕書。則有朱振聲。軍事文牘。則有楊發瀛。民事文牘。則有吳中偉。書記。則有劉寔慶。汪文治。曹宰銓。沈鳳來。盧兆鏞。監印。核對。收發。則有朱增榮。范

怡春。賈少珊。韓邦楨。楊家鼎。招待庶務。檢查。則有董鵬飛。須家驥。趙秉鈞。殷嘉言。朱文彪。馮啓民。徐俊卿。徐松。朱玉忠。陳兆麟。謝成。章祖熹。朱英瀚。單邦瀚。曹敦仁。姚慈。運輸。則有夏明仁。夏同慶。護衛隊管帶。則有馬有才。梁子桐。隊官。則有黃迎祥。周維馨。張大柵。葛伯寅。偵探隊長。則有萬樹春。暗探。則有朱子昂。謝祺。朱光明等。凡此以上各員。雖職有重輕。才有大小。事有繁簡。或先爲甲差。後易乙差。或本任此缺。又兼彼缺。前後不無歧異。且人衆事雜。一時難免遺忘。茲惟就所記者。隨類而書。要於當日事實上。無甚大謬而已。然或人缺其一。事卽不舉。用達其長。過卽相隨。牽一髮而全身動。措施豈容或誤。故吳淞光復軍之所以成。與成而不辱於名譽。實賴在事所用之盡得其人。今者五族大共和國成矣。策勳紀績。隨地有人。而吳淞舉事最先。豈得獨列於後。史例紀人紀事。有特書。有連類得書。茲亦猶斯義夫。

漢史氏曰。嗚呼。國祚之繫於人心。顧不重哉。人心有所甚好。有所甚惡。有國者所當視以爲行政之方針。若不從其所好。去其所惡。積極必反。未有不亡國敗家者。夫披大漢輿圖而指武昌。枰中一子耳。淞抑微矣。然大禍之發。如泰山片雲。不崇朝而徧天下者。何也。人心已去。不可復回矣。清其已事也。可不鑒歟。野史曰。吾讀吳淞光復軍紀略。而歎李燮和之功爲不可及矣。當武昌起義。北軍紛紛南下。各省挾重兵者。觀望不進。一應召則大兵雲集。而武漢無完卵矣。尙何功業之可言哉。李燮和於武漢存亡危急之秋。默審時機。抱定宗旨。毅然出萬死一生之計。獨於淞滬完善之方。默運神謀。號召豪傑。竟一舉而白旗徧豎。東南十餘省。亦以次聞風景從。而武漢之圍遂以解。北方之勢遂以孤。卒藉此永奠民國基礎。何其智勇之若神歟。然考其發難之初。爲之後先奔走者。祇巡官黃漢湘耳。漢湘所利用而通款者。祇陳漢欽與楊承溥朱廷燎耳。皆非重

要人物也。一有反覆。則禍變且不測。而身命隨之。而此數人者。乃能審慎於機先。謀定而後動。而素負時望之疆吏。手握重兵之強臣。反俯首受其牢籠。懾其威力。無人敢與相抗者。此雖由滿運已終。人心思漢之故。然非燮和之膽識過人。何以至此。夫燮和於廣州事敗之後。亡命至滬。素無重望。能爲人所欽慕也。其所挾以求勝者。若惟是傲倖於一試。初無成算之在胸。其不爲徐錫麟溫生才輩之續者。幾希。且當是時。滬道固在任也。滬軍未歸附也。一搖足則貔貅環集。而身入網羅矣。苟徒有膽而無識以濟之。亦安見事之可望有成乎。乃燮和靜觀默察。獨知時會之可乘。僅遣區區二三黨徒。嚴密布置。片言相感。默契無形。而一發轟然。遂成不可遏抑之勢。幾令見者疑其神出鬼沒。此雖漢諸葛之襲南鄭。唐李愬之破蔡州。無此奇異。宜其先聲奪人。不匝月而響應者。幾遍寰宇也。雖然。燮和以孤身寄跡滬地。於軍警兩界。素無往來。苟不將機關設法溝

通。何由得其効用之力。且卽能用計。而或不得其人。則如馬謖任福。輩故地且不保。安望人之爭以土地相屬也。樊和知漢湘之可與任重。而漢湘以微末弁卒爲之効死力於危險絕續之地。遂使長江數千里巖疆要塞。盡失其恃。而滿清所藉以爲防禦捍衛之士卒。皆樂爲我用。古今所謂三寸舌賢於十萬師者。此其似之。然使楊陳朱諸人。才謀不起以濟事。勇敢不足以有爲。卽羣警察之力。亦不過千數百烏合之衆耳。夫何能爲者。且當其時。臨其上者。固大有人在。餉械均未在握。事權又非獨專。設一疎虞。後患何堪設想。而兇雄師環視。壁壘精嚴。安見有隙之可乘。有瑕之可蹈乎。今數人奇謀英斷。同時並發。獨能於範圍之外。運其神通。勢力所窮。濟以權術。而黎天才之中立。竟無所施。濟字營之精強。遂樂相附。此中妙用。松與滬蹟雖相以事實較難。然則楊朱之毅力精心締造民國。其功亦烏可忘哉。今者大局已底定矣。名人輩出。彪炳一時。其種種

偉烈宏勳。各省各地。自必皆有紀述。茲故不論。獨論其關於吳淞一隅者。非徒以吳淞地點居要。亦以漢湘身爲吳淞巡官。而燮和能識之用。以通滬警。用以合淞軍。其得力全在於此。而其後淞軍發謀之奇偉。任事之毅勇。尤別有足多者。且燮和又舍滬而淞。慨任吳淞軍政。則是役也。燮和始主其謀。終收其效。微漢湘不能成。微羣雄之相助。亦仍不能成。故吾於淞事竊有取焉。其餘魁傑甚衆。他日史官紀載。自有公評。予姑略之。獨就此重者要者。略抒管見。知言君子。其或不我遐棄乎。



光華編輯社書目

名人稗乘

▲虞初今志

▲古今野史類鈔

▲(明末遺事) 尊鄉賢筆

付刊中

發

稗海珍珠船

第一集 朝野新談

第二集 勝國名人

第三集 情天綺語

第四集 名閨奇媛

第五集 豪俠魂亞

第六集 劍俠駭聞

第七集 清季八十

第八集 名吏審判

第九集 滿清外史

第十集 清初四朝

▲滑稽古文(嘉善戴鼐峯先生手編)

▲滑稽新譜

▲近代名人說薈

付刊中

編述中

編述中

社

國民野史

(徵登美術廣告)

民國野史甲乙編於民國三年三月五號出書初版三千冊僅於兩星期間業已告罄外埠各省愛讀者及代售處紛紛函購因趕印不及致無以應此為再版在印刷中已定購去千餘冊矣社會歡迎是書已可想見嗣後月出一冊(丙丁編已於四月十號出版)其將來普行天下其銷數必與時俱增各寶號如蒙將出賣品廣告託登者敝社匠心獨運代作種種特別新奇美術廣告用五色紙插登書內觸目驚心使人人注意各寶號出賣品之銷路大受無窮之利益茲將價目錄下

目	廣告		
	期限	一面	半面
之四份	一期	六元	四元
二元	三期	十六元	八元
四元	六期	三十元	十四元
七元	全年	五十元	二十四元
二十元			

版權所有

民國三年三月五號初版
民國三年三月廿五號再版

「朝野新譚丙丁編」

「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編輯者 姜 泣 羣

發行所 光華編輯社

印刷所 東方印刷局

發行所 光華編輯社

分售處 上海各大書局

外埠分售處

北京 富強齋
天津 萃文魁
松江 益智書社
無錫 日新山房
龍文閣
公慎書局
文明齋
保定 直隸書局
奉天 會文堂
山東 官書局
廈門 文德堂
長沙 會文堂
廣東 詠記書莊
廣西 盛盛堂
江蘇 蘇州振新書局
湖北 蕪湖科學書社
湖南 福州宏文閣
陝西 新智識
汕頭 商務書局
漢口 共和書局